照耀明日的書 2

科幻歷史圖說

大衛・凱爾 著

蓑 弘 譯



照明出版社出版

• 本書概述科幻作品的演進歷程，並瞻望未來的發展大勢，足以啓發科學的發明與發現，並探討未來文明的意義。
• 附圖數百幀，彌足珍貴，是研究科幻作品歷史的經典之作。



照耀明日的書 2

科幻歷史圖說

大衛・凱爾 著

荖弘 譯

照明出版社

照耀明日的書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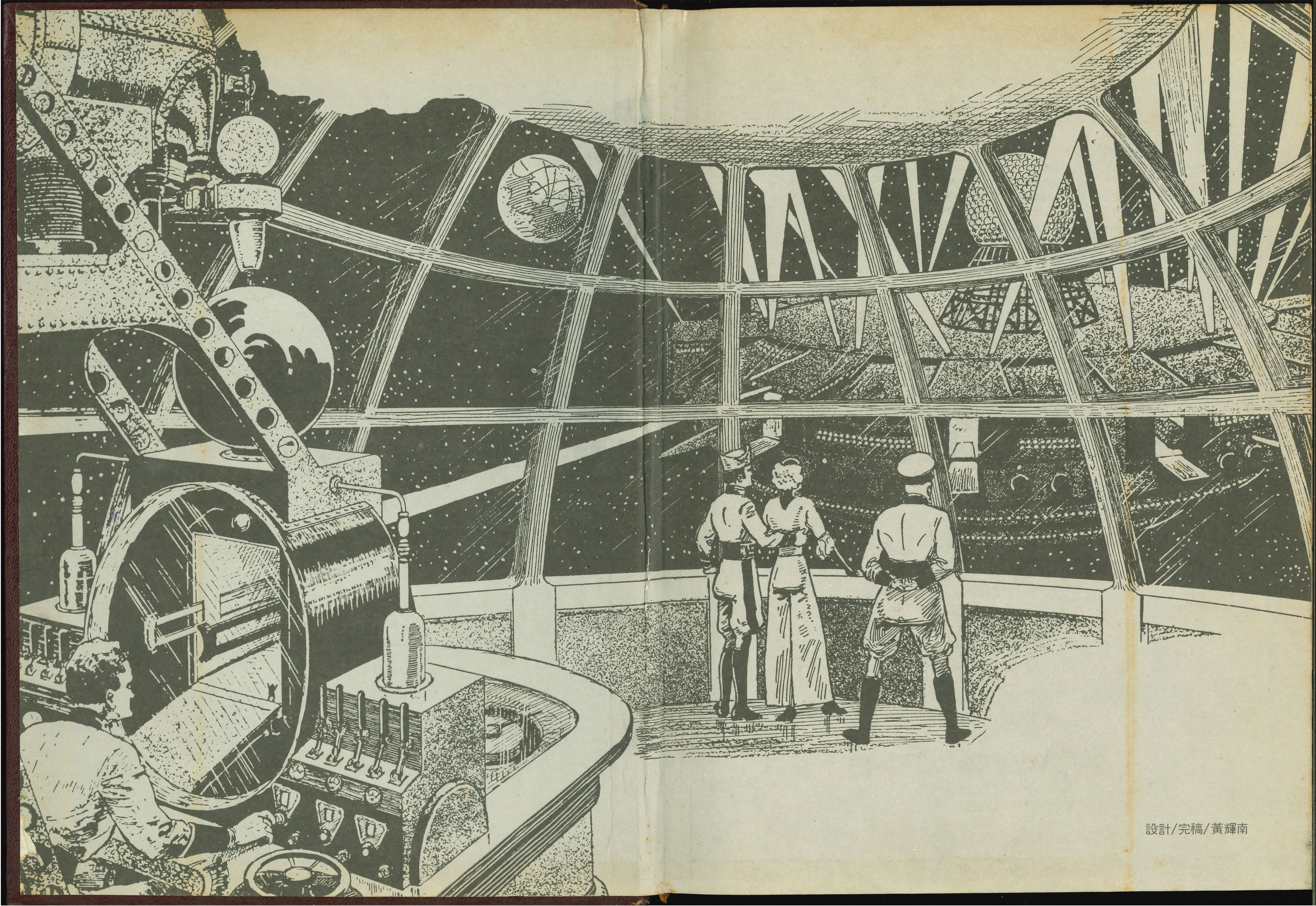
科幻歷史圖說

大衛・凱爾 著

荖 弘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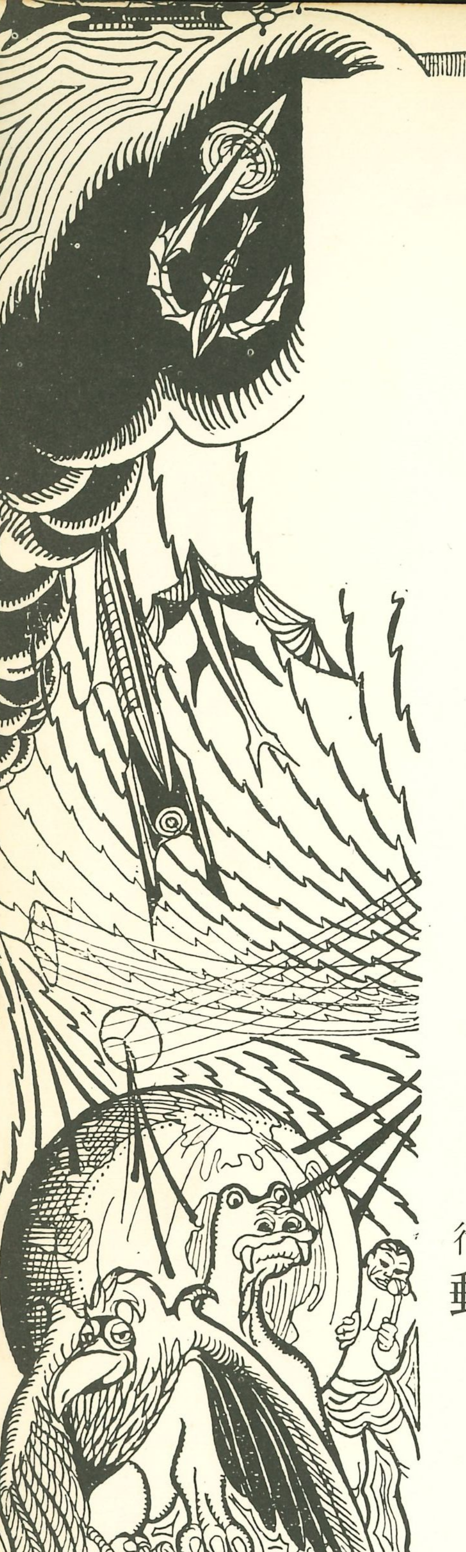
照明出版社出版



設計/完稿/黃輝南

大衛・凱爾 著　　蕢 弘 譯

科幻歷史図説





照耀明日的書2

科幻歷史圖說

著者
大衛・凱爾

譯者
莨 弘

發行人・許希哲
常駐顧問・蘇 子
總編輯・黃 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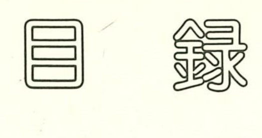
出版者
照明出版社
台北市
和平西路一段143號11樓
電話：3036561・3036554
台北郵政6～74號信箱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1511號
郵政劃撥第108948號帳戶

製版廠
天然彩色印刷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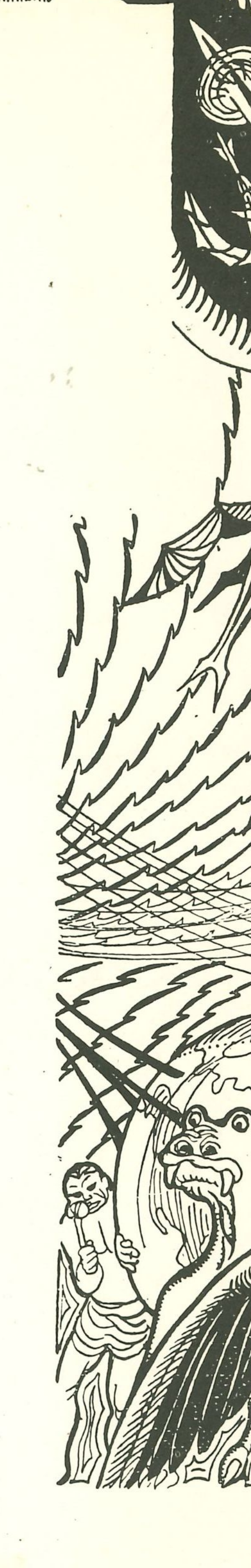
印刷廠
紅藍印刷廠

每本訂價新台幣380元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1980年4月)



目錄





譯序

大衛•凱爾（David A. Kyle）是美國空軍的備役中校，早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退伍後在紐約經營一家廣播電台。由於對科幻小說的濃厚興趣，他籌組了好些俱樂部來連絡同好，自己也經常從事於寫作、編譯與出版的工作。1956年世界第十四屆科幻小說大會在紐約擧行，他被推為主席。1974年多倫多的大會還曾頒獎表揚他對科幻小說的傑出貢獻。1975年在伯明罕擧行的第七屆科幻小說年會中，他列席貴賓，英國科幻小說作家協會並聘他任副主席與名譽常務理事。

這本書是作者集其多年蒐集所得的資料編印而成，原名「科學小說圖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1976年由倫敦的翰林出版公司（Hamlyn Publishing Group Limited）發行，對科幻小說的源起與發展經過敍述甚詳。年前曾應「明日世界」雜誌之請，摘要譯介，分期刊載。今值照明出版社本諸推廣科幻文學之宗旨，選入叢書，乃重加修訂，交其付梓。譯者學淺，僅持「以文會友」的心情，於公務餘暇勉力嘗試而已。疏漏之處，尚祈方家不吝指正。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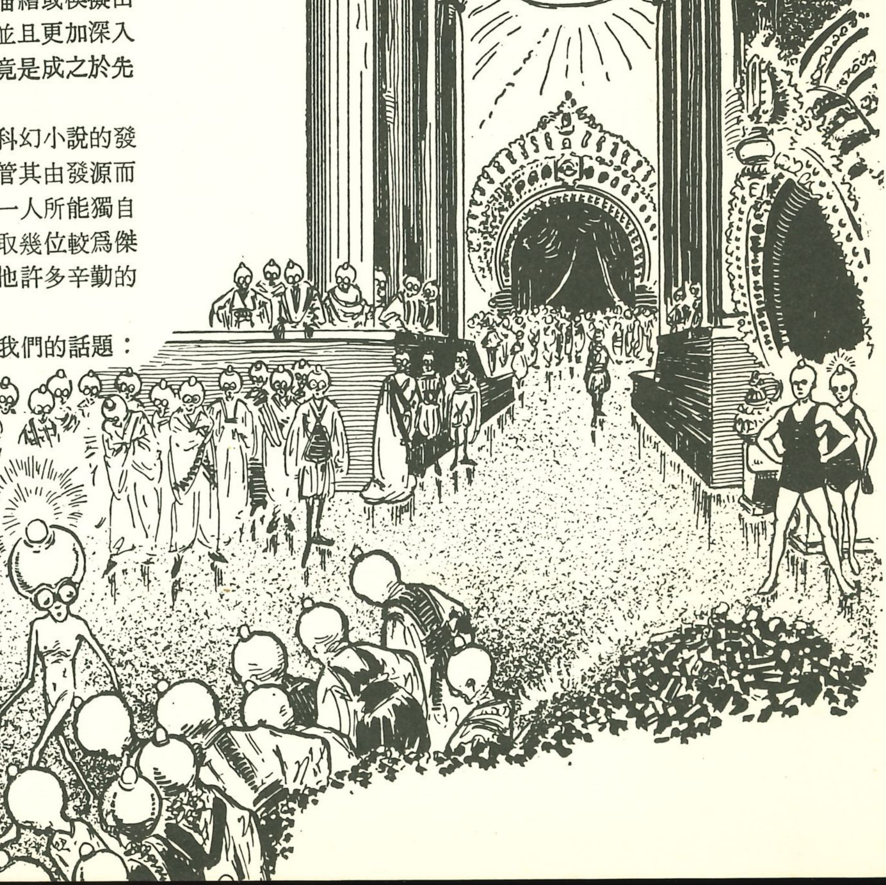
人類在月球上已經開始邁步前進，在地球上也已經廣泛運用了原子能。這兩件不久之前還被看作異想天開的事，如今似乎已經是理所當然了。諸如此類的事例還多，這些便是科幻小說的主要題材。它們有的是詮釋着過去，有的則瞻望着未來。雖然，在先民的故事傳述中便早已有此功能，但直到近日它才開始迅速發展，在世界文學中擠上了一席之地。

以最嚴謹的意義而言，科幻小說乃是近代工業革命的產物。隨着文明進步，物質主義日漸抬頭，人類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愈不重要了。但人心畢竟是不甘寂寞的；藉著科幻小說，他們得以將尋幽探勝的意願投向一個更爲廣闊的領域。

由於科幻小說兼有着抽象的理念與實體的機械，所以它們常要同時依靠圖片與文字作綜合的表達。讀者除了要憑着部分自己的想像力來充實故事的情節之外，畫家和影視製作人往往也成爲中間的媒體，將作者們所苦心創造的形象描繪或模擬出來，使之更能清晰地展現，並且更加深入人心。然而，文字的工作畢竟是成之於先的。

爲了便於討論，本書將科幻小說的發展大略分割成若干時期。儘管其由發源而鼎盛乃是漸成風氣，非任何一人所能獨自居功的，但我們仍不能不選取幾位較爲傑出的人物來作代表，尚有其他許多辛勤的耕耘者便難一一介紹了。

以下將追本溯源地開啓我們的話題：



第一章　胚胎期
(十九世紀以前)

人類一向是喜愛冒險的。早在希臘神話之中，便已有了德狄勒斯之子伊卡爾斯如鳥翔空的故事；【譯註：Daedalus爲一雅典名匠，被拘於克里特(Crete)島建造迷宮，爲令其子 Icarus 逃出，以蠟和羽爲翼使如鳥飛。後因日曬蠟融羽散，墜海而死。】又在羅馬帝國尚未覆亡之先，路希安（Lucian of Samosata, 120-190 A. D.）便述說過星月之旅；還有尤里西斯那著名的航行；【譯註：荷馬（Homer) 史詩奧德賽(Odyssey)中的英雄尤利西斯 (Ulysses) 經特洛依 (Troy) 十年苦戰後賦歸，在海上遭遇風暴侵襲，爲 Calypso 所羈，遊歷冥界，遇女巫 Circe，殺巨人 Polyphemus，飄泊又凡十載，始得返抵國門。】再如柏拉圖（Plato, 427?～347B. C.）所見之神祕島（Atlantis, 在大西洋中，首爲柏氏言及，後沉於海。譯註。)西拉諾(Cyrano de Bergerae, 1619-55）所造之飛行器，格烈佛所至之陌生地（Swift 小說，敍水手 Gulliver 先後遊歷小人國、巨人國、飛魔島、霍因國等地。譯註。）等等，都是屬於這一類的冒險故事。因此，有人主張科幻小說古已有之，但事實並不盡然。這些我們稱之爲幻想故事（Fantasy），充其量亦僅是今日科幻小說的前身而已。

在科學昌明之先，人類相信所有非常的現象皆是源於超自然的力量，因此在故事敍說中也率多以此爲立論基礎。但經過一遍又一遍的傳述之後，他們漸可發現若干不同的解釋應更屬合理，故由此而愈益深思，終而導致了科學的萌芽。雖然，這在今日來說似乎十分粗淺，但對於當時的人心已是極大的滿足了。透過冥想，他們爲許多原先難於理解的事物尋出了一些衆以爲是的道理，而且深自驚嘆，乃無怪其躊躇滿志了。

早期許多故事皆與妖魔鬼怪有關，旅行則是尋找妖魔鬼怪的最易之法，即使今日科幻小說仍復如此。荷馬史詩奧迪賽自紀元前八世紀以來即爲人所反覆吟誦，內容也屢見更易。若將其旅程從十年縮到五年，其載具由戰艦變成太空船，便與今日的科幻小說無異了。大約在紀元前四世紀，高蘆人統治羅馬之際，載奧珍尼斯(Antonius Diogenes, 412?～323 B. C.) 便曾使他筆下的人物奔向月球，這可以算是西方文學中探月的先聲。但最爲人所熟知的還是希臘諷刺作家兼抒情詩人路希安以「眞實歷史」(Vera Historia) 爲名所寫的虛構故事：他所乘的船被旋風吹到天上，在那兒遇到了異文同種的月球人。有人稱這是第一部科幻小說，但它實在並不見得高明；比較進步的是他稍後另一個探險故事「伊卡羅曼尼培斯」(Icaromenippus)：主角配着鳥翼，飛去激怒那些懷有敵意的天神，並强迫漢密士 (Hermes, 希臘神話中的衆神使者。譯註。) 送他回家。這種科學與宗教意識的衝突迄今猶存，宗教故事尤其爲所津津樂道。例如聖經所載紀元前九世紀時的希伯來先知以利亞：「……忽有火車火馬將二人隔開，以利亞就乘旋風昇天去了。」(列王記下2：12)；又紀元前六世紀時的以西結：「……狂風從北方颳來，隨着有一朵包括閃爍火的大雲……顯出四個活物的形象……四輪都是一個樣式，形狀和作法好像輪中套輪……翅膀的響聲，像大水的聲音……。」(以西結書1：4～28) 實與今人所傳言的飛碟頗有相似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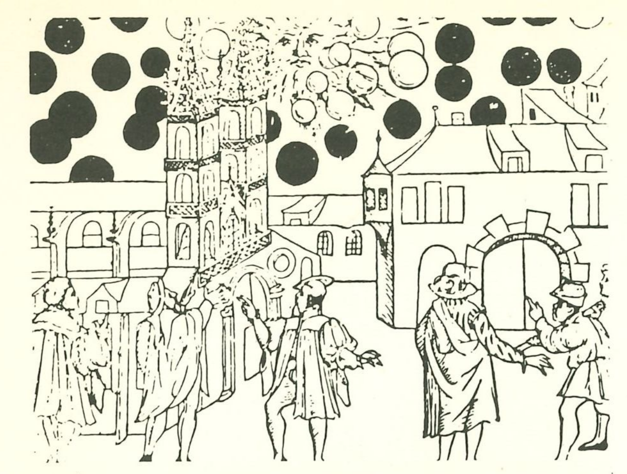
文學作品而能兼備教育與娛樂功能的，柏拉圖的「理想國」(Republic)可爲顯例。此一對話錄開啓了烏托邦文學的先河。「烏托邦」(Utopia, 1516) 爲英人摩爾 (Sir Thomas More, 1478-1535) 的傳世之著，其名源自希臘文 Ou-topos，意爲無何有之鄉，後人遂多用以指陳想望中的美善之境，今日科幻小說仍多沿此體例。或更染以悲觀色彩，稱作「底托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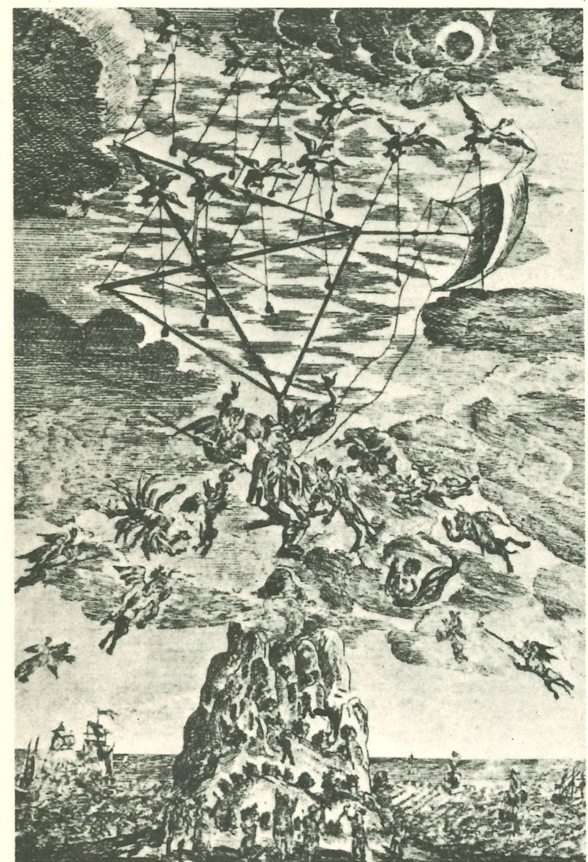




自最早期的傳說開始，人類便已試圖超越他們自己。古典神話中的德狄勒斯和伊卡爾斯便是一個例子。畫家杜瑞（Albrecht Durer, 1471-1528）的筆下繪出了伊卡爾斯墜海而死的情景。最上圖

人與妖怪的爭抗總是一件壯烈的事。這幅版畫描繪寫荷馬史詩奧狄賽中那些英勇的戰士們被女巫賽西的魔法變成了牲畜。上圖





不明飛行物在文學與歷史上並不陌生。這件十六世紀的木刻是記述1566年8月7日在瑞士巴塞爾所出現的飛碟。最上圖

1768年版「月球上的人」(The Man in the moon, 1638）的封面上畫着龔舍斯由衆鳥所繫，直飛月球。上圖

」(Dystopia）以代表那些令人不快的壞地方。

希臘人頗富心智，除了荷馬、柏拉圖、路希安諸人在文學方面的成就之外，蘇格拉底（Socrates, 469-399B. C.），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32B. C.）等人對科學文明亦是獻替良多。幻想故事盛於古希臘，天堂、人間與地獄的對比固然俯拾皆是，動物擬人化的寓言及對外來生物的描述也都有清晰脈絡可尋。

事隔千餘年，路希安的探月主題再度重現。一五一六年，艾里歐斯度（Lodovico Ariosto, 1474-1533）以史詩的形式描寫他在月球上發現了一大片廣大而豐腴的土地。此一發現，百年之後終獲天文學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的證實。更有趣的是，他所乘的鐵甲戰車由四馬牽引，其紅勝火，簡直就像是今天太空人登月所用的農神火箭的寫照了。

接下去則是英國主教高文（Bishop Francis Godwin）1638年在倫敦所出版的「月球上的人」（The Man in the Moon）。故事中他訓練了一批巨鳥來拖曳，並以帆布作輔助，這種設計在當時似乎是合情合理的。一如先前的探險者，他也發現了一個世外桃源。此書在一百五十年間分別以四種語文刊行了二十五版，不但啓發了許多其他的月球故事，並且誘導了一位傑出的英國科學家威爾金斯（John Wilkins）在失重狀況，慣性運動以及實存距離方面產生了相當的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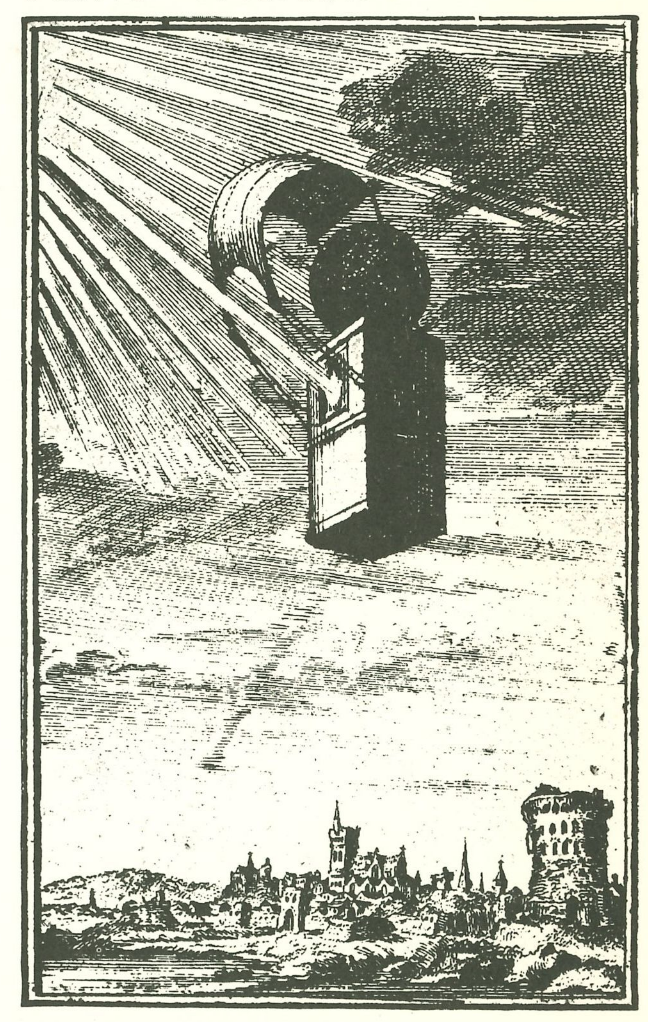
十七世紀在地理上發現了新航路與新大陸，在科學上也有伽利略、雷汶胡克（Antonuan Leeuwenhoek, 1632-1723）、克卜勒（Johannnes Kepler, 1571-1630）等人在天文、物理、博物等方面的成就。流風所及，科幻小說遂亦大行其道，僅僅以月球探險爲題材的作品便達二百餘種，就連克卜勒本人也寫過一本月球小說「夢」（Somnium）。

這段期間內最值得一提的是法國軍人及冒險家西拉諾（Cyrano de Bergeracy 1619-55）。這位曠世才子不但成爲文學史上登月小說的泰斗，並且在詩、戲劇、哲學與劍術方面也同負盛名。後來羅思丹（Edmond Rostand, 1869-1918）甚至將他的故事搬上了舞台，而大爲叫座。一六五〇年，西拉諾寫成了第一本「月球之旅」（A Voyoge to th Moon），法文版和英文版都非常暢銷。1662年又推出「太陽的國度」（States and Empires of the Sun），同獲成功。他的另一部巨構「火花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Spark）却因遭竊而失散，始終未能出版。西氏的作品有其獨特的幽默和風趣，而且除了情節的發展扣人心絃之外，就連所用的裝備也是頗具匠心。早在那個時代，他就已經想到了電磁力、太陽能、瓦斯燃料，有控制爆炸以及噴射推進原理等的應用。他以火箭船將地上的人物送進太空，並藉他們之口來解釋所見一切事物。雖其主題純然出自幻想，但所用的技巧是現代科幻小說的推理方法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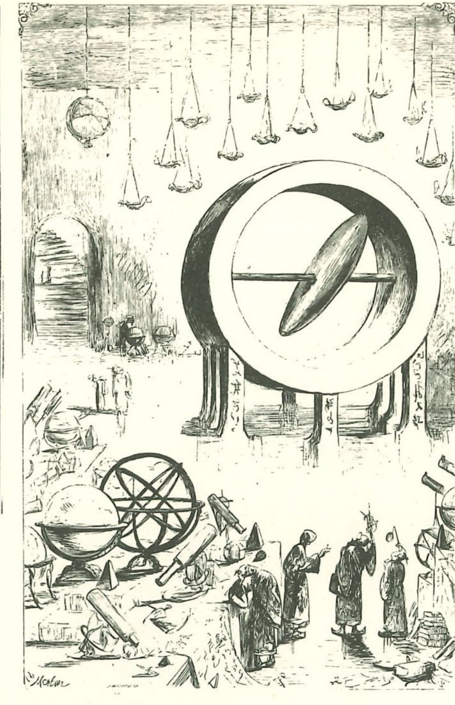
歐洲黑暗時代過去之後，人心逐漸由對內的省察轉向到對外的追尋，西拉諾的遊戲筆墨遂得以因緣時會而大放異采。受其影響的許多作家們，往往藉着描繪月球上獨立發展，與世隔絕的文化，對當時的政治、經濟甚至宗教問題，作了無情的諷刺。狄福（Daniel Defoe, 1659?-1731）原也是他的追隨者之一，寫過不少月球小說，就連他後來那不朽名作「魯賓遜飄流記」（Robinson Crusoe, 1719）也可以說是出自同樣的心態。另一位諷刺作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所受之惠就更大了，我們由他的「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 1726）中，隨處可見西拉諾的深遠影響。這兩本書，可以說是繼摩爾的烏托邦（1551）、安迪雷伊（Johann Valentin Andreae）的「克里坦諾布里斯」（Christianopolis, 1619）、康本尼拉（Tommaso Campanella, 1568-1639）的「太陽之城」（The City of the Sun, 1623）、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的「新亞特蘭提斯」（New Atlantis, 1627）以及哈林頓（James Harrington, 1611-77）的「奧西納共和國」（The Common-Wealth of Oceana, 1656）之後，再爲烏托邦文學投下了新的激盪。

旅遊故事和烏托邦小說在本質上並沒有多大區別，後者也往往是自前者發展而成。不過由於旅遊故事僅爲一人一時之所見，平鋪直敍，易寫易讀；相形之下，烏托邦小說所涉及的問題便複雜得多。月球旅行是一種勇往直前的冒險故事，所以常被歸到科幻小說一類去，而烏托邦小說就很難如此截然劃分了。諷刺作家所要討論的也許是些嚴肅的問題，但他們却能出之以輕鬆的手法。旅遊故事的情節頗多類於此，然而當它們在科技條件的限制下成爲科幻小說的形式之後，便無可避免地要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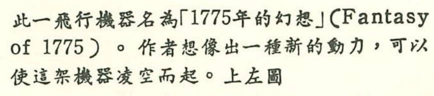
西拉諾（Cyrano de Bergerac）嘗試過很多方法前往月亮和太陽，其中還包括火箭的推進。這是比較簡單的設計之一，由充滿特殊烟霧的氣球帶着一個方形的箱子冉冉升空。











此一飛行機器名為「1775年的幻想」(Fantasy of 1775)。作者想像出一種新的動力，可以使這架機器凌空而起。上左圖

「格烈佛遊記」裏曾經提到過抗磁裝置將一個小島懸浮在空中。1867年法國畫家摩坦 (Morten) 擬想出這個磁石機。上中圖

這個「在人與太陽間的不透明巨物」便是格烈佛遊記中的拉普太飛島（The Frying Island of Lapnta)。左上圖

布里東尼(Restif da la Bretonne)的「飛天超人發現了南方」(Southern Discovery by a Flying Man, 1871) 中這個帶了翅膀的飛人，已經是科學的成份多於幻想了。右圖

失一些幻想的自由了。

早期的幻想故事確是極富創意的：但丁（Alighieri Dante）的「神曲」（Divine Comedia, 1318）、厄爾菲（Tond'urfey）的「衆鳥之國」（The Kindom of Birds, [1706）、班揚（John Banyan, 1628-1688）的「天路歷程」(Pilgrin's Progress, 1678)、拉伯雷（Francɔis Rabelais, 1495-1533）的「潘特古爾」（Pantagruel, 1533)。密爾頓 (John Milton, 1608-74）的「失樂園」（Paradise Lost, 1667)、伏爾泰 (Voltaire, 1694-1778）的「贛第德」(Candide, 1759)、强生 (Samuel Johnson, 1700-84) 的「雷賽拉」(Rasselas, 1759) 等等，都可說已經具備了若干科幻小說的要素。雖然出自幻想，但都還是發生在實現的世界中。現在的情況就不同了，魯賓遜縱然還可以找到一個荒島，但他絕不可能在上面孤獨地呆上二十幾年。在我們生活的領域裏，已經沒有多少可以留給我們隨意遨遊的餘地了。於是，作家們轉向地下發展，像科克爾 (Athanasius Kircher) 的「地下世界」(Mundus Subterraneus, 1665)、霍爾伯 (Baron Ludvig Holberg) 的「地底追踪」（Nicɔlai Klimii I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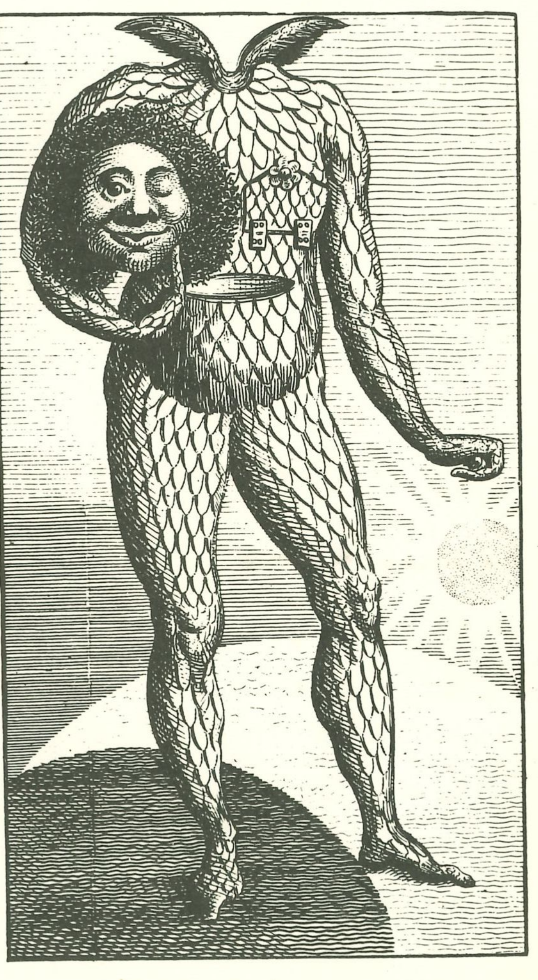


Subterraneum, 1741）、威恩（Jules Verne）的「地心歷險記」（A Journey to the Centre of the Earth 1864）、「地下泰山」（Tarzan at the Earth's Core 1865）到二次大戰以後所流行的許多通俗雜誌皆然。

要想爲「科幻小說」下一個明確的定義並不容易。如果我們用「幻想故事」來涵蓋一切鬼靈精怪、驚悸恐怖、魔法巫術、超神入化的題材，固然不致有人反對，但今日的發展實已遠過於此。當那些神怪故事逐漸遠離荒誕而合乎理則，它們就開始進入科幻小說的範疇了。從十六世紀的「機器人」到十九世紀的「佛蘭康斯坦」【譯註：雪萊夫人（Mary Shelly）著 Frankenstein.描寫一醫學研究生在實驗室中創一怪物，後反遭其殺害。】更進而至於二十世紀盛行的「物種突變」與「類人動物」，正是如此。隨着科技的發展，作家們固然獲得了許多新的靈感，但許多已經存在了幾個世紀的舊題材，今天也仍然廣受歡迎。星際旅行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在科幻小說中自始便佔著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人就逕將二者混爲一談了。讀者們要求「遠離今日！遠離大地！」作者們自然也欣然樂從，因爲遠處的事物縱屬大謬，也比身旁的小疵令人易於接受的。故此，我們似乎可以說，幻想故事的產生是由於不知，而科幻小說則求爲可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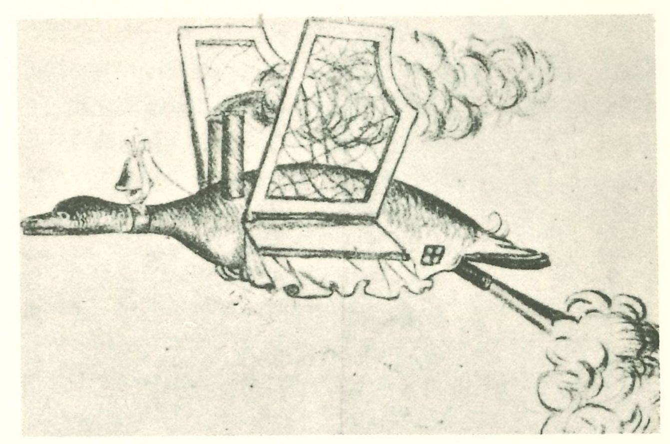
雖然奔放的想像力與熱切的預言感，始終存在於昔日的幻想故事與今日的科幻小說中，但後者顯然必須更加重視堅實的理論基礎與嚴謹的邏輯推理。當作者在求滿足讀者之際，不可忽視了科技的限制。科幻小說應該屬於可能，至少也須是合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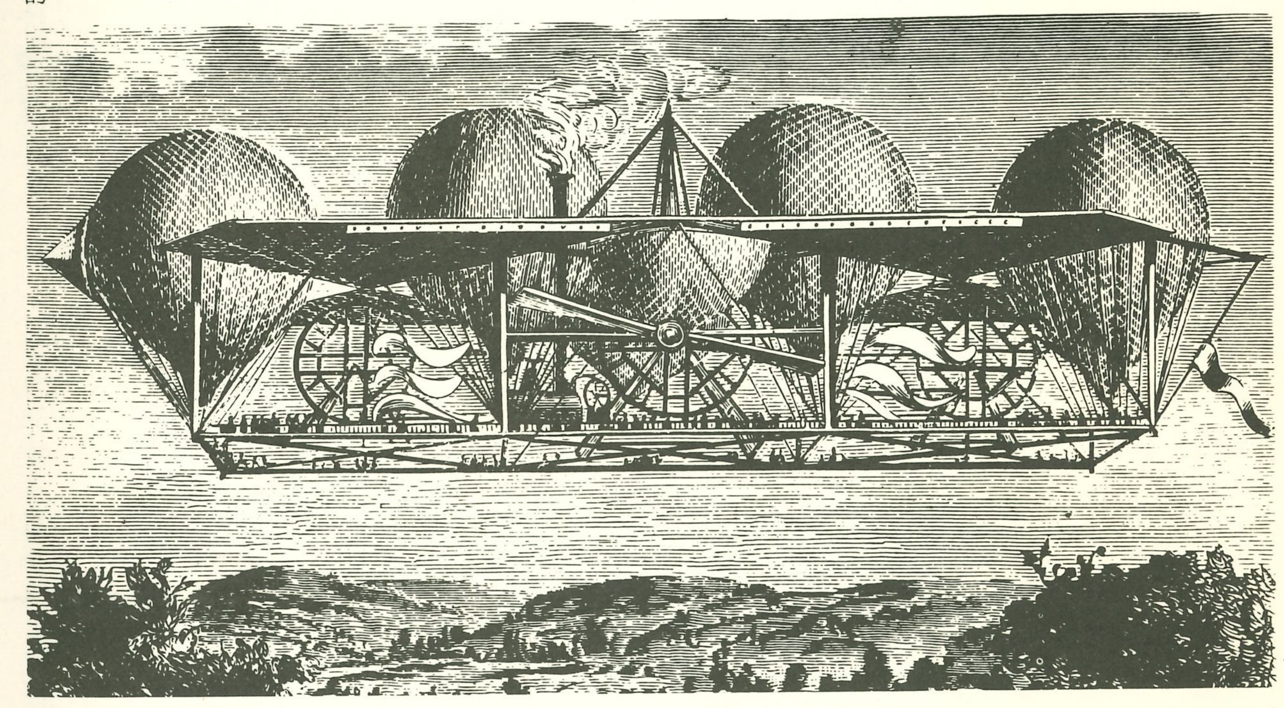




維多利亞時代是蒸氣動力的全盛期，幾乎任何機械設計都必然考慮到它。這隻飛天大鴨便是出自當時人的擬想。下圖

法人培林（M. Pelin）在1850年所描繪的飛船已經具體地提出了氣球的運用。直到百年之後，此一構想終獲實現。最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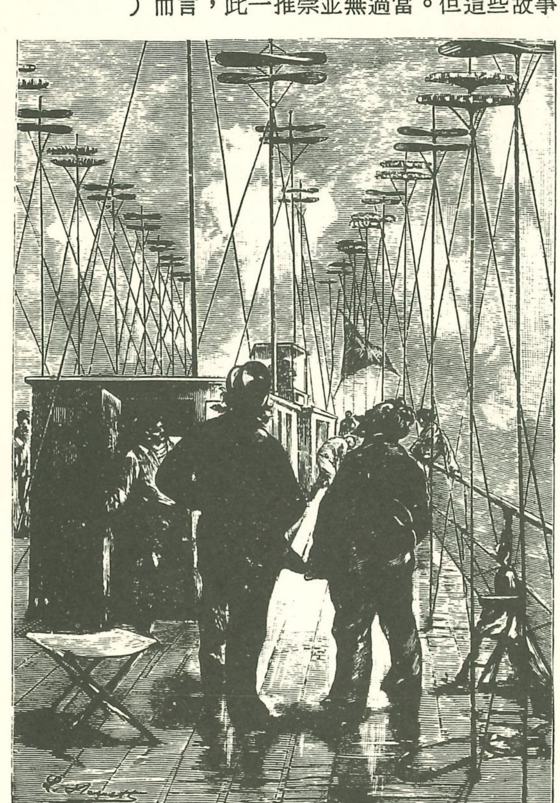
霍爾伯（Baron Von Holberg）「地底遊踪」所見的地心居民狀似巨樹。左上圖

由於拉士培（R. E. Raspe）誇大其詞的描寫，已使孟喬生（Baron Von munchauson, 1720-97）成了家喻戶曉的冒險家。這就是傳述中他在「狗星」（Dog Star）及月球所見的居民。左下兩圖

第二章　萌芽期
（十九世紀）

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 1819）的一生，正逢科幻小說漸趨興起。她從一八三七年登基開始，便自然地成爲那個時代的一個活表徵。而創造此一時代的重要人物中，法人威恩(Jules Verne, 1828-1905）實應居首功。

十八世紀產業革命所播下的種子，如今逐漸發芽開花了。一八一八年，幾乎與女王誕生同時，瑪莉・雪萊（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1798-1851）出版了她的「佛蘭康斯坦」(Frankenstein），描寫一個年輕的醫學研究生被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怪物殺害。這本書使得作者的聲名大噪，甚至被譽爲科幻小說的開路先鋒。就她後來預告廿一世紀戰爭與疫癘蹂躪的「最後一人」(The Last Man, 1826）而言，此一推崇並無過當。但這些故事的靈感，卻可追溯到一八一六年夏天在日內瓦渡假時，她和她的丈夫——名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拜倫（Lord 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還有一位義大利醫生波里多利(John William Polidori）等幾位好友經常歡聚，彼此講述鬼怪故事或者研究達爾文（Erasmus Darwin, 1731-1802，英博物學家及詩人。）的詩文與發明。有一晚，他們大談吸血鬼之後，有人提議各寫一篇恐怖故事來作比賽，大夥都表贊同。幾天之後，瑪莉自夢中得到靈感，不久便寫成了這部驚世之作。而波里多利醫生只寫出一篇很短的「吸血鬼故事」(The Vampyre: A Tale, 1819）；拜倫寫了篇「未完稿」(A Fragment, 1817）就半途而廢了；她的丈夫雪萊更是隻字未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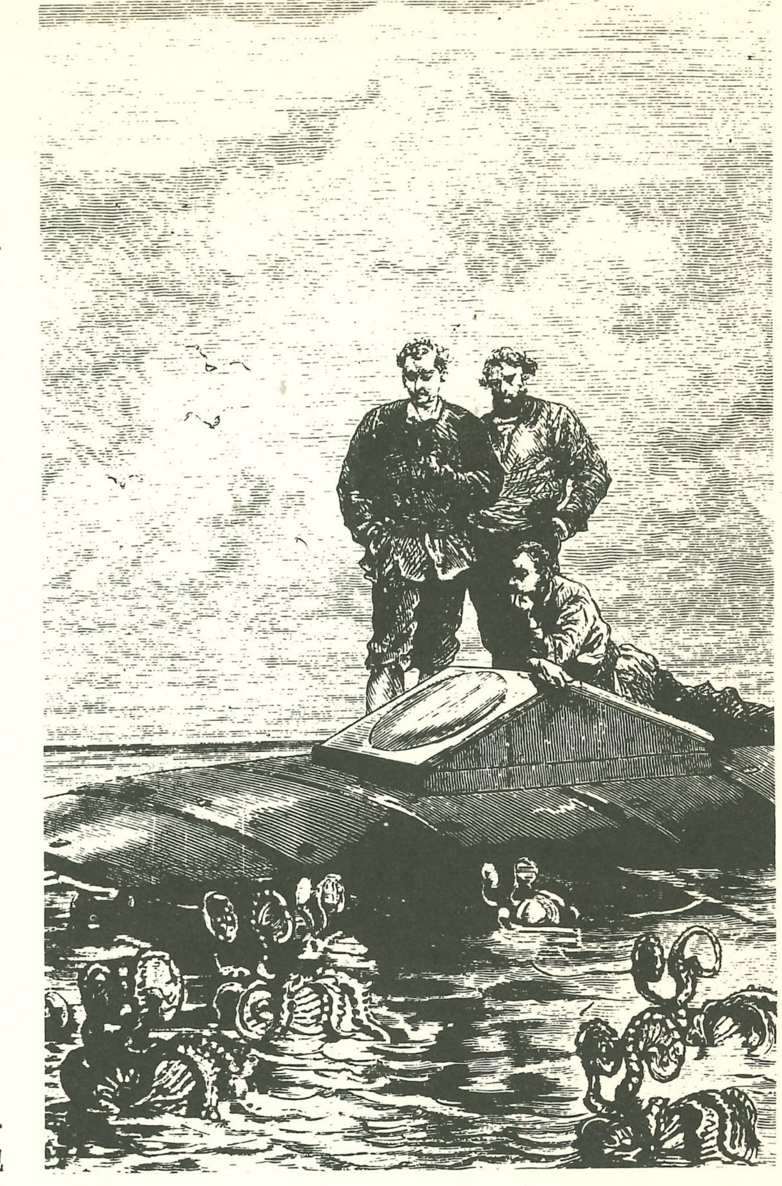
儘管當時浪漫主義小說已經十分盛行，如華爾波爾（Horace Walpole, 1717-97）的「奧特蘭托城堡」(The Castle of Otranto 1765)、賴德克利芙夫人(Mrs. Ann Radcliffe, 1764-1823）的「伍道夫的祕密」（Mysteries of Udolpho, 1794）等，但最爲人所知的還是雪萊夫人這一本。她把握住了科幻小說的精義——除了科學的理則之外，人類也可以創造奇蹟，變不可能爲可能。即使在眞實生活上，此一論點亦有其深厚的意義。某些事物在當時或許是確不可解，但總有一天會被弄個明白的。

另一位代表性的人物乃是赫赫有名的愛倫坡(Edgar Allan Poe, 1809-49)。他被列爲一流的作家，也曾留下了許多一流的作品。由於恐怖又生動的題材、緊湊而跌宕的佈局，以及對科學與邏輯的重視，使得他那些偵探推理小說讀來頗具科學故事的風味，因此也有人推崇他是第一位科幻小說作家。維多利亞即位的那一年，他在「南方文學信使」(Southern Literary Messenger）雜誌上發表了「南冰洋奇遇」(The Narrative of Arthur Gordon Pym)。這是他早期的作品之一，同時也是他最長的創作。他嚐試將科幻小說的概念與當時流行的浪漫主義融於一爐，而終於超越了以往的旅遊與幻想故事，開創了維多利亞時期的科學浪漫風格。但他最大的貢獻還是在於短篇的運用。科幻小說的靈魂在於創意，那怕再短的篇幅，只要具有創意，都可勝過長篇累牘的陳腔濫調。正當科技發展方興未艾之際，他適時地選擇了適切的媒體，故事題裁就夠他取用不盡了。也正因爲如此，科幻小說方得以透過通俗雜誌，廉價出刊而廣泛流傳。

繼愛倫坡之後，美國還有一位愛爾蘭移民，歐伯蓉（Fitz-James O'Brien, 1829-62）。他的代表作「鑽石鏡頭」（The Diamond Lens, 1858）是描寫在顯微鏡下所見到的小天地，細膩而生動。此外他還有許多幻想與恐怖故事，爲十九世紀中葉的文壇留下精彩的一頁。可惜天不假年，他三十三歲時便在內戰中陣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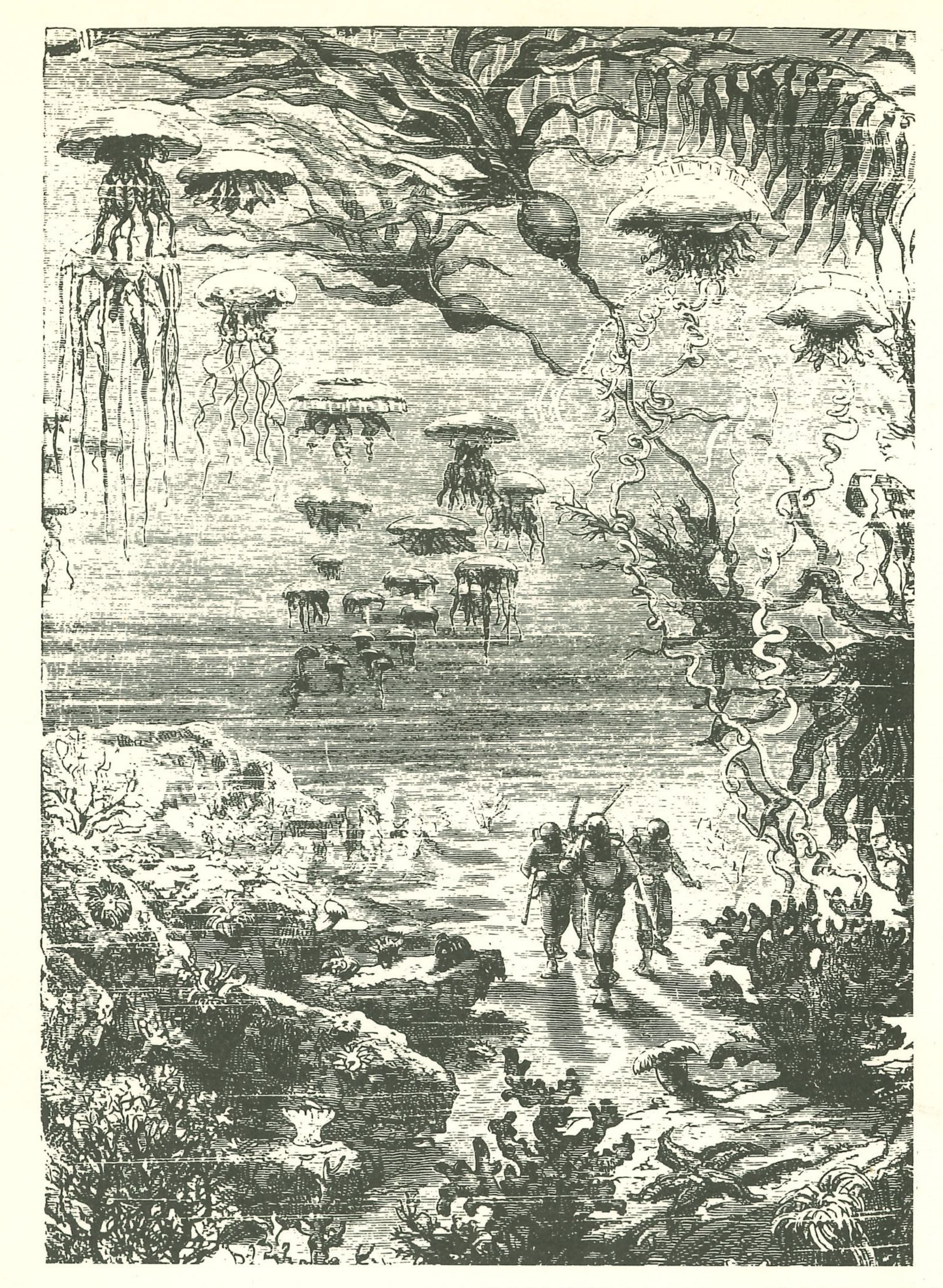
成功緣於機運・也出自努力

然後，威恩（Jules Verne, 1828-1905）的時代接踵而至。威恩被稱爲「現代科幻小說最偉大的開拓者」，但其成功卻是極富傳奇色彩的。他自小嚮往海上生活，才十一歲就離家去當水手。但沒有多久，却因行爲不檢而遭開革，有志難伸，便暗自發誓要神遊天下。愛倫坡的作品當時已經被譯成法文，流傳甚廣，威恩埋頭苦讀，從而獲得了寶貴的啓示與靈感。一八六三年，他自己寫成了處女作「飛船上的五星期」(Five Weeks in a Balloon）。雖然它的取材源於愛倫坡的「霍克斯號飛船」（Ballon Hoax, 1844），但在技巧上却是完全不同的。威恩曾寫信給一位朋友說：「我剛完成了一本小說，在手法上那是一種嶄新的嚐試，如果它能獲得成功，我就挖到一座金鑛了！」果然，飛船所造成的轟動使他立刻身價百倍，他的出版代理商赫特塞（P. J. Hetzal）竟一下子跟他簽了二十年的合約，以每年至



威恩名著「海底兩萬浬」，尼姆船上和他的俘虜站在鸚鵡螺潛艇甲板上觀望一羣魟魚。這是一八七三年波士頓版裏面的一一〇幅插圖之一。上圖

威恩筆下征服者魯布的「雲中快艇」(Clipper of the Clouds,1887)。旅客們正抬頭仰視那一排排使他們垂直起飛的螺旋槳。左圖



威恩所想像的海底漫步在今天已不算稀奇事了。

少兩萬法郎的稿酬，交換兩部他的作品，這使得他在後半生的四十年中，持續不斷地出了八十多本書，還有無數的連載小說散見於各報章雜誌。其中比較出名的如：「地心歷險記」(A Journey to the Centre of the Earth, 1864)，雖然也是脫胎於愛倫坡，但却更富幻想，也更加通俗化。「月球之旅」(A Trip 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 1865) 的科學色彩更濃厚，他所想像的情形竟和後來太空總署所遇到的眞實狀況十分相似；在續集「環月飛行」(Round the Moon, 1870) 中，他曾有登陸的企圖，但其裝備顯然還不足以達成那項任務的；在他所幻想的旅程中，最成功的該算是「海底二萬潯」(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 1870) 了，後來美國的第一艘核子動力潛艇「鸚鵡螺號」(Nautilus) 便是依它而命名的；另一本轟動的小說「環遊世界八十天」(Round the World in Eighty Days, 1873) 曾被拍成電影，雖然它沒有任何驚怖或愛情事件，但仍然具有相當的浪漫色彩。威恩對於烏托邦式的作品始終未嘗輕試，儘管在政治意識上他是一個前進份子和自由鬥士，但在寫作的態度上他却是站在中產階級的立場而謹守着社會習俗的規範。許多批評家或他的追隨者曾以此非難他，但實際上也唯其如此，他才能保持着在科學與技術方面的深度和廣度。在「征服者魯布」(Robur the Conqueror, 1886) 裏，他曾對於人類以理性控制科學寄以殷切的期望與充分的信心，可是到了十八年後的續集「世界主宰」(Master of the World 1904) 時，魯布的發瘋却反映了他晚年對理想主義的熱忱已經衰退了。一八八九年，他在一本美國雜誌「廣場」(The Forum) 裏發表了一個短篇「二八八九年」(In the Year 2889)，是他唯一描寫未來的作品，也是他唯一的英文寫作，後來的法文譯本在內容方面略有些許改動。他最後一本「永恆的亞當」(The Eternal Adam, 1905) 是在臨終前幾天才寫成的，主題則在於藉着對昔日文明的追憶而肯定科技發展到巔峯之後仍可以永恆光耀的信念。此書也更加鞏固了他在科幻小說偉人祠中的地位，因他洞燭機先地指出了後來科幻小說作家們都將發現的命運徵兆。之後不久，他便以七十七歲的高齡，在孤獨與病痛中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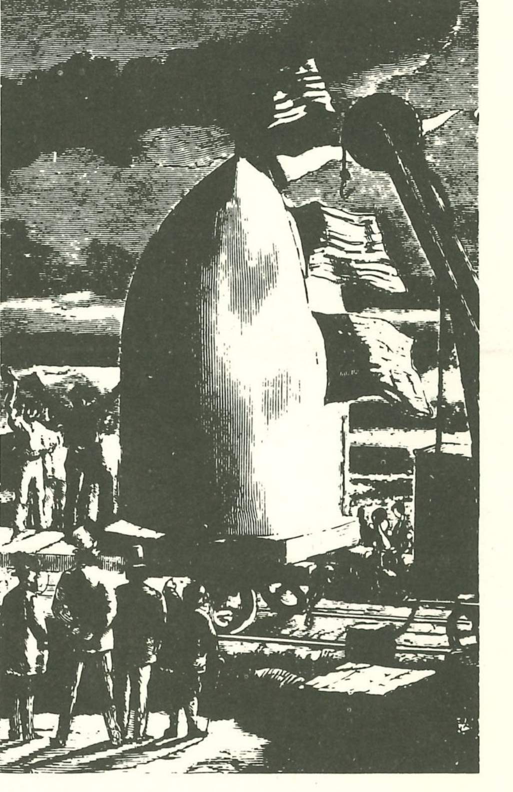
幻想永遠領先科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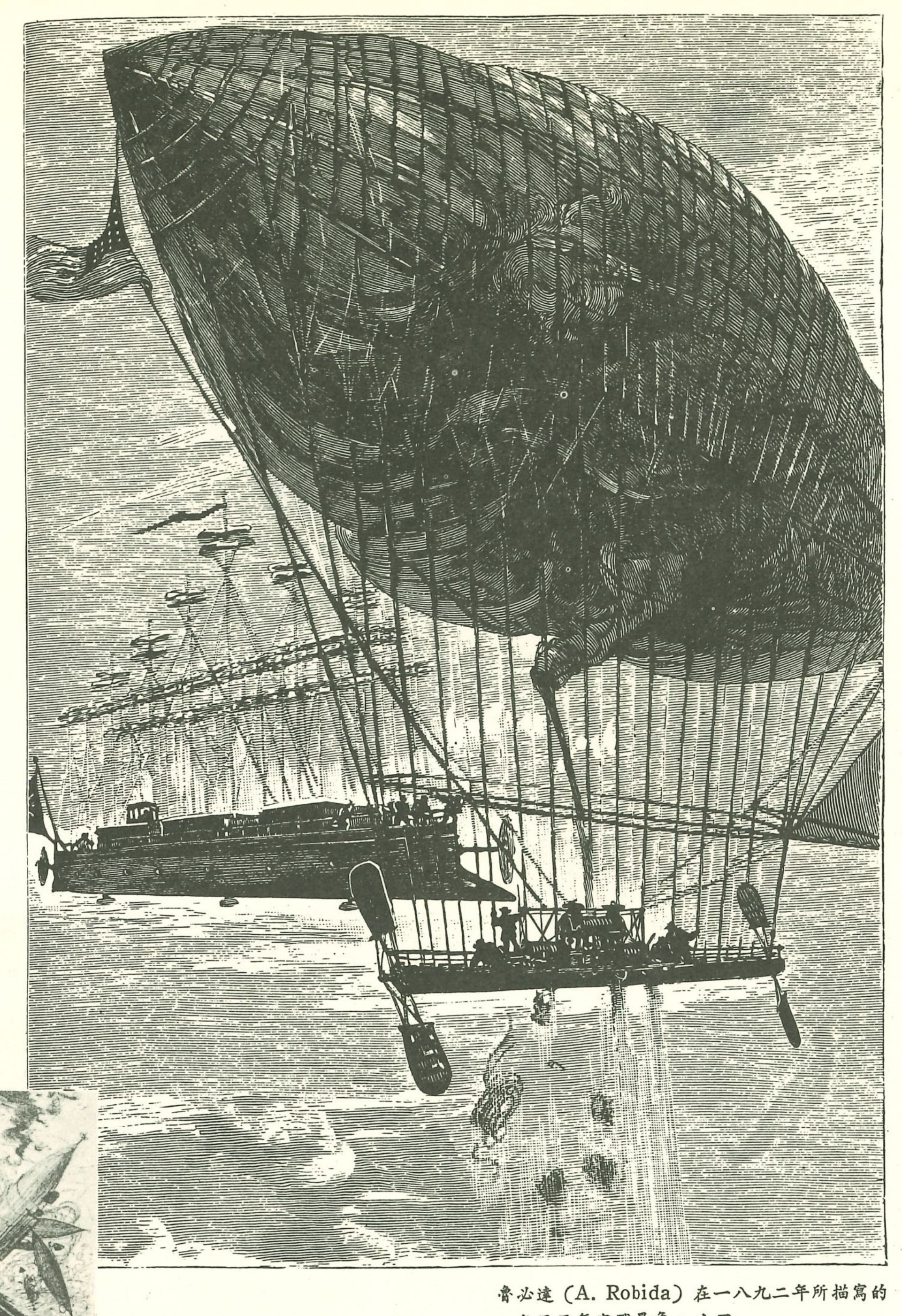
當鸚鵡螺正在海底游弋的同時，另一種怪物也開始環繞著天空不住地飛行。那是赫爾 (Edward Everett Hale) 所描寫的「磚月亮」(The Brick Moon, 1869)，一個在科幻小說作家筆下創造出來的人造衞星鋤形。後來經過證實，他將一個人造物體送到太空軌道中便可使它與地球保持固定距離繞行的想法是正確的。一個科幻小說作家的想像，指引了日後無

布萊肖 (William R. Bradshaw) 筆下的神秘機關車在中空的地球内横衝直撞，旁若無人。下左圖

威恩送到月球上去的彈頭形太空船跟後來的阿波羅十分相像，而且同是在佛羅里達發射的。但小說領先了一百年。下右圖







脅必達（A. Robida）在一八九二年所描寫的一九五五年空戰景象。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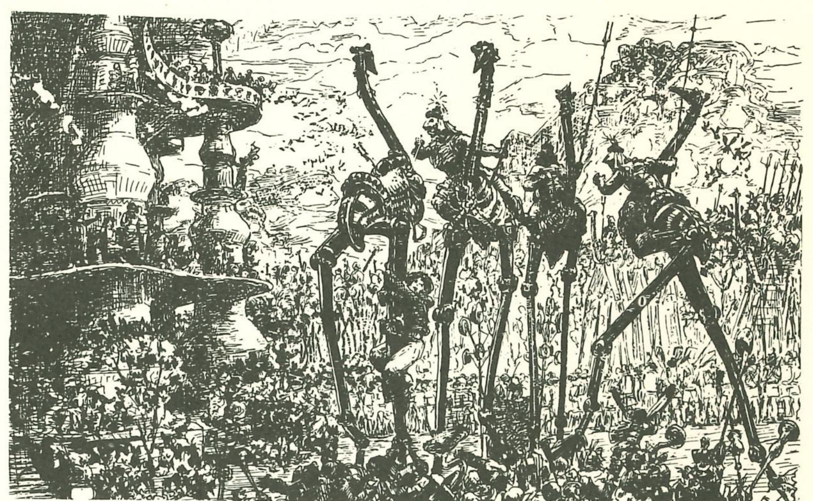
征服者脅布的巨形飛船，用氣球與螺旋槳來升浮和推動。後來真正的飛船也是運用相同的原理。左圖

數科學家努力鑽研的方向，這是很好的例子。至於用磚來作材料，除了題目引人注意之外，還有一個功能就是在通過大氣層時抵抗因摩擦所生的高溫。他同時還描述了這個載有三十七位男女技術人員的人造衞星如何扮演起太空站的角色。人造探測衞星和太空站這兩個概念，直到百年之後的今天方才獲得了實現。這本書後來有一個較短的續集「磚月亮上的生活」（Life in the Brick Moon, 1870）。他將人造衞星的靈感歸功於洛克(Richard Adams Locke）的啓示；又說，一八七七年首先發現火星外圍有兩顆衞星的天文學家賀爾（Asaph Hall）曾告訴他，兩顆衞星中較小者確是眞的「磚月亮」，這又是一個科學與小說交互影響的例子。稍早，赫爾曾寫過一個烏托邦小說「希巴利斯訪問記」（My Visit to Sybaris, 1869），諷刺當時的驕奢淫逸之風。此外，還有若干幻想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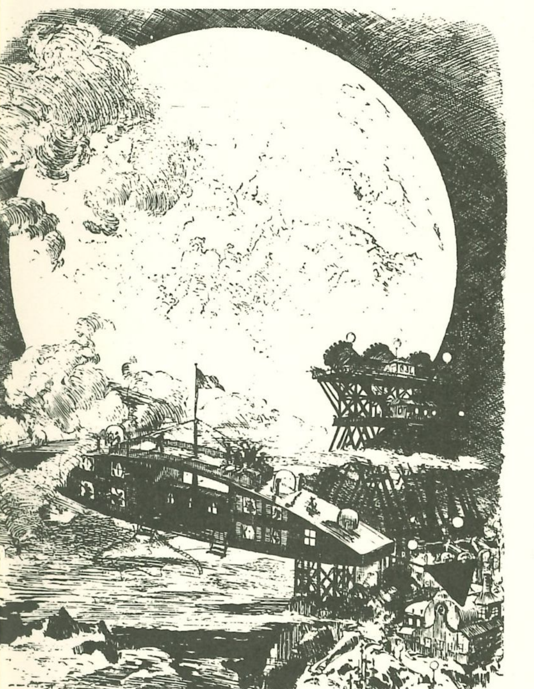
月亮久已被當作「另一個世界」的所在，但人類的興趣漸漸又轉到火星去了。葛雷格（Percy Greg）在「飛越黃道帶」（Across Zodiac, 1880）中，假託一種叫做「阿培及」（Apergy）的奇異能量將他的太空船送進了太陽系。他所見到的火星人，形貌與地球人相似，文明却已更爲進步。由於「阿培及」的方便與有效，因此艾斯特（John Jacob Astor)也借用到他的星際旅行小說「周遊世外」（A Journey in Other Worlds, 1894）中，去探測木星和土星。其中有兩章發展到了公元兩千年，此一時間也是科幻小說所常見的。

繼續尋找烏托邦

烏托邦小說在當時仍然盛行。雪萊家的摯友李頓（Bulwer Lytton, 1803-73）便曾經有一本描寫超人的「將臨之世」（The Coming Age, 1871）。次年，巴特勒（Samuel Butler Butla, 1835-1902）也寫了一本遠近聞名的諷刺小說「艾里文」(Erehwon, 1872）。巴氏身後才出版的「衆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resh, 1905）則更爲膾炙人口。他具有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格烈佛遊記的作者。）那種銳利的



一八九二年紐約版的「 艾城女神 」（ The Goddess of Atvatabar ），請了八位畫家補充了許多圖片。這是警察所乘用的機器馬。上圖



脅必達想像中第一次的登月任務。這位法國畫家有數以百計的科幻小說插圖，散見於當時各書。左圖



水底狩獵是魯必達所想出既新奇又驚險的運動之一。

筆鋒和高卓的才華，所表現的風格則更偏重科學背景。他所預感到機械文明高度發展後對人類的威脅，正是今日科幻小說所關切的主題之一。

自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82）發表了他那震驚世界的進化論之後，十九世紀的哲學界與文壇自然也深受影響。像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便曾在「一對藍眼睛」（A Pair of Blue Eyes, 1873）中表露了這種沮喪的心情；而烏托邦派的作家諾瓦（Gérard de Nerval, 1808-55）在他的奧爾利亞（Aurelia, 1854）裏却以達爾文主義者自居。貝拉米（Edward Bellamy, 1850-98）和毛禮斯（William Morris, 1834-96）都預言了未來的社會：貝氏「回顧」（Looking Backward, 1888）裏的男主角經過一百年睡眠之後轉醒過來，比較了前後的兩個世界，因而對未來的進步充滿了信心；毛氏的「巷議街談」（News from Nowhere, 1890）却與之相反，他所見的未來又回復到中世紀的狀態，機械文明被有計劃地摧毀，人類返樸而歸眞。德人赫茲卡（Theodor Hertzka）在「自由樂土」（Freeland: A Social Anticipation, 1890）中看到革新的資本主義爲非洲國家帶來了生活的改善。其他的作家如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82）、索洛（David Thoreau, 1817-62）、羅斯金（John Ruskin, 1819-1900）、喀萊爾(Thomas Carlyle, 1795-1881) 等人，也分別表現了當時思想的紊亂狀態。

這個時期的幻想故事也形成了幾個流派。正宗的恐怖題材如金斯萊（Charles Kingsley)的「水嬰」(The Water Babies, 1863)、范奴(Sheridan le Fanu)的「西拉叔叔」(Uncle Silas, 1864)和「卡米亞」(Carmilla, 1868）等；冒險題材如卡羅爾（Lewis Carroll）的「愛麗絲漫遊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 1865）；超自然題材如艾伯特（Edwin A. Abbott）的「平面世界」（The Flatland）等。此外，藥夫瑞（Richard Jefferies）在他「未來的倫敦」(After London, 1895）裏，很偶然地創出了另一種體例，這種體例須以某一假定爲前提。譬如：「假使倫敦日趨式微之後將如何？」它跟科幻小說的關係已經很近了。

展望明日的戰爭

平行發展的另一主題乃是戰爭。在第一次大戰前歐洲的不安氣息中，人們對戰爭的焦慮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其中較著名的有凱士尼上校（Col. George Tomkyns Chesney）預言普魯士將入侵英倫的「道爾津之役」(The Battle of Dorking, 1871)。這本書在當時曾經引起了相當的震盪，直到一九四〇年還被納粹黨人譯成德文。魁克斯（William Le Queux）是專寫戰爭小說的，在一八九三年法俄和約換文之際，他出了一本「一八九七年英國大戰」（The Great War in England in 1897），轟動一時。法國作家兼畫家魯必達（Albert Robida）曾在他的小說裏使用了大量的插圖，像「二十世紀的戰爭」(The Twentieth Century War, 1887）、「電化生活」（The Electric Life, 1887）等。他的才智、技巧與幽默，使他的作品直到百年以後的今日仍然受人歡迎，同時也爲他贏得了「第一位科幻藝術家」的榮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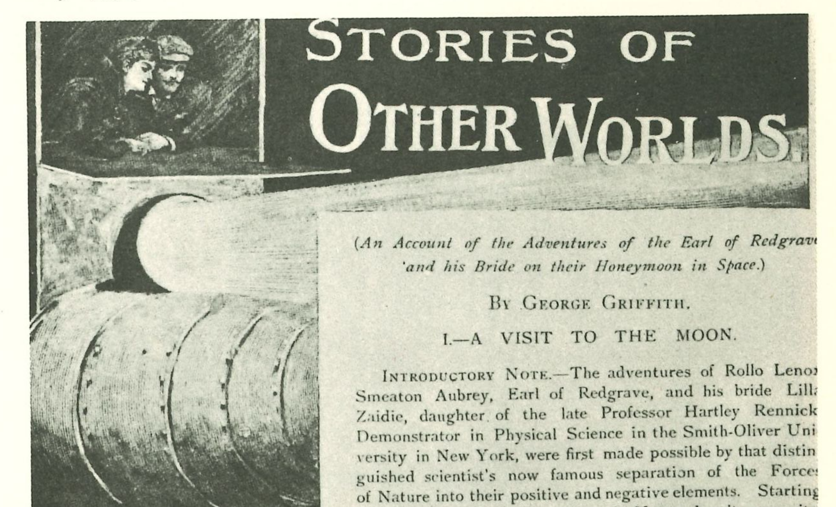
科技的發展不但影響了人類的生活，也從而影響了人類的心靈。科幻小說逐漸取代了昔日幻想故事在文壇的地位。雖然此一名稱尙未確立，但事實上它已在工業先進各國日益蓬勃地發展。到了十九世紀末期，一般的作者與讀者已經能夠接受這個新生的嬰兒。它不再是高級知識份子的玄想，也不再是中產階級的笑談，而已經透過平價小說與雜誌的媒介而打進了社會大衆之中。一八六八年八月「美國小說叢書」(American Novels Series）第四十五號的「草原上的蒸氣人」（The Steam Man of the Prairies）爲其濫觴。雖然這類平價小說在當時只能算是一些二流的作品，還登不得大雅之堂，但後來不到十年的工夫，便已隨着「火車圖書館」（Railway Library）與「黃皮小說系列」（Yellow Back Novels）等叢書的廣泛流傳而在英美社會大行其道了。

一八七六年，陶賽（Frank Tousey）創辦了一份名爲「紐約少年」（Boys of New York）的週刊。其時正好「草原上的蒸氣人」改版重刊。他覺得這個馳騁西部，所向無敵的的機器人很合一般孩童胃口，就鼓勵作者們大事摸仿，並進而推廣到了蒸氣馬、蒸氣狗等等。其中有位年方十幾歲的小作家辛那倫(Luis P. Senarens)，還創造出第二代的蒸氣人來。威恩對這位後起之秀頗爲刮目相看，曾經千里飛鴻向他致意。一八九〇年，辛那倫當了「發明故事」（Invention Storys）的首席撰述，五年之後又成爲陶賽出版機構的總編輯。在三十餘年的文字生涯中，他以二十七個筆名寫了一千五百多篇作品，將近四千萬字。除了主持編務之外，他每週還能推出一兩個短篇故事，其文思敏捷，可謂驚人。

大量的創作與模仿

陶賽和辛那倫的成功，引起許多同行爭相倣尤，蒸氣機械一時充斥天下。大量出版的結果，難免形成粗製濫造的現象。這是初期科幻小說的大病。另一方面，它們畢竟還是不甚成熟的嚐試，也自然不能寄以太高的期望。因此，縱使天才如威恩，仍逃不過批評家嚴酷的批評，其他人就

一九〇〇年皮爾生雜誌(Pearson's magazine) 的篇首。



STORIES OF OTHER WORLDS.

(An Account of the Adventures of the Earl of Redgrav and his Bride on their Honeymoon in Space.)

BY GEORGE GRIFFITH.

I.—A VISIT TO THE MOON.

INTRODUCTORY NOTE.—The adventures of Rollo Lenox Smeaton Aubrey, Earl of Redgrave, and his bride Lill Zaidie, daughter of the late Professor Hartley Rennick Demonstrator in Physical Science in the Smith-Oliver University in New York, were first made possible by that distinguished scientist's now famous separation of the Forces of Nature into their positive and negative elements. Starting from the axiom that everything in Nature has its opposite he not only divided the Universal Force of Gravitation into its elements of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but also constructed a machine which enabled him to develop either or both of these elements at will. From this triumph of mechanica genius it was but a step to the magnificent conception whi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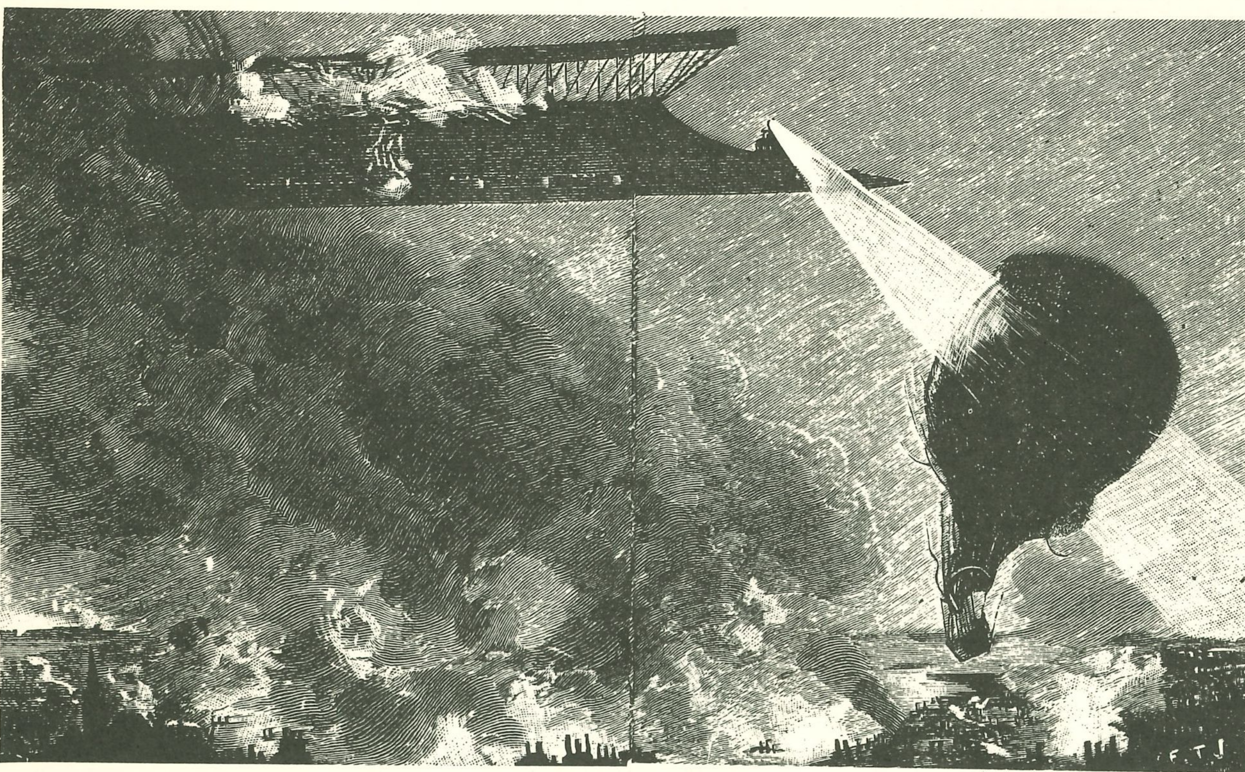
更不在話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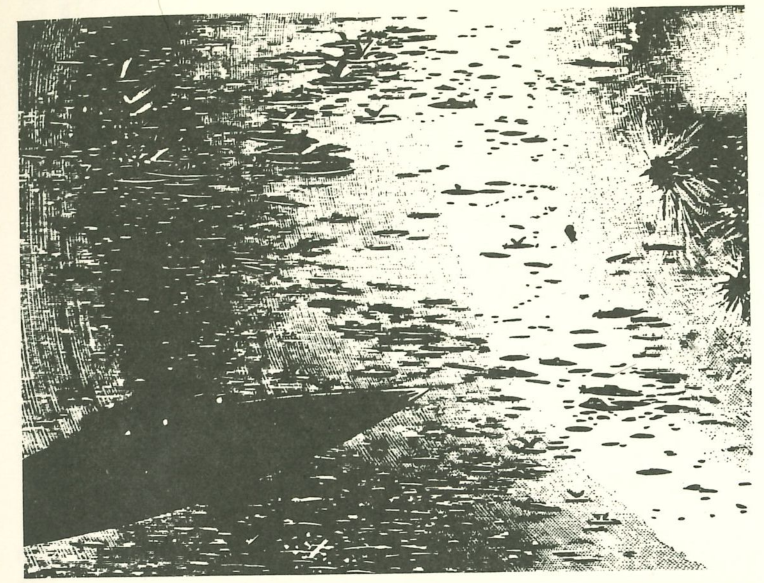
平心而論，批評家之所以爲批評家，就因其必持較高的尺度以爲衡量標準。他們有人主張科幻小說應該爲人類設想更好的生活，提供更多的福祉，而不應徒作驚世駭俗之言；另一些人的陳義更高，他們要科幻小說去探求宇宙的奧祕。但就大多數的讀者來說，他們所希冀的只是娛樂而已。對於這份試題，辛那倫並沒有繳白卷，威恩則作得更好，其他許多作家也才各有各的成績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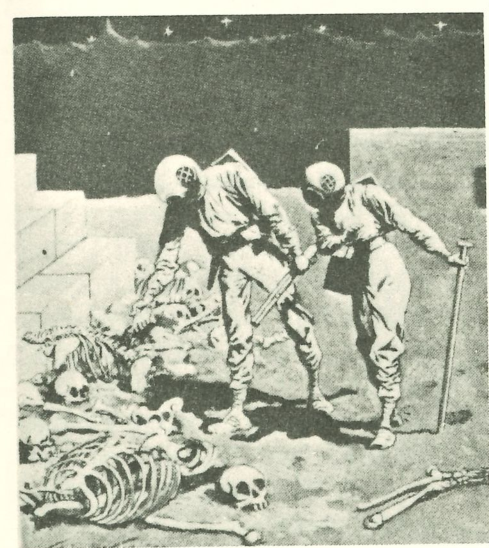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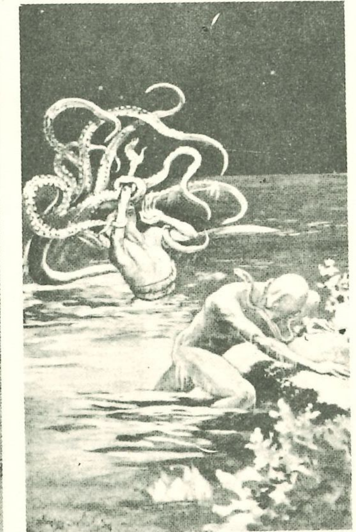
葛雷費玆 (George Griffith) 「戰神的世界」 (The World of War God, 1899) 中，火星人的太空船。該書後來改名為「太空裏的蜜月」 (Honeymoon in Space, 1900) 由皮爾生雜誌出版。右圖

名畫家珍納 (Fred T. Jane) 為佛賽特 (E. Donglas Fawcett) 的「安那其黨人哈特曼」 (Hartmann the Anarchist, 1893) 所繪插圖。當時的無政府及虛無主義者都被視為暴力破壞分子。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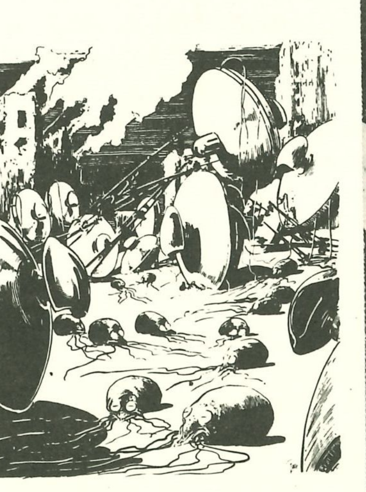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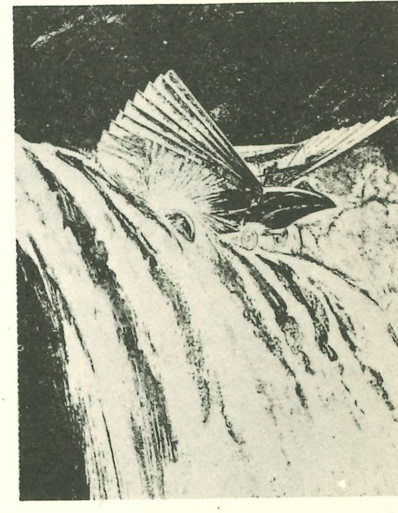
一八八七年的卡氏雜誌 (Cassell's Family Magazine) 上，有一圖想像太空艦隊與地球船隻相遇的情況。作者是哈代 (Paul Hardy) 最上圖

一九〇〇年的皮爾生雜誌上，葛雷費玆在「月球訪問記」(A Visit to the Moon)中發現了脊椎動物的骨骸。稍後，又在火山口下一哩深處遇到這些兇暴的生物。上兩圖

一九二七年，「驚奇故事」(Amazing Stories) 雜誌重印了「世界戰爭」這是幻想戰爭場面的一幅插畫。右圖

科幻小說中著名的飛船魯布 (Robur) 在消聲匿跡十五年之後，又回到了威恩的「世界之主」(The Master of the World, 1902)中。法爾斯 (Niagara Falls) 在這兒畫出了他那又能潛水又能飛天的萬能車「鐵力霸」(Terrible)。最右圖





第三章　茁壯期
(1895～19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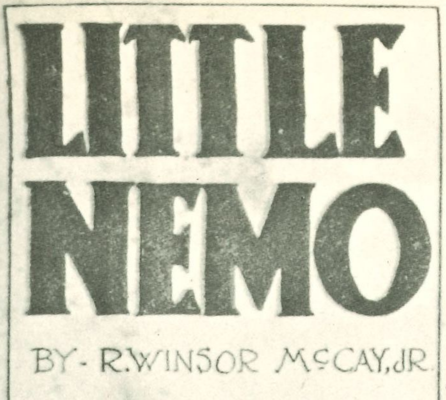
從生卒年份比較，威恩（Jules Verne，1828-1905）和威爾斯（H.G. Wells，1866-1946）該算是同一時期的人。他們同在維多利亞朝代生活和寫作，而且也同是在想像的範疇中努力，但就意識形態而言，他們之間却有著很大的區別。就像一個銅幣的兩面，雖然同屬一體，却須由不同的角度去觀察。由於他們共同的奮鬥，使科幻小說正式成爲文學中的一個支派。不過這倒也並非他們始料之所及，一切乃是文學與科技相互衝激，以及出版事業商業化所造成的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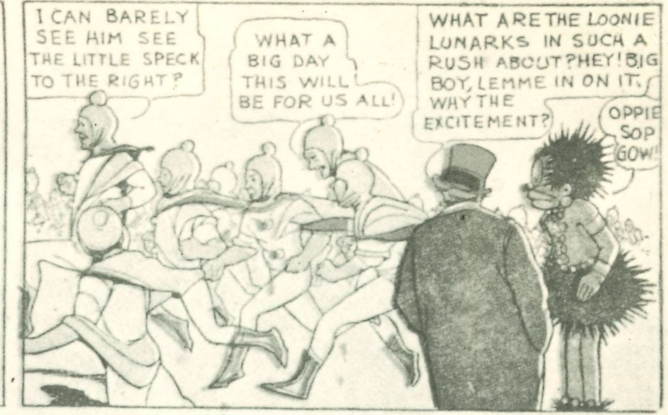
與其說威爾斯屬於十九世紀，倒毋寧說他屬於二十世紀，儘管他確在維多利亞時期登峯造極。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另有一位出版家孟賽（Frank A. Munsey）也是一樣，他的事業盛於「歡樂的九十年代」，但我們仍願將他列入二十世紀中。從一八九五到一九二〇年間的四分之一個世紀裏，由於他們二人在英美兩地分別的努力，使得科幻故事得以在英語世界裏廣泛流行，也因而奠定了它在文學上的地位。威爾斯那種富於創意與哲思的短篇頗能打動人心，孟賽那些專登恐怖與冒險故事的雜誌也都廣受羣衆歡迎。

威恩所擅長的是長篇的科幻小說，而威爾斯所擅長的則是短篇的科幻故事。前者確曾有過一段輝煌的日子，但由於後來大衆化的雜誌漸趨流行，短篇作品也就愈來愈合市場的需求。威爾斯的第一本集子「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出版於一八九五年，雖然還不能算是典型的短篇，但比起威恩那些大部頭的作品來，已經是十分簡潔精鍊的了。翌年，孟賽發行了第一本文學的口袋型雜誌，雖然它的印刷紙張都不甚考究，但由於售價低廉，所以銷路很廣。後來，它變成了科學幻想小說的主要傳播媒介，這也是促成後者流行的因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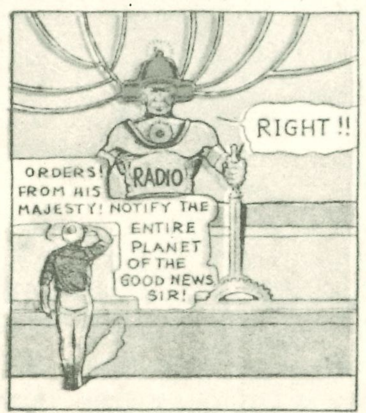
威爾斯生長在英國一位殷商之家，雙親經營瓷器生意。他的幼年體弱多病，所以在勉强完成了大學教育之後，便輟學在一家綢布店中找到了一份工作。但由於志趣不合，他遂又改行教書。藉着教學相長，一方面也自己加倍努力，始得以遍讀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64）、豪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94）、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94）、斯威夫特等人的著作。這幾位大師在奇幻文學的形式上都曾有過相當的貢獻，對於他以後的寫作也是大有助益的。他起初只是偶然在雜誌上投投稿，態度十分嚴謹。在每一篇完稿之前，總是經過一再地構思，往往寫了又改，改了又寫。如此經過七年的累積，才出了第一本自己的選集，所以這本書也被認爲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時間機器」描述公元八千多世紀到三十萬世紀間的宇宙，在那陰冷黑暗的年代裏，人類早已絕滅，整個世界由一批精靈所統治，這種主題是前所未見的，也可說爲科幻小說開拓了一個嶄新的領域。第二年他又出版了一本「摩里奧博士之島」（The Island of Dr. Moreau，1896），描寫一位外科醫生試圖將獸類改造成人。這本小說曾經引起了一段軒然大波，甚至被指責爲褻瀆神明。但在這瘋狂的念頭後面，却蘊含了一個深邃的問題——人獸的分野究在何處呢？這便是威爾斯的震撼人心之處。後來，這個故事由派拉蒙公司拍成了電影「迷魂島」（Island of Lost Souls，1932）。他的

在一九〇〇代年早期，馬凱(Winsnn McCay)的連環圖「小超人故事」(Little Nemo in Slumberlad）是本家喻戶曉的兒童讀物，其中融合了科學與幻想的成分。後來由他的兒子小馬凱(Winson McCay Jr.)繼續執筆更加成為婦孺皆知。這便是它從一九三五年四月開始由金氏資料供應社 (King Features Syndicate)發表時的稿樣。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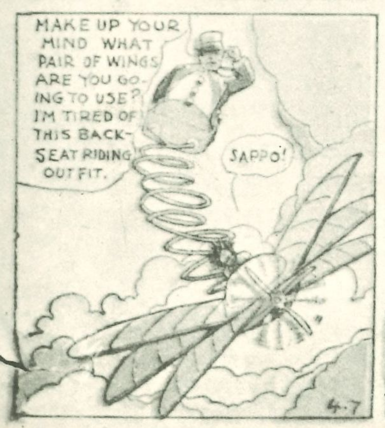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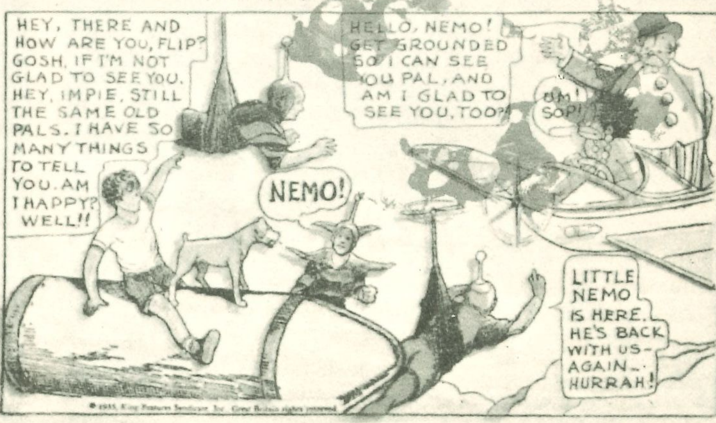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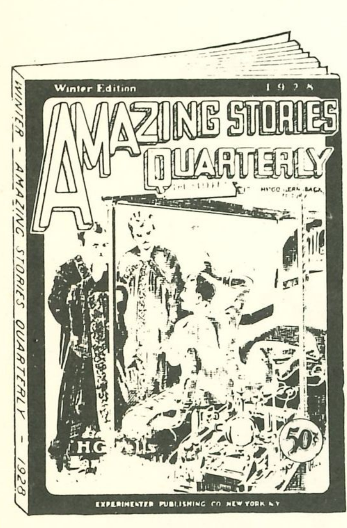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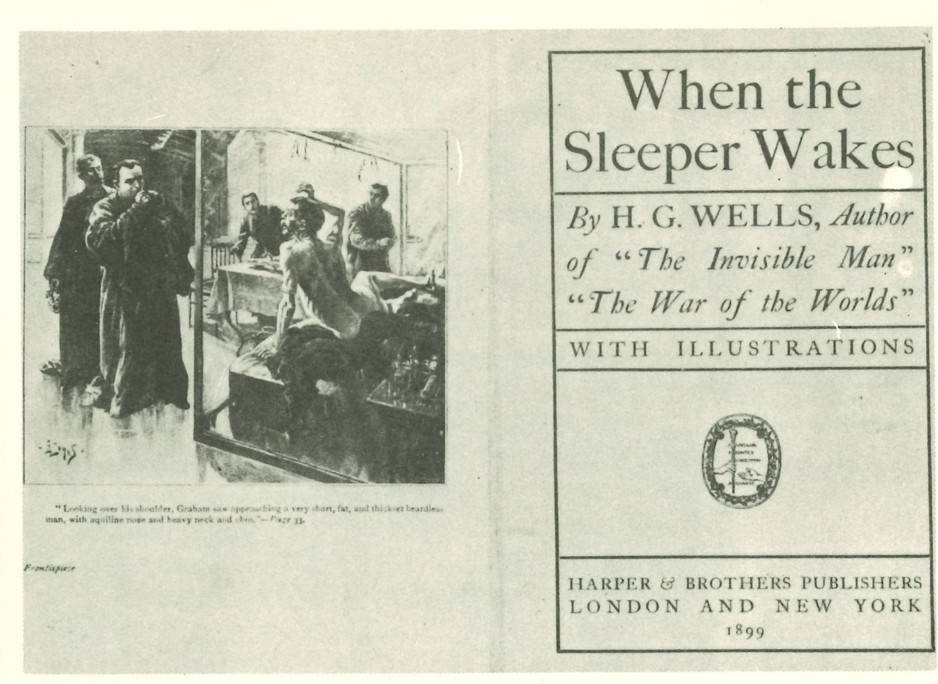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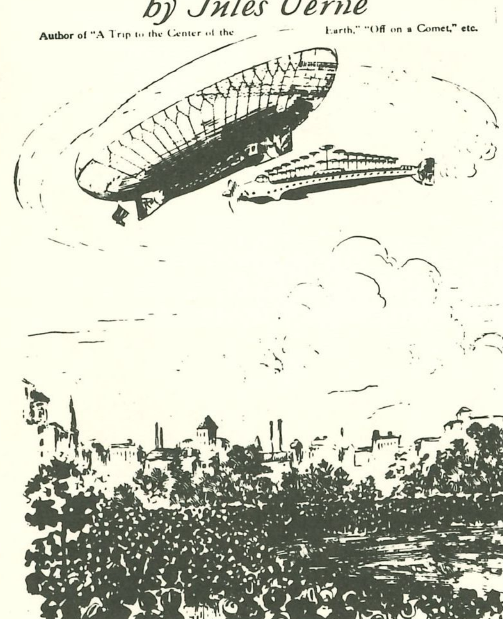


When the Sleeper Wakes

By H. G. WELLS, Author of "The Invisible Man" "The War of the Worlds"

WITH ILLUSTRATIONS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LONDON AND NEW YORK
1899



第三本書「隱形人」(The Invisible Man, 1897) 也是一個短篇故事，後來却添了好幾個續集，並由環球公司在一九三三年拍成電影。直到一九七五年，它還被改編成電視影集出現在螢光幕上。翌年，他又完成了一本「世界戰爭」(The War of the World, 1898)，描寫外星人侵入地球，摧毀了整個倫敦，這也使得羣衆譁然。不多久之後，連大西洋彼岸都有了反響：一位美國的天文學家佘維世(Garret P. Seviss) 甚至爲他寫了個續集，託言發明大王愛迪生(Thomas A Edison, 1847-1931)率領了一支滿載着科學家和新式武器的太空航隊，浩浩蕩蕩地反攻火星作爲報復與懲戒。這一來，使他成了國際知名的人物，不但出版界爲之側目，甚至受到哲人般的推崇。在其後數年之中，他又出了好幾本書，每一本的銷售量都高達數百萬册。他的作品不僅具有撼人的情節，而且往往帶着對人類現狀的懷疑與對社會改革的期望。譬如：在「醒覺」(When the Sleeper Wakes, 1899) 中，他預言一個未來的獨裁國家，便頗富社會主義的色彩。又如「登月先鋒」(The First Men in the Moon, 1901) 中所見到的社會，因過度文明而漸趨於衰亡，則又表現出反烏托邦主義的態度了。

一九二八年冬季號「驚奇故事季刋」的封面。作者是法蘭克•保羅 (Frank R, Paul)。最上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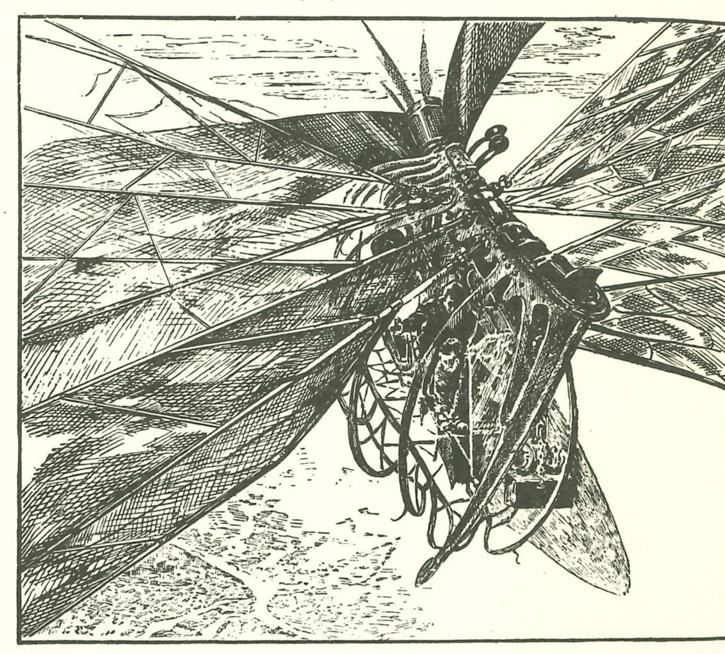
威爾斯的未來派社會小說「醒覺」一八九九年初版時的扉頁。最上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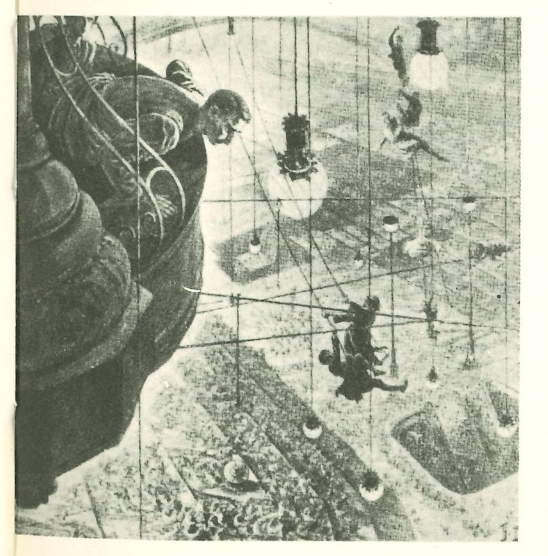
威恩的飛船「會布」在出版了四十年之後，再度掀起熱潮。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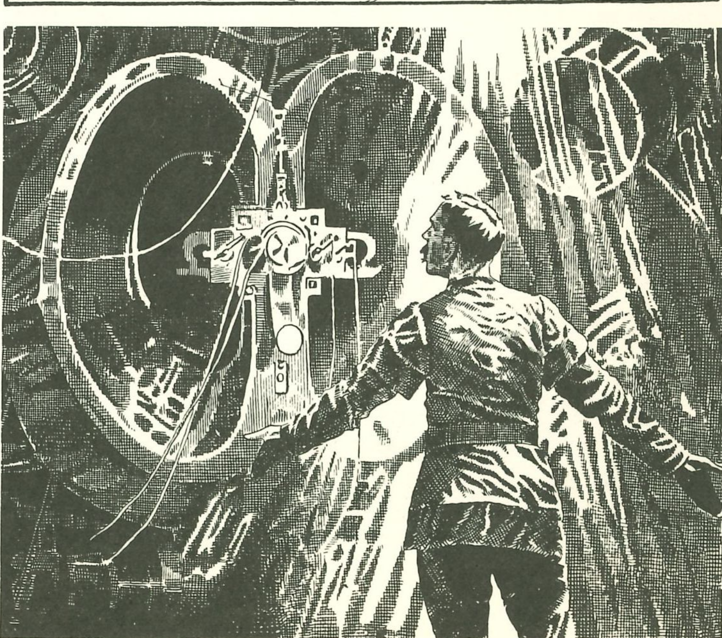
文人相輕自古皆然

對於威爾斯的這種成功，威恩多少有點不服氣。「登月先鋒」出版了兩年之後，他在接受一家英文週刊的訪問時便曾毫不客氣地批評這本書是「僞科學」的。他說：「我用巨砲將彈丸般的太空船發射到月球上去，只要初速夠大，這並非不可能的事。而他却杜撰出一種能夠抵抗重力法則的物質來，那是毫無科學依據的欺人之談。不然的話，請他拿出事實來！」他顯然對於自己忠於科學的態度頗爲自傲。關於這點，安米士（Kingsley Amis）對他二人曾經作過中肯的批評：「威恩所重視的是科技本身的確切可能性；威爾斯却將問題留待後人去發明或者發現」。威恩的作品中，往往夾雜着冗長的科學敍述，以證明其言之有據；而威爾斯碰到這種情形，却只是輕描淡寫地一筆帶過，這也是威恩所無法接受的。實際上，威爾斯曾接受過比威恩更嚴格的科學訓練，名重一時的生物學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95，爲小說家及評論家Aldous Huxley的祖父。譯註。)便是他的老師。他對別人稱他爲「英國的威恩」頗不以爲然，也否認自己受到威恩任何影響。他相信自己的才華强過威恩，如果一定要追溯其師承所自，他寧可推崇斯威夫特。他說：「威恩指我僞冒科學，其實是他自己孤陋寡聞。我們之間的分別，就像斯威夫特和當時的幻想故事作家一樣。講故事和文學創作是截然不同的，後者在情節之外還要有創意，這創意我們可以視爲一種理念的新組合，那才是眞正價值之所在。」的確，透過他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他那無盡的創意。相形之下，威恩所探究的主題却像是機器而不是人心了。羅登史田納（Franz Rottensteiner）也曾指出：「威恩着重在旅行的本身，威爾斯却着重在旅行的目的——月球見聞。」另

「醒覺」書中的幾幅挿圖。下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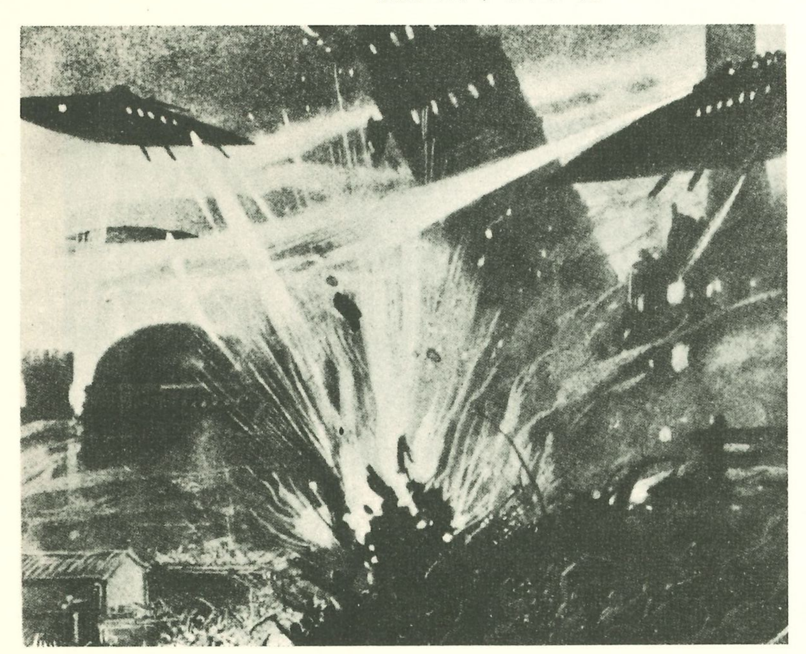


一位評論家伍爾瑜（Donald A. Wollheim)則認爲威恩以太空旅行而見長，威爾斯却在科技發明、未來預言以及社會諷刺三方面略居優勢，兩人是各有千秋的。

潮流所至名家輩出

除此而外，在這世紀之交，另有幾位頗具影響力的作家値得一表，他們包括戴爾(A. Canon Doyle)、哈戈德(H. Rider Haggard) 、傑克倫敦(Jack London）、吉布林（ Rudyard Kipling）、薛爾 (Matthew Phipps Shiel）、阿諾德 (Edwin Lester Arnold) 以及史蒂文生等人。尤其史蒂文生被視爲溝通兩個世紀的橋樑，他的「賈克伊博士與海德先生」(Dr. Jekyll and Mr. Hyde, 1836）乃是科幻文學中的古典之作，雖然缺乏充分的理論依據，但却能普遍地受到歡迎。哈戈德也是一位傑出者，他塑造了個智勇兼備的冒險英雄，在「她」(She，1837)的結局中以一種「冷焰」將那刀槍不入的美艷魔女燒得面目全非。這段高潮寫得驚心動魄，令人毛骨慄然。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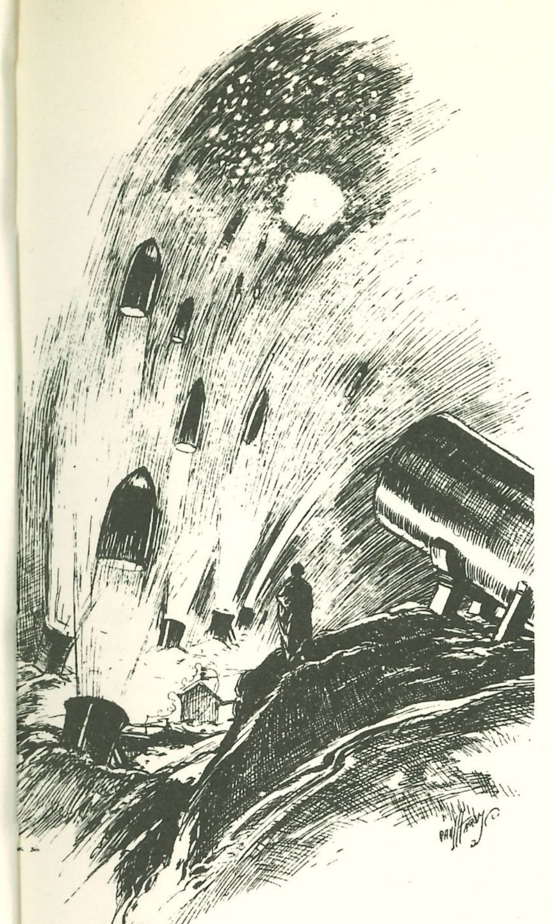
哈代（Paul Hardy）是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最熱衷於未來與科幻作品的畫家。這是他描繪太空戰爭中所用的死光。



諾德遂卽脫胎換骨地借用了此一主題，先後完成了「腓尼基人法拉」（ Phra the Phoenician，1891）、「百夫長拉比度斯」 (Lepidus Centurion，1901）、「格列佛．鍾斯中尉的假期」（ Lieut. Gullivar Jones: His Vacation，1905）三本書。當然，也都是以太空探險爲背景的。哈戈德則可稱爲準科幻小說的代表，溫布恩（Stanley G. Weinbaum）的「黑色火焰」（ The Black Flame，1938）和「地震的時候」（ When the World Shock，1919）都是追隨他的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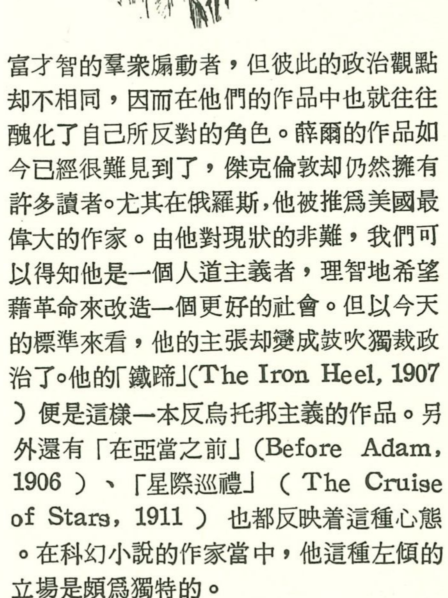
戴爾生於蘇格蘭，雙親都是愛爾蘭舊教徒，家中薄有資財。當他還在愛丁堡大學讀醫科時，就已經開始寫短篇小說了。他對愛倫坡十分敬佩，因此第一篇作品就是個恐怖故事。與他同時而稍早，另有一位愛氏的崇拜者霍姆茲（Sherlock Holmes），二人所師承的思想與技巧都大致相同，然而自古文人相輕，他們也像威恩和威爾斯般地互爭雄長數十年。後來戴爾轉而專門致力於科幻小說，代表作有「藍約翰峽谷驚魂」（ The Terror of Blue John Gap，1910）、「世界遺跡」 (The Lost World，1912）、「染毒地帶」（The Poison Belt，1913）、「恐怖高原」 (The Terror of the Heights，1913) 等。「世界遺跡」在一九二五年還被拍成了電影。到了晚年，他又轉而熱衷於宗教活動，就很少再從事寫作了。

另一位受宗教影響很大的科幻小說作家是薛爾。他是衞理公會一位傳教師之子，生於西印度羣島，後來回到了英格蘭求學，主修爲醫藥，對語文與數學也頗有造詣。也由於對愛倫坡的喜愛，他在三十歲以前常寫偵探故事，後來又轉到科幻小說的路上來。這兒應該闡明的是，偵探故事與科幻小說由於同樣需要深入的觀察與廣泛的知識，並且遵從嚴謹的推理法則，所以有些作家能夠在這兩個領域中來去自如。有的批評家認爲愛倫坡實開此先河。薛爾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在兩者之間更覺游刃有餘。此外，他又受到當時流行的戰爭預言小說的影響，先後在雜誌上寫過「黃色威



畫家筆下用巨炮將彈丸形的太空船發射到月球上去。這個觀念在威恩與威爾斯的時代非常盛行。左圖

使用太陽能作動力的飛機很早就被哈代想到了。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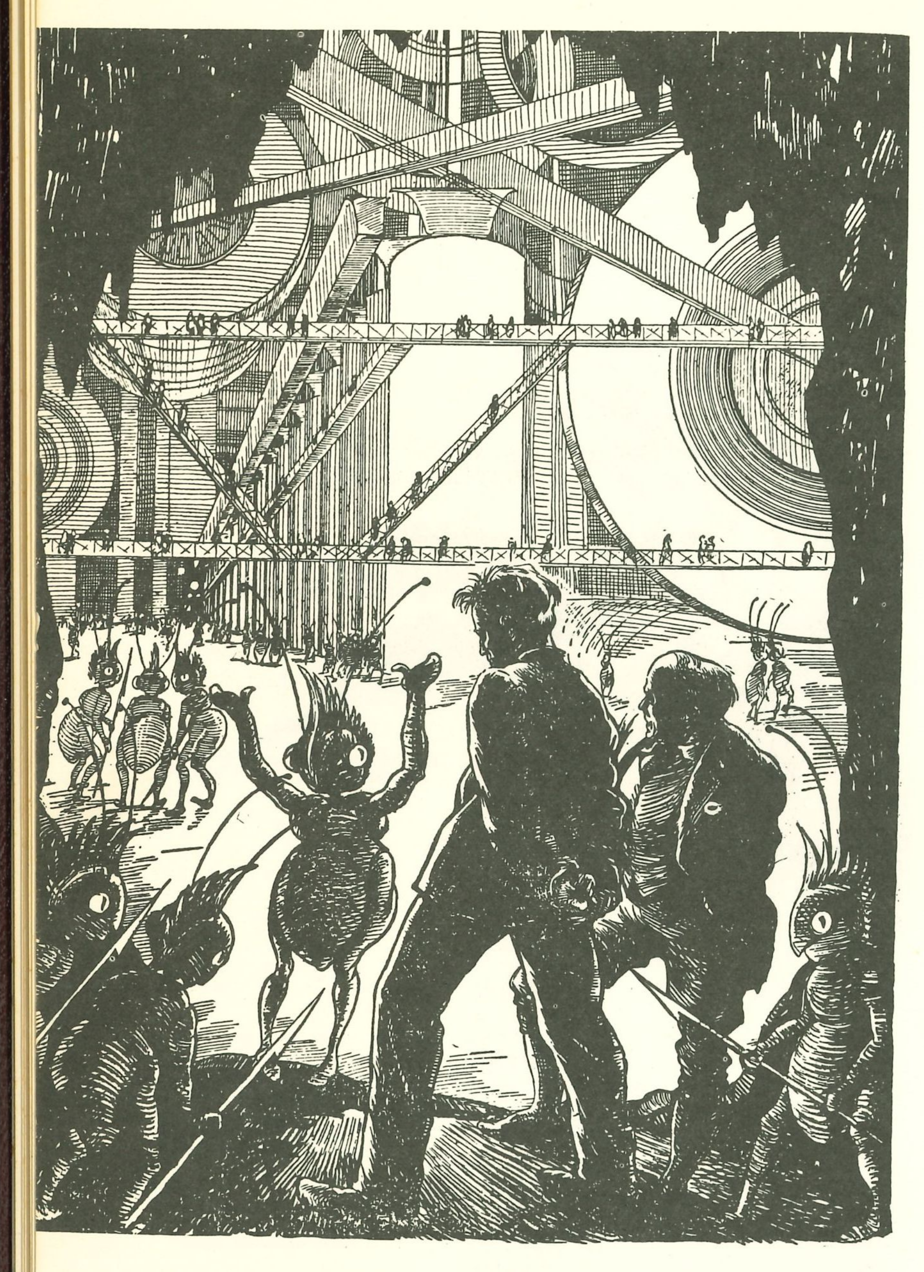


脅」(The Yellow Danger，1898）、「地球女王」 (The Empress of the Earth，1899) 幾個中篇連載，反映着歐洲人對蒙古人入侵的餘悸猶存。一九一一年他發表了一本激烈的反猶太主義小說「海上霸主」(The Lord of the Sea)，預言猶太人建國的情形，與今日以色列極爲相似。同年他的另一本「紫雲」（ The Purple Cloud）獲得了更大的成功，那也是一個世界末日的故事，描寫戰後唯一倖存者之所見，頗富警世之意。後來他還有許多作品，但也都不外乎這些題材，也就不必詳述了。一九五九年，「紫雲」被改編成電影，倖存者增爲三人，其中一個黑人飾演了好人的角色，一個白人却扮成壞蛋，第三者則是一個金髮弱女子。此一人種寬容的態度，曾引起了激烈的批評。莫斯寇維茲 (Sam Moskowitz) 說：「對於一個反猶太、反黑人、反基督教義、反東方文明而堅持狹隘的亞利安民族優越觀的原作者而言，實在是極大的諷刺。」這也可以作爲薛爾的一個寫照。

跟他相對的是傑克倫敦。他們都是頗富才智的羣衆煽動者，但彼此的政治觀點却不相同，因而在他們的作品中也就往往醜化了自己所反對的角色。薛爾的作品如今已經很難見到了，傑克倫敦却仍然擁有許多讀者。尤其在俄羅斯，他被推爲美國最偉大的作家。由他對現狀的非難，我們可以得知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理智地希望藉革命來改造一個更好的社會。但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他的主張却變成鼓吹獨裁政治了。他的「鐵蹄」(The Iron Heel, 1907）便是這樣一本反烏托邦主義的作品。另外還有「在亞當之前」(Before Adam，1906）、「星際巡禮」（ The Cruise of Stars，1911） 也都反映着這種心態。在科幻小說的作家當中，他這種左傾的立場是頗爲獨特的。

俄國歐美同其所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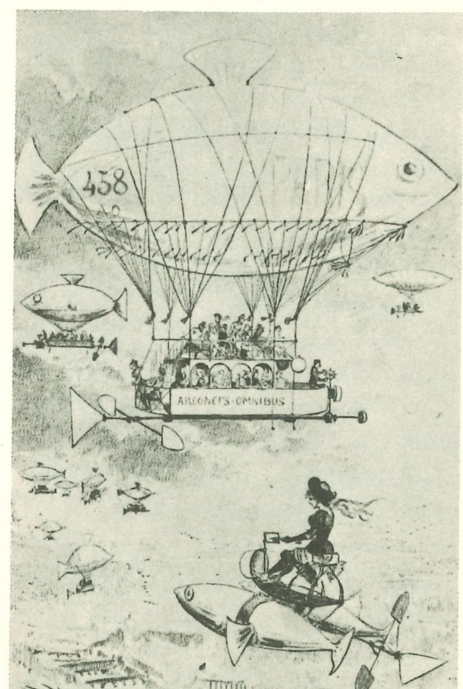
俄國人對傑克倫敦的推崇其實也並不完全基於政治立場，他們在科幻小說方面自亦有其成就。據報導，蘇俄官方出版機構曾經編印過一部相當完整的文獻，詳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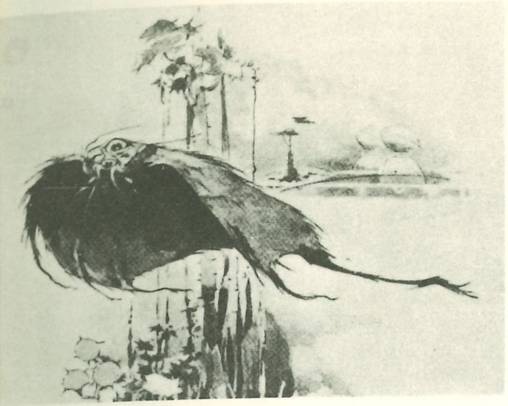


威爾斯的「登月先鋒」在一九二七年再版，圖中所見的月球生物旣像昆蟲又像人。上圖
韋必達 (A. Robida) 筆下的空中巴士。右圖

科幻小說在歐美發展的歷史，同時也包含了他們自己的東西。其中較爲我們所熟知的有其火箭與太空飛行先驅左可夫斯基（Konstantin Tsiolkovsky, 1857-1935）在雜誌上所寫的「月球之上」（On the Moon, 1892）和「地球、天空與萬有引力之夢」(Dreams of the Earth and the Sky and the Effects of Universal Gravitation, 1895)，兩者都是以說夢的方式所寫，只能算是遊戲筆墨。比較値得重視的是賀凱 (Hungarian M'or Jokai, 1825-1904），他的作品多達百餘種，部分也譯成了英文，如「下個世紀」(The Novel of the Coming Century)、「大洋洲」(Oceania) 等。

德國小說家拉斯維茲（Kurd Lasswitz）在他長達一千頁的太空故事「兩個行星」（On Two planets, 1897）中首先提出了太空站的概念。這本描寫火星人降落地球的小說，好幾個歐洲版本都非常暢銷，但却直到四分之三個世紀之後才有英譯本出現。其他許多非英語地區的作家也在從事着類似的工作，例如賀茨卡的「漫遊自由邦」（Eine Reise nach Freiland, 1889）、赫塞 (Theodor Herzl) 的「舊日新土」(Old Newl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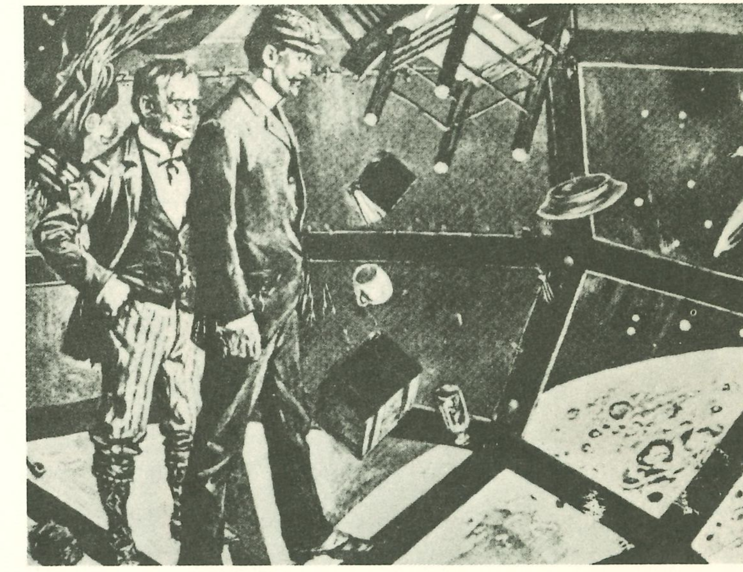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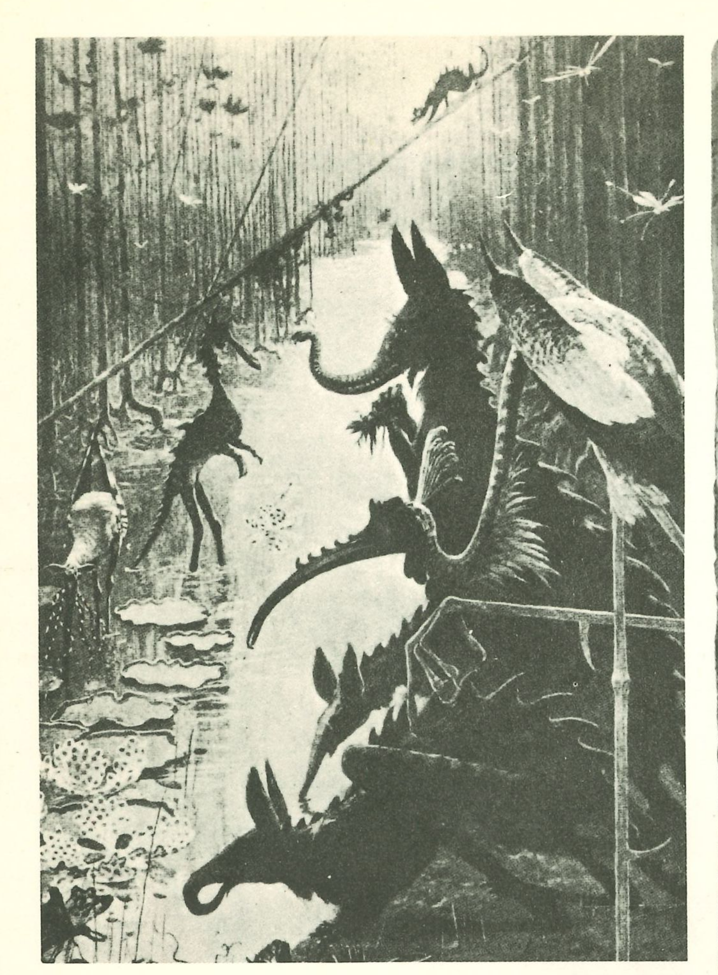
1900）、蘇羅斯基 (Jerzy Zulawski) 的「銀色地球」(Na Srebrnym Globie, 1903）、法蘭士 (Anatole France) 的「企鵝島」(L'Ile despingouins, 1908) 等等，眞題材多以烏托邦小說爲主。同時期的英美作家中，在科幻小說方面偶而爲之的作品則有班生(R. H. Benson)的「世界之主」(The Lord of the World, 1907）、愛默生的「冒煙的神祇」(The Smoky God, 1908）、畢爾斯（Ambrose Bierce）的「莫克森的主人」（Moxon's Master, 1908）等，歐文 (Washington Irving)、柯柏（James Fenimore Cooper）、霍姆茲（Oliver Wendell Holmes 1841-1937）、米契爾（Silas Weir Mitchell）、、詹姆士 (Henry James）等人也曾多次作過一些並不十分成功的嘗試。甚至已經過世百年之久的美國第一位職業作家勃朗 (Charles Brockden Brown) 的幻想小說與浪漫故事，也隨着愛倫坡與雪萊夫人的作品再度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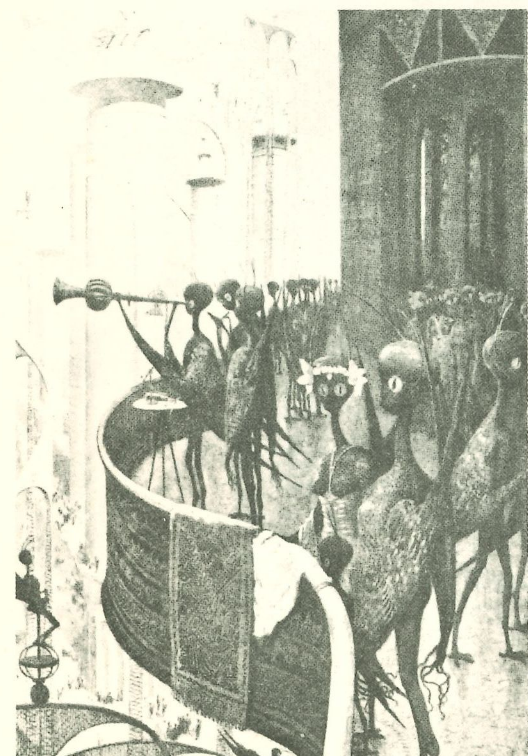
正如威爾斯在科學浪漫故事方面的刻意彫琢，一種更純淨的幻想小說也在逐漸地發展形成中。毛禮斯（William Morris）以中世紀般巧飾的詞藻寫成了「超越世界的樹木」(The Wood Beyond the World, 1895）與「世界終端之井」(The Well at the World's End, 1896），後者在一九六九年還被人重印，並且譽爲「最偉大的幻想小說」。短篇小說作家謝斯特頓 (G. K. Chesterton）也有非凡的成就，他的科學幻想故事「諾丁山上的拿破崙」(The Napoleon

「星球通訊」(Letters from the Planets)
中所形容的火星飛人。左圖
一九〇一年版「登月先鋒」中的兩幀揷畫。









25 Cents

AMAZING STORIES

HUGO GERNSBACK
EDITOR

Stories by
H.G.WELLS
A.HYATT VERRILL
JULIAN HUXLEY

EXPERIMENTER PUBLISHING COMPANY, NEW YORK, PUBLISHERS OF
RADIO NEWS · SCIENCE & INVENTION · RADIO LISTENERS' GUIDE · AMAZING STORIES · SPARE-TIME MONEY MAKING · RADIO PROGRAM WEEK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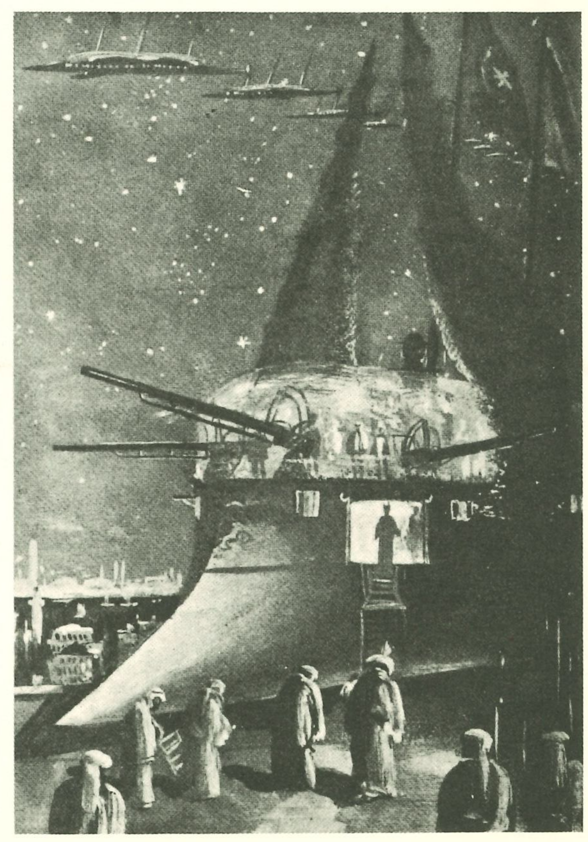
名畫家雷夫(W.R. Leigh)筆下的火星生物，刋登在一九〇八年冬季的「四海為家」(Cosmopolitan) 雜誌上，作為陶德教授 (Prof. David Todd)與威爾斯專訪中的插圖。**最左上下兩圖**

最富戲劇性的科幻小說要算威爾斯的「世界戰爭」，它曾續印了許多版，並曾由無線電播出。直到四分之三個世紀以後，還被製片家選為電影脚本。這是法蘭克·保羅在一九二〇年為它所畫的封面。**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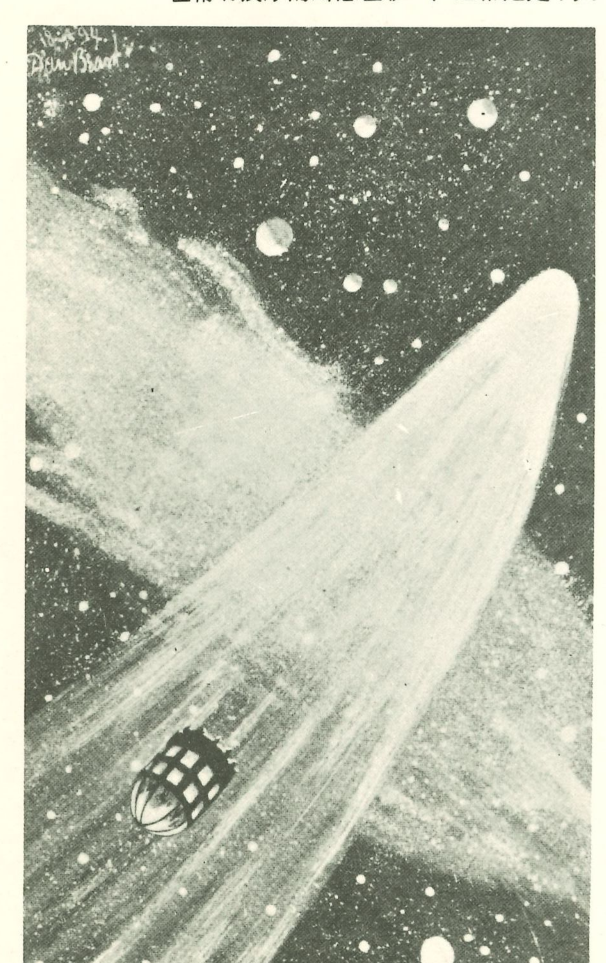
佘維世在紐約一家日報上連載了一系列艾迪生反攻火星，為倫敦復仇的小說，作為威爾斯「世界戰爭」的回應。**下圖**

葛雷費兹寫過許多科幻小說。在「羅曼諾夫」(Olga Romanoff)中他設計了這種抵抗外星人的防空系統。**最下圖**





of Notting Hill）與「那個曾叫禮拜四的人」【(The Man Who was Thursday, 1908）　。譯註：魯濱遜在荒島上救了一個後來的遇難者，收爲僕從，並給他命名叫禮拜四。】都是膾炙人口的作品。威恩對於這一期間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他那些奇特的旅遊題材被無數新進作家所全力模仿着。其中用力最勤的是法人戴艾倖（Paul D' Ivoi），他一系列地寫成了幾本大部頭的作品，淋漓盡緻地描述各種各樣的奇幻旅程。然而，威恩的風格却只有在歐陸吃得開，過了英倫海峽，便是威爾斯科學浪漫故事的天下了。吉布林可以看作一個代表，他的「晚郵」（With the Night Mail, 1905）以驚鴻一瞥的手法，描寫公元二千年的世界將受飛人的統治，其續集「易如反掌」（As Easy as A. B. C., 1912）則對空權的控制表示了懷疑。就連他的非科幻小說作品，也帶有濃厚的幻想色彩，但通常這是不太容易討好的。由愛倫坡開啓於先而威爾斯光大於後的短篇故事體裁已逐漸被大衆所接受。讀者們開始領略到它比長篇小說留有更多的餘地讓自己的想像力充分發揮，去填補作者所未加限定的空隙。如果作者的架構建得好，讀者便可以填補得更好；即使作者的概念稍有欠缺，讀者也可以憑自己的智慧去補足它。這便是平價雜誌與其短篇小說的引人之處。許多讀者在品嘗過短篇的優點之後，便再也不願去讀那長篇累卷的大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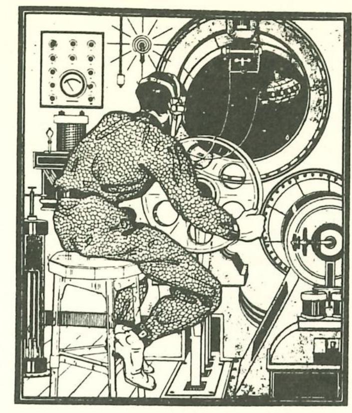


雜誌事業改絃易轍

在維多利亞時代的文學界，我們所注意的焦點都集中在作家上面。但隨着傳播媒介的迅速發展，另外產生了一種不是文學家，却對文學貢獻甚大的人，他們便是屬於企業家身分的出版商。前章我們介紹過有系統編印叢書與文庫的陶塞，這裏所要提到的則是大規模發行平價雜誌的孟賽（Frank A. Munsey）。所謂「平價雜誌」是一種外形約 7 ×11吋大小，厚度只有半吋左右的小型刊物，所用的紙張很粗，開始時略帶灰白色，有一股獨特的木香味，等到時間一久，就逐漸泛黃，而且變得脆弱易碎。它的封面是稍厚的軟質紙，裝訂也很馬虎，鮮艷奪目的色彩顯得十分庸俗，令人一望而知它主要的身分乃是一件商品。在此之前，雜誌的身價是相當高的，不但印刷很考究，而且內容也很嚴肅，純粹是以受過良好教育的上流社會爲對象的。至於一般大衆和中等家庭則大多只是報紙和廉價小說的讀者，報紙副刊上的短文和小故事就是他們主要的精神糧食了。然而，一八九三年的經濟蕭條使得消費羣衆的購買力大爲削弱，他們已無法負擔昂貴的價格，雜誌事業才不得不設法盡量降低他們的成本與售價，並且尋求更廣大的羣衆基礎。針對這點，孟賽在一八九六年推出了他的「商船隊」(Argosy) 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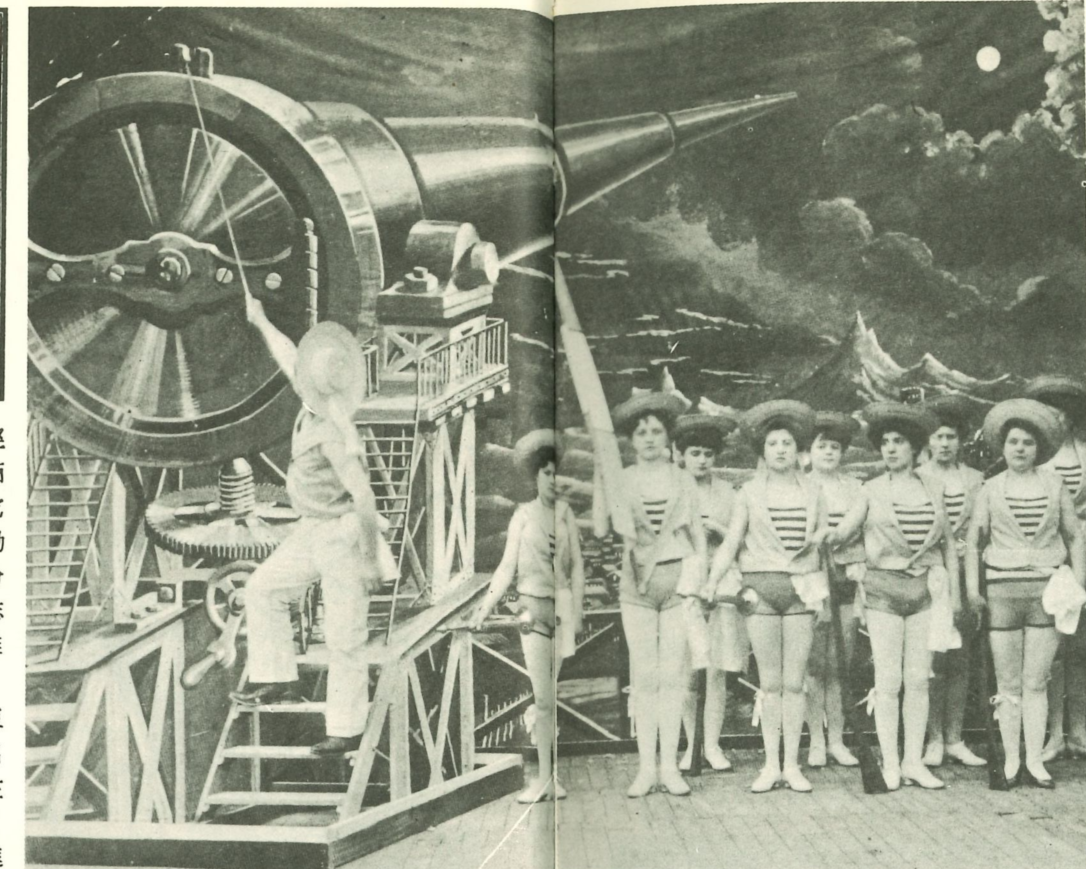
德國藝術家狄爾（Arthur Thiele）在1891年前描繪的"空戰"。右圖

艾斯托（John Jacob Astor）「天外遊踪」（A Journey in Other Worlds, 1898）的首頁，出自畢爾德（Dan Beard）手筆。書中描寫太陽系中的旅程。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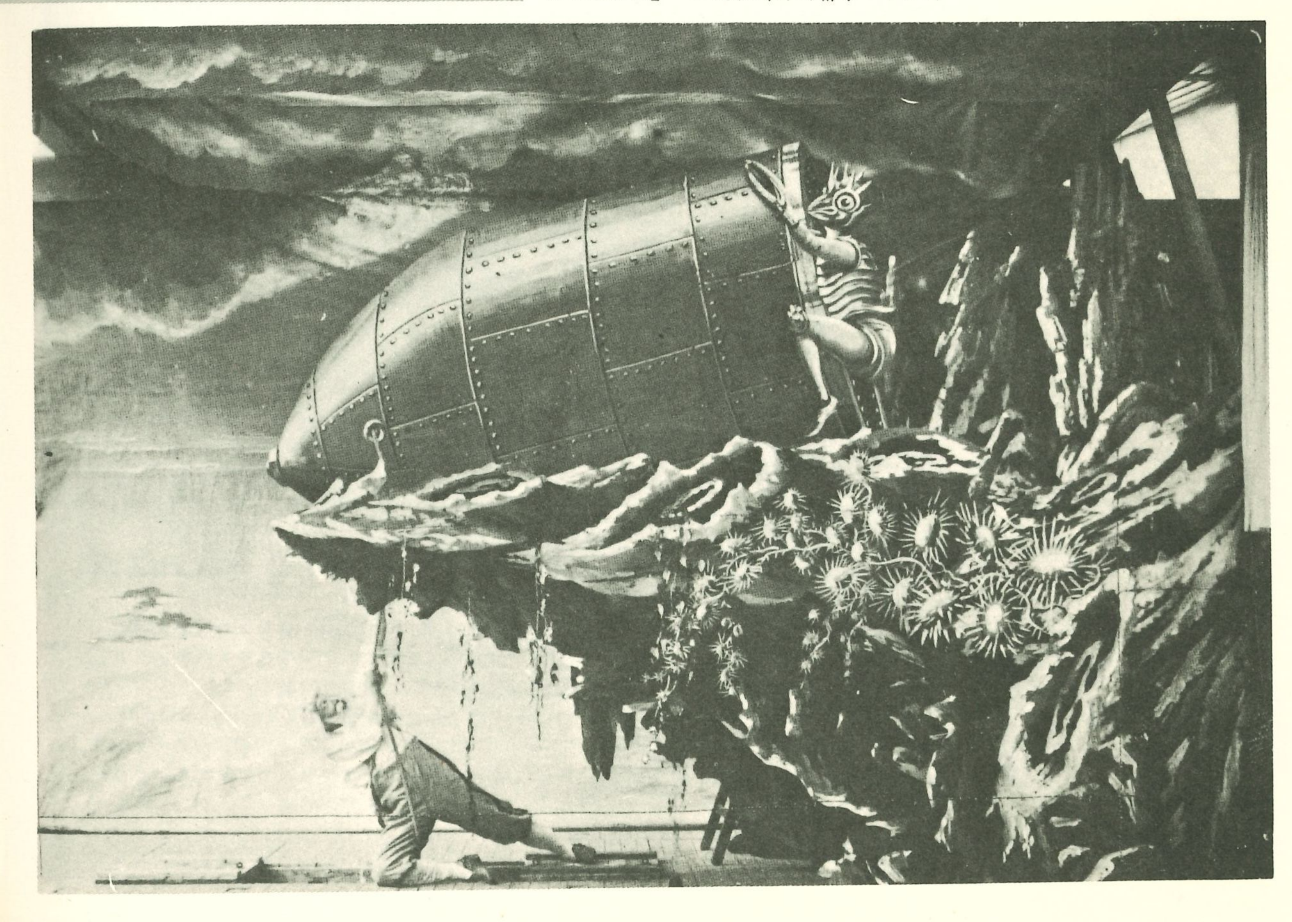


，專以冒險故事爲題材，由於人們久受經濟恐慌所壓抑的精神需要宣洩，所以「商船隊」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十年之間，它的發行數上升到五十萬份。受到此一激勵，他又陸續以相同的方式另外創辦了幾份各種不同類型的平價雜誌，儼然成爲雜誌界的大亨。一九一二年，他特地延聘戴維斯（Robert H. Davis）來綜理編務，並且爭取到許多名作家助陣，所以能在短短的十餘年間，奠定了平價雜誌在西方出版界的地位。直到如今，它仍然普遍存在於社會各階層中。

印刷及出版業的技術固然在不斷地進步，但發展得更迅速的則是電影事業。艾迪生所發明的電影開始進入商業化以後，電影成爲一種新興的娛樂。科幻小說自然是很好的題材。一九〇二年，法人梅里斯（Georges Melies）融合了威恩發射的方法和威爾斯在月球的見聞，自編、自導、自拍了一部十六分鐘的影片「月球旅行記」（Le Voyage de la Lune）。但第一部由科幻小說拍成的商業性電影則是英人烏爾班（Charles Urban）在一九〇九年所製作的「大戰白雲間」（The Battle in the Clouds）。其後，隨着電影攝製技術的進步與製片家資本的雄厚，科幻小說搬上銀幕的數量愈來愈多，場面也愈來愈大，眞是到了有聲有色的地步。但是，也有人對此引以爲憂，例如巴克斯特（John Baxter）在他的研究論文「電影中的科幻小說」（Science Fiction in the Cinema）中便認爲：「科幻小說電影只是一種感受，它既不是電影，也不復成爲小說。」因爲在銀幕，一切細節都必須呈現得纖毫畢見，再也沒有觀衆參與的餘地，不像閱讀時可以分享作業那種構思的情趣了。







一九一二年「現代電學」雜誌刋登了金貝克自己一篇科幻小說。圖爲男主角在太空船駕駛艙工作的情形。最左圖

電影「月球旅行記」中，太空炮準備發射的鏡頭。左圖

洛克伍德「飛奔的世界」的封面。這是當時典型的兒童讀物之一。下左圖

在科幻電影方面，法人梅里斯是位先驅者。他汲取了威恩和威爾斯的精華而拍成了第一部「月球旅行記」。這是拍攝時的情形。下右圖

第四章　承轉期
(1910～1926年)

1877年，義大利天文學家斯加巴賴里(G. V. Schiaparelli，1835-1910) 觀察到在火星淡紅色的表面上，隱隱約約地有許多蜿蜒曲折的帶狀分佈，姑名之爲「火星運河」(Canal)。此一發現，又由一羣法國的天文學家在1885年加以證實，因而受到天文界普遍的重視。美國的羅厄爾教授 (Prof.Percival Lowell，1855-1916) 甚至在亞利桑那州的旗竿鎭特別建立了一個觀測站，專門從事這項硏究。根據這些運河的情況，他推想火星上有着智能甚高的生物存在，並先後寫成了「火星」(Mars，1895) 和「火星及其運河」(Mars and Its Canals，1906) 兩本書來闡述他的理論。但他並沒有想到，他的這些工作，却對文壇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甚且留下了一段佳話。原來他在稍早時曾有幾篇較爲通俗的文章被譯成德文而介紹到歐洲去，有個九歲的小孩偶然地讀到了這些東西，竟然一下子入了迷，整整三天三夜躺在床上瞪着眼睛出神，茶也不思、飯也不想。只顧自言自語地講述着他可想像火星上的種種景況。這一來嚇壞了他的家人，就連請來的醫師也搞不淸楚他到底得了什麼怪病。直到多年以後，他才自己道出了這件事情的眞相。 這個小孩，就是出版界的傳奇人物金貝克 (Hugo Gernsback，1884-1967)。

三歲孩兒看八十

由前面那段逸事，我們不難看出這個好奇心極强而且想像力十分豐富的孩子，將來很可能會在科學與文學方面有所成就。果然，在經過多年的社會經驗與切己體認之後，他終於感覺到科學與技術的發展必然會對人類的生活與思想發生重大的影響，因此他決意要做一個嘗試，想借用文學爲工具，更加廣泛地去傳播一些科學的理論和知識。以他本身在科學方面的基礎而言，這自然是游刃有餘的，況且「科幻小說」之名也是由於他的大力鼓吹方始得以確立。他的崇拜者有人因而尊他爲「科幻小說之父」，這雖不免有點過譽，但憑他將近半個世紀獻身於此的精神，此一推崇也可說是「雖不中，不遠矣。」

金貝克1884年生於盧森堡，少年時曾在家鄉求學，後來又負笈德國，進過賓吉工業技術學院。他主修的是電機與通訊課程，經常名列前茅，而且一面求學一面就已經能夠在外面承攬工程。畢業以後，爲了謀求較好的工作機會和生活環境，便隻身前往美國去打天下。其時年方十九歲半的他，便已自行設計了一種改良的電池，只是還沒有達到實用的階段。到了紐約之後，有一家規模並不很大的電池工廠聘請他去擔任首席硏究員，由於新產品的優異性能，這家工廠在很短時間內就發展成爲當地最大的電池生產者，金貝克自己也成立了一家公司來供應全市各大廠商的電池需求。可惜好景不常，1907 年全國性的經濟蕭條摧毀了這椿事業。失敗之餘，他又另創了一家公司，以大量生產的方法製造一種自己設計出來的家用無線電收音機。當時在美國還沒有專業性的廣播節目，所以這種機子是收發兩用的，可以任由業餘愛好者的相互收播。爲了宣傳這種新奇

荷西 (Harold Hersey) 主編的「恐怖之書」(The Thrill Book) 在一九一九年八月刊登了一篇「奢伯勒斯的衆頭」(The Heads of Cerberus)，這是牠的兇像。(譯註：Cerberus 爲冥府門狗，蛇尾多頭，終年不眠。) 右上左圖

孟賽 (Frank Munsey) 的「商船隊萬有故事週刊」右上右圖

梅立德(A. Merritt) 的許多作品登載在這本雜誌上。他是二、三十年代間最受歡迎的科幻小說作家之一。右下左圖

史翠特及史密斯出版公司 (Street and Smith Publications) 是平價雜誌的主要出版商之一。在二十世紀的前期，它發行過無數的科學與幻想小說。右下右圖









Thea von Harbou

METROPOLIS

ROMAN

的產品，他曾僱人揹了它在市中心區來回展示。另一方面，因爲它的成本低廉，售價便宜，所以在短期之內就打進了全國各大百貨公司的銷售網。受到這番鼓舞之後，他更進一步從歐洲引入一些國內尙未生產的家庭電氣用品和科學儀器設備。在經濟創傷未癒、社會購買力仍低之際，爲了減少中間剝削，降低銷售成本，他又想出了一套郵購的辦法來：首先印發了許多精美的商品目錄，然後利用郵遞進行交易，竟然獲得很大的成功。密西根州狄爾邦城的亨利福特博物舘（Henry Ford Museum）至今還陳列着這些原始的史料。

由商品目錄的發行逐漸引起了他在出版方面的興趣，1909年他開始創辦了一本名爲「現代電氣」（Modern Electric）的刊物。除了繼續登載各種電器的廣告之外，還親自撰文，逐期介紹一些電氣方面的常識以及他在科技方面的構想。這些文章，後來漸漸便走向了科幻小說的道路，這是後話。次年，他以這本雜誌的訂戶和郵購公司的顧客爲基礎，發起組織「美國無線電協會」(Wireless Association of American)，邀請了眞空管的發明人福雷斯特（Lee de Forest）掛名會長，自己擔任總幹事。第一屆大會在紐約百老滙召開時，出席的同好竟能多達萬人。德國最新發明的電視，也是在這個時候由他首次介紹到美國去的。

無意插柳柳成蔭

1911年4月號的「現代電氣」由於稿件不足，金貝克只好匆匆忙忙地自己動手來湊篇幅。時間並不容許他詳細擬定一個完整的大綱，而且因爲打算分期刊載之故，所以只隨着興之所至信手寫去。他原來似乎僅僅打算藉此描述一些對於未來事物的推想，但十二期連載完畢之後，却似乎成了一部烏托邦式的小說。更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此一近乎遊戲筆墨的「羅夫124C41+」(Ralph 124C41+）竟成了二十年代初期科幻故事的典型之作：過於重視科技的內涵而忽略了情節的連屬，過於強調物質的條件而犧牲了人類的感情。就某一觀點而言，這種作品固然有其長處，讀者們可能會被那些五光十色的新鮮事物所震懾而得到相當的娛樂與滿足。但畢竟其價值只在於「物」而不在於「人」，其所著重之處乃是未來而非現世。儘管這本書有個副題「公元2660年的浪漫故事」，但它扮演英雄人物的男主角羅夫却在心智與感情的狀態上顯得極其平庸。如果不是靠著大量的機械設備來撐住場面，它也就無甚可觀了。



德國導演弗里茲蘭(Fritz Lang)和劇作家馮哈寶(Thea von Harbou)是一對夫妻檔。他們合作完成了有名的默片「大都會」(Metropolis)。這是原著的封面。左圖

一九一四年二月號的「新故事雜誌」（New Story Magazine）集哈葛德（H. Rider Haggard)、華萊士 (Edgar Wallace)、柏洛茲(F. R. Burroughs) 等名家於一堂。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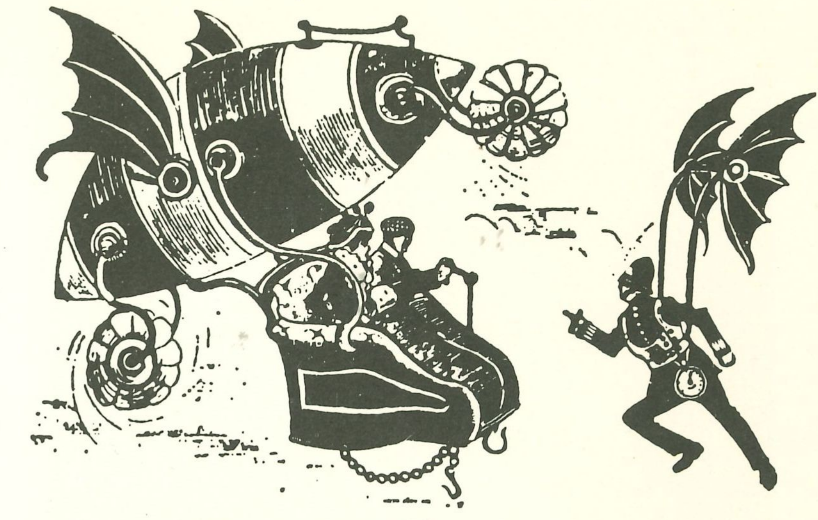
馮哈寶劇本的英文版，也由她丈夫拍成了電影。左圖

一九二〇年代，金貝克的雜誌是科幻小說主要的棲身之所。下圖

當金貝克正在繼續探索他以文學與科學相結合的道路時，平價雜誌的發展已經到了相當普遍的地步。由於出版物的數量急驟上升，對各類作品的需求乃隨之增加，某些粗製濫造的情形自然也就在所難免。雖然這些作品一般而言的評價並不甚高，但它們已經逐漸爲社會大衆所接受與需要。因此許多隨波逐流的作家便專以爭奇鬥勝，娛悅讀者爲能事。當金貝克那個有勇無謀的羅夫意外獲得了成功之後，立刻就有人模仿出了更多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超級英雄來。這種一窩蜂的現象，也無非是爲了迎合雜誌老闆們討好讀者的味口而已，無怪乎有人譏評他們是「文匠」和「豬仔作家」了。

同時，由於受到羅厄爾的影響，許多人已經接受了火星可以生活和居住的理論，使得這個陌生的星球變成了那段期間裏科幻小說與幻想故事的熱門題材。當時大家對它的印象乃是一片片肥沃而荒涼的紅色土壤地，被縱橫交錯的運河所切割，那兒曾經有過比地球更古老和更進步的文明，但如今却已經衰落了。經過一再的轉述與渲染，它逐漸成爲一個充滿神祕與誘惑的世界，令許多冒險家與幻想者爲之神往。直到最近美國太空總署探測太空星球的水手號飛過它的近旁，仍然未能揭開它謎樣的眞面目，這也就無怪乎當時人們對它的興趣如此濃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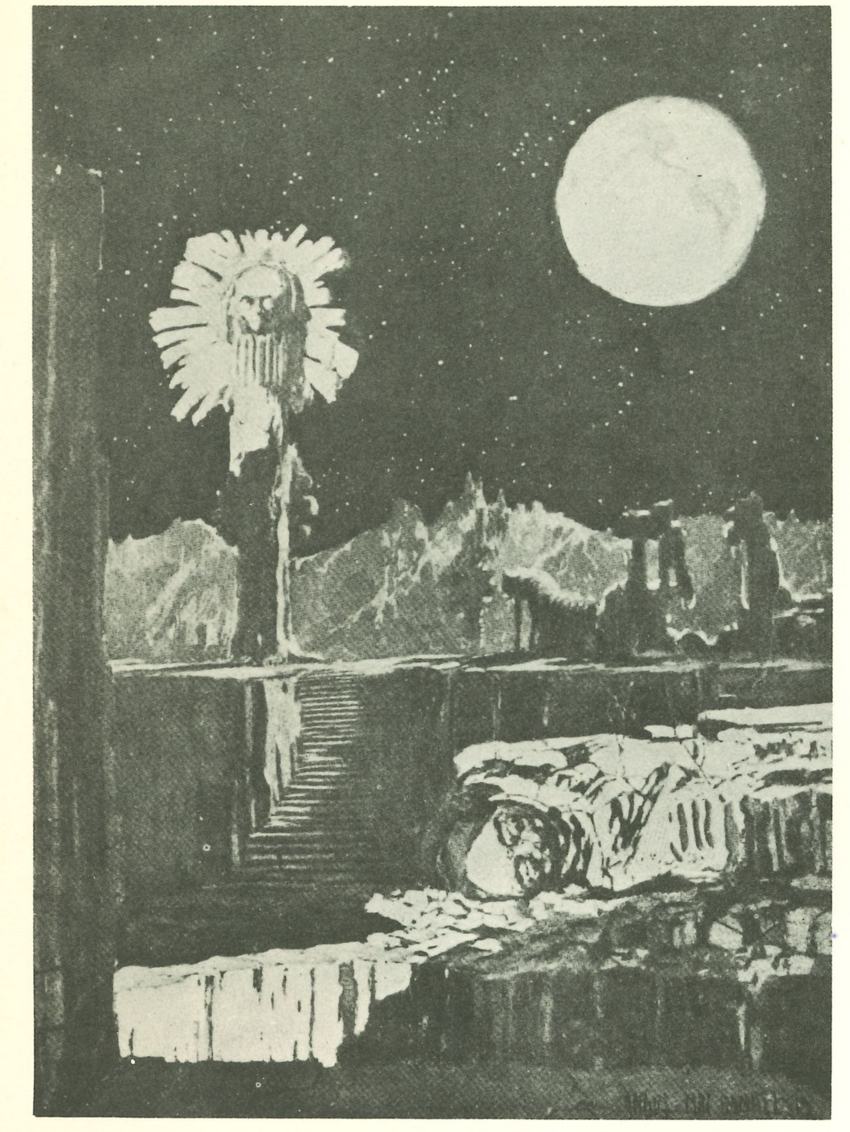
柏洛茲（Edgar Rice Burroughs, 1875-1950）也是這段期間當中最負盛名的作家之一。1912年2月他曾在「萬有故事」（All-Story）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精彩的「火星的衆月之下」（Under the Moons of Mars），那是後來一連六期以約翰・卡特爲主角的火星冒險故事之首。但因爲作者的筆名「無名小卒」（Normal Bean）被誤印成滑稽的「諾爾曼豆」（Norman Bean），所以柏洛茲就不再用它了。同年秋間，他又在「萬有故事」上創造了另一個更爲家喻戶曉的超級英雄「人猿泰山」（Tarzan of the Apes）。泰山的故事到底該不該列入科幻小說中固然不無商榷的餘地，但至少在當時的讀者們心目中他是一個了不起的英雄人物，而且另外許多有關他的故事——例如「泰山與螞蟻人」（Tarzan and the Ant Men）、「泰山與失去的王國」（Tarzan and the Lost Empire）、「泰山與黃金之城」（Tarzan and the City of Gold）、「泰山在地心」（Tarzan at the Earth's Core）等等，都可說具備了科幻小說的特質，這就不能不歸功於作者在這方面的素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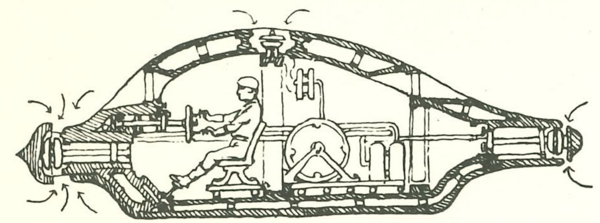




一九一一年美國人所想像的空宁旅行。最上圖

金貝克「羅夫 124C41＋」的原書。上圖





麥唐納（Angus-Mac Donall）為米契爾(John Ames Mitchell)一九一七年的作品「死寂」(Drowsy)所畫的扉頁，顯示月球所見的衰敗凋零景象。最上圖

米契爾在「死寂」中所用時速六〇〇哩的飛行器。上圖

一九二二年二月「科學與發明」中，金貝克所預言「一萬年後」(10,000 Years Hence)的景象。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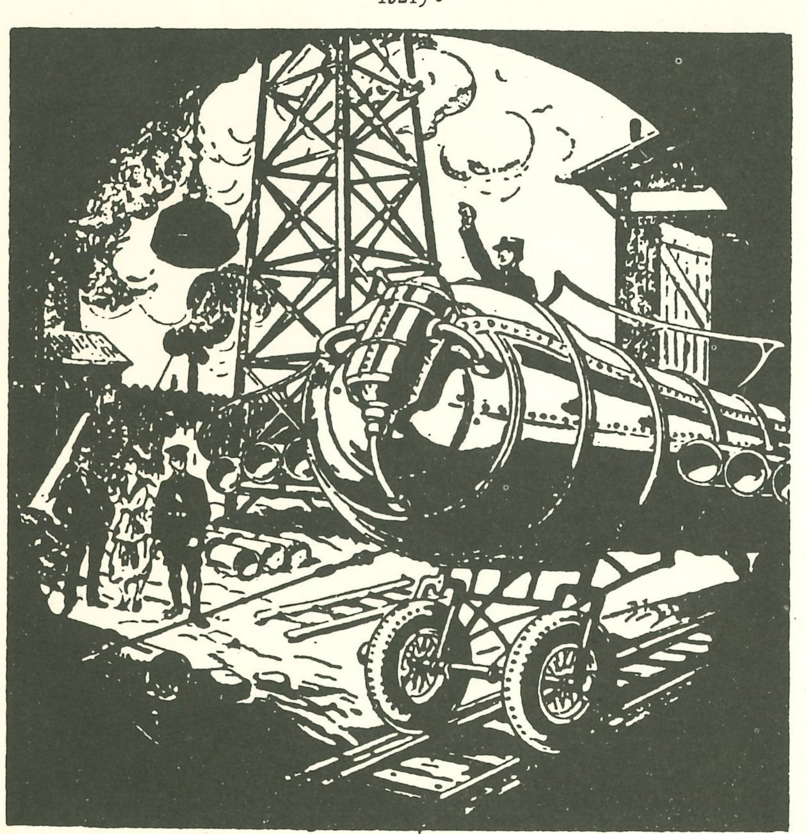
柏洛茲毀譽參半

一個人的毀譽有時並非絕對的，著名的文學評論家龍吾爾（Sam J. Lundwall）對柏洛茲就很不欣賞，認爲他只不過是個譁衆取寵的投機者，在文學上根本毫無貢獻，他的作品充滿了驚怖與殘暴，應該禁止十五歲以下的兒童閱讀，以免發生不良影響。但伍爾翰的看法却正好相反，他說：「只有柏洛茲才能寫出這麼好的作品來。他並不是個哲學家，也並不企圖深入探討什麼科技發展的大問題或者研擬什麼社會改革的大計劃，却寫出了十分尖銳的善惡對比。泰山代表着正義的一方，他樹敵雖多，主要却在於對抗邪惡。此種佈局固屬陳舊而爲今日所罕見，但其價值並不因之稍減，這也就是柏氏始終受到讀者歡迎的理由。我很高興知道今天還有成千上萬的青年人欣賞柏洛茲，他的作品確有其價值。它們或許並不是很好的科幻小說，但却爲所有誤入歧途的年輕人點燃了一盞希望的明燈。」艾爾迪斯（Brian Aldiss）也說：「威爾斯要我們自己去思考，即使他最浪漫的作品也都是那末一絲不苟。柏洛茲的作品却令我們感到驚疑，不過它們在本質上也是嚴謹而無懈可擊的。我認爲在現代科幻小說的領域中，威爾斯與其先進斯威夫特等人是一個極端，柏洛茲及其後輩如克林（Otis Adelbert Kline）、拉夫魁夫特（H.P. Lovecraft)等人是另一個極端，雪萊夫人則不偏不倚地居於中間地位上。」

在這段期間發行很廣的平價雜誌除了前面提到過的「商船隊」、「萬有故事」和「騎士」之外，還有「藍書皮」（Blue Book）、「短篇故事」(Short Stories)、「冒險」(Adventure)、「通俗」(Popular)、「第一流」(Top Notch）等等，它們使得科幻小說的出版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在維多利亞時代以前，一切新作品必須靠書本來向讀者展示，而今雜誌却變成了主要的傳播媒介了。大多數作家固然還是以出書爲最後的目標，他們在文學上的地位也大半要依其專著來作評判，但一個新進的作家有了些什麼新奇的構想，通常還是先在雜誌上發表，經過

了初步的考驗之後，那些最好的作品才敢印成專輯，呈獻給那些口味更精、眼光更高，爲數也更少的讀者羣。在這種形態下，科幻小說開始快速地增加，無論是雜誌或者書籍，新作品陸續不斷地出現。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有殷格蘭（George Allan England)在「騎士」雜誌上分四期連載的「黑暗與黎明」（Darkness and Dawn)，這是一篇烏托邦式的作品，描寫一個衰敗了的「次人類」(Sub-human）社會，後來又增補了兩篇續集才出版了單行本。他另外一本「黑特的長生不老藥」(The Elioir of Hate)則描寫一個人因爲吃了長生藥，越變越年輕，最後退化成一個小孩。此外還有太空探險故事「空中帝國」(The Empire in the Air)與「飛行兵團」(The Flying Legion)等。另外一位作家法萊（Ralph Milne Farley）則繼「無線電人」(The Radio Man, 1924) 獲得成功之後，又陸續推出了「無線電牲畜」（The Radio Beasts）和「無線電星球」（The Radio Planet）。其他較著名的作家和作品還有佘維世的「太空哥倫布」（A Columbus of Space）、弗斯特（E. M. Forster）的「機器故障」（The Machine Stops）、盧梭（Victor Rousseau）的「遠景」（Draft of Eternity）、史蒂文斯（Francis Stevens）的「恐懼的城砦」（Citadel of Fear）、史密斯（Garret Smith）的「百萬年後」（After a Million Years）、賀吉生（William Hope Hodgson）的「恐怖的棄船」（The Terrible Derelict）等等。

蘭諾斯(H. Lanos)為林維爾(d'A. Linvill)所描繪的「無翼鳥」(The Wingless Bird, 1921)。



幻想小說的轉型

幻想小說到了二十世紀初期也有了巧妙的改變，開始用新的科學表徵去充實舊的故事體例，這種改變乃是雪萊夫人和愛倫坡早先曾經指出過的。賀吉生在一九〇八年發表了一篇「邊境上的屋子」（The House on the Borderland），那是通往另一世界的神祕之路。一九一二年又寫了一篇「夜之境」（The Night Land），描述在久遠的未來，人類被突變異種的淫物包圍在一座七哩高的角面堡裏。一九一九年，拉夫魁夫特的「戴貢」（Dagon）則描寫在一個新形成的島嶼上各種怪異現象。他這篇小說原先刊登在一本不甚有名的小雜誌上，直到一九二三年被「怪異故事」（Weird Tales)雜誌轉載之後，才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拉夫魁夫特雖然學的是天文和化學，却對神祕和恐怖的故事很有興趣，自從在「怪異故事」上嶄露了頭角之後，他終於得到一塊地盤經常寫點東西，其中最出色的要算一九二五年所發表的「廟」（The Temple），描寫一個從沉船中逃出的幸存者幻想着得到救援的經過。這種題材在科幻故事中並不多見，但事實證明它是成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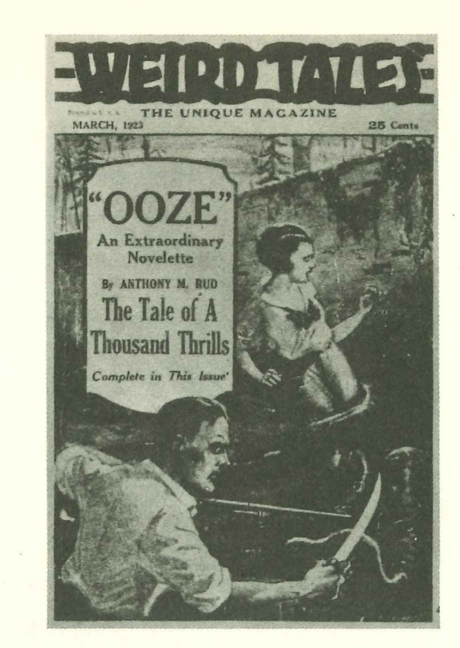
另一位值得一提的作家是梅立德（A. Merritt），他曾在一九三〇年代中先後兩度獲得最佳創作獎的殊榮：其一是「奇異故事」（Wonder Stories）雜誌所主辦的「最佳科幻小說」評選，梅立德以其



幾種流行的少年讀物。

「月池」（The Moon Pool）一書獲獎，這家雜誌是走金貝克路線的；其二則是孟賽旗下的「商船隊」雜誌，就五十年內的消遣性作品加以評選，並不僅限於科幻小說，結果梅氏又以「伊斯達之船」（The Ship of Ishtar）入了首選。梅立德的寫作生涯開始於一九一七年，他第一個短篇故事發表在當年十一月號的「萬有故事週刊」（The All-Story Weekly）上。兩個月以後，他又寫成了另一個短篇「地獄人」（The People of the Pit）。「月池」是他在一九一九年的作品，翌年與其續集「月池征服者」（The Conquest of the Moon Pool）合併出版，二者皆屬爲古典幻想小說的形式。稍後他在「金屬怪物」(The Metal Monster）中使用了類似的題材；却出之於較嚴肅而略帶哲學意味的筆法，就有點曲高和寡了。他的「伊斯達之船」從一九二四年底開始在「商船隊」連載，是部長篇的純幻想小說，後來因金貝克之請而作了若干修改，然後在金氏的「科學與發明」（Science and Invention）雜誌上從一九二七年十月開始連載了將近一年。金貝克對他十分激賞，在創辦了第一本純粹刊載科幻小說的雜誌「驚奇故事」(Amazing Stories)之後，重登了他的全部作品。

卡夫卡（Franz Kafka）的名字對於今日的讀者似乎並不陌生。他雖然從未



一九二三年三月創刊的「怪異故事」，發行人是漢尼伯吉（Jacob C. Henneberger）。上圖

二十世紀初期，許多作家與畫家都熱衷於未來城市的描繪，白大明（Biedermann）這件一九一六年的作品是個例子。右圖

涉入科幻小說的領域，却頗能得其精神，其思想自由而奔放，完全不爲傳統的格局所囿限。他是奧地利人，一八八三年生於捷克首都布拉格，以德文從事寫作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蛻變」（Metamorphosis, 1916）是他主要的代表作，講一個從睡夢中醒來之後，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蟑螂。他的另一名著「審判」（The Trial）則道出了對於獨裁主義的恐懼。捷克劇作家坎培克（Karel Capek）也是這個時期的一員健將，他的「洛森的宇宙機器人」（Rossum's Universal Robots, 1921）想像機器人反僕爲主的情況；「絕對之大」（The Absolute at Large, 1922）和「原子的幻想」（An Atomic Phantasy, 1924）更預言了原子武器的擴展與人類的危機。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也是一個幽默家，常以反諷的手法對人類控制科學發展的能力深致懷疑。甚至在「對蠑螈的戰爭」（The War With the Newts, 1936）中，他還悲天憫人地幻想到那些低度進化的水生動物對人類的威脅。

平價雜誌窮與通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爲經濟生活與社會潮流開啓了一個新紀元。由於經濟衰退和紙張缺乏的結果，使得平價雜誌在二十年代初期大受打擊，而技術進步所帶來的大量印刷和電影製作更加成爲它們的催命符。電影雖然逐漸發展成爲一種大企業，也需要許許多多的故事材料，但它却寧可先着重現世的事物而不願在虛無的幻想上多費周章。因此，科學和幻想小說的題材在這方面不得不屈居下風。從一九一〇到一九二五年間，有四部片子可算作代表性的作品：一九一一年英國拍攝的「一九二〇年的掠奪者」(The Pirates of 1920)、一九二二年德國出品的「馬布士醫生」（Doctor Mabuse）、一九二三年法國製作的「瘋狂射線」(The Crazy Ray) 和一九二五年美國發行的「世界遺跡」（The Lost World）。此外如丹麥片「天國船」（Heaven Ship, 1917）、俄國片「死光」（The Death Ray, 1925）、澳洲片「俄勒斯的雙手」（The Hands of Orlac, 1925）都只是泛泛之作，即使威恩的「海底六萬哩」和柏洛茲的「人猿泰山」被拍成電影以後，也神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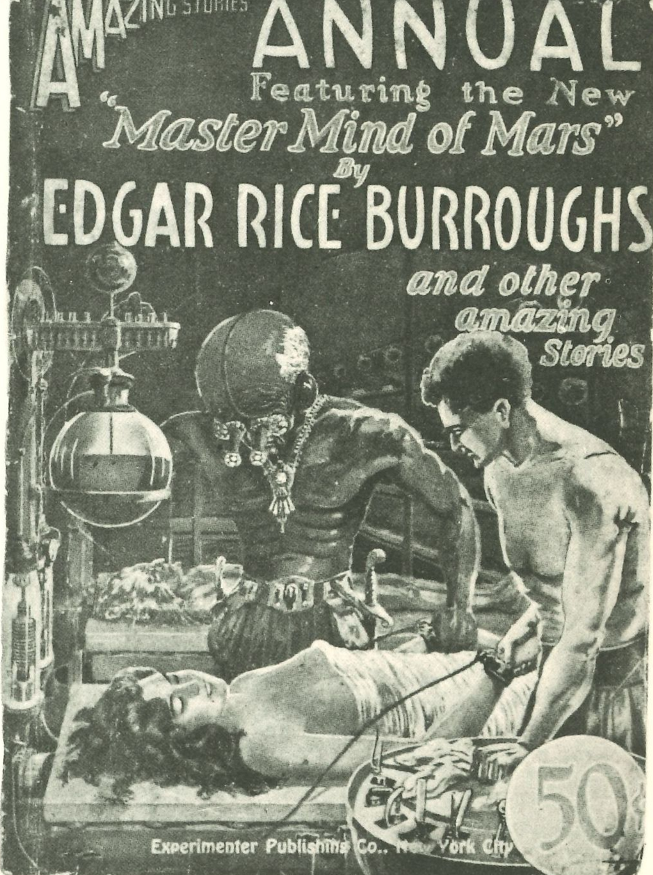
保羅 (Frank R. Paul) 為一九二六年五月「驚奇故事」第二期所畫的封面，取材自威爾斯的「水晶蛋」(The Crystal egg)。上圖

一九二八年八月的「驚奇故事」封面，畫的是史密斯 (Edward Elmer Smith, Ph. D.) 所著「太空雲雀」(The Skylard of Space) 中的男主角，也出自保羅手筆。左圖

盡失了。觀衆們對於這些偶然一見的科幻電影雖然多少還算接納，却並無跡象顯示對之存有更多的歡迎。

一九二〇年，孟賽被迫將他最後的兩家雜誌合併成一本「商船隊萬有故事週刊」(Argosy-All-Story Weekly)，售價仍爲一角，却減少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二十五年來，包羅萬象的平價雜誌在西方文化中已經尋得了它的地位，今後就走入專門化的道路了。在這方面出力最大的要算金貝克，他一直認爲科幻小說應該忠於科學並對知識的傳播有所貢獻。一九一三年他將「現代電氣」更名「電氣實驗者」(Electrical Experimenter)，並將版面增大，加重了科幻小說的分量。一九二〇年再度改稱「科學與發明」，又另辦了一份「無線電新聞」(Radio News)，二者皆成爲科幻小說的大本營。前者在一九二三年八月還出了一期「科幻小說專號」，並且發出了兩萬五千份廣告信，爲他預定在翌年創刊的「科幻小說」(Scientification) 雜誌徵求訂戶。想不到反應非常冷淡，他不得不暫時擱置了此一計畫，可是並沒有灰心，到一九二六年四月五日，美國各地的書報攤上終於出現了第一本純科幻小說雜誌「驚奇故事」。





金貝克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創辦的「驚奇故事」是文壇的一大盛事，因為它是第一本專登科幻小說故事。上左圖

一九二七年「驚奇故事」一週年特刊。上右圖

第五章　繁盛期
(1926～1936年)

就某些方面的意義而言，金貝克的「驚奇故事」雜誌可以和一九四五年在廣島投下的第一顆原子彈相比擬。雖然這兩者的性質迴異，大小懸殊，但它們却仍有許多相似之處：同是出自少數一二人的新奇構想，發展的初期也同樣未爲大家所重視，而最後却也分別在其各自的領域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原子彈打破了傳統的戰爭形態與戰術思想，「驚奇故事」則改變了科幻小說的傳播工具與創作方向。金氏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創刊號的發刊詞上曾經這樣寫道：「這本雜誌的誕生是一個嶄新的嘗試，無論就內容與形式看來都有它的獨到之處。其中許多東西乃是在我們國內前所未見的。它不但在小說與文學上是一種創新，就連那種銳意改革，求新求變的精神也是值得我們讚譽的……一個企業經營者正應該有如此的胸襟與抱負。」顯然，他對自己的這項作爲是十分引以自傲的。

驚奇故事影響深遠

儘管此一專門性雜誌的創意很新，但科幻小說的存在却已經有過近百年的歷史了。既然要獨樹一幟，便不能不對以前的重要作家略加介紹。因此，從十九世紀初期的瑪麗・雪萊、中期的愛倫坡、末期的威恩直到二十世紀初期的威爾斯等人的作品都被有系統地整理刊載。金貝克有意强調科幻小說的文學意義，對於作品的選擇也是內涵重於技巧。在創辦的初期，由於可供挑選的材料十分豐富，所以能夠保持著相當高的水準，但要長久維持一本定期的專門性刊物,却逐漸感覺到後繼乏力了。科幻小說的創作並不是件容易的事，當代作家中精於此道原本不多，他們的作品能夠夠得上份量的就更如鳳毛麟角了。野心勃勃的金貝克終於不得不降格以求。他的雜誌固然在科幻小說的發展過程中立了一塊里程碑，也助成了他留名靑史的夙願，但距離他垂範後世的理想却還遠得很呢！

然而，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由於這塊園地的開闢，倒培養了不少新進的青年作家，其中甚至有年方十幾二十歲的小伙子，他們初生之犢不畏虎，只要受到一點鼓勵，就更加努力不懈。經過長時間的磨練之後，其中有不少人變成了成功的科幻小說作家，雖然他們未必能稱爲偉大。

因爲有了金貝克早期的幾種科學期刊如「當代電氣」、「科學與發明」以及孟賽的綜合性雜誌如「商船隊」、「萬有故事」等奠下的基礎，所以「驚奇故事」問世之後很快就受到了讀者們的歡迎。它的外型又大又厚，封面標題的字體由大而小，像是向著久遠的未來延伸。每期配上一幅與主要內容有關的圖畫作封面，扉頁上印著它的副題「科幻小說雜誌」，還有一句加了底線的口號「今日誇大的幻想，明日冷酷的事實」。除了後來曾經基於經濟的理由而縮小了篇幅以降低售價之外，這種風格一直保持到最後。第一期的執行編輯由史朗尼博士 (Dr. T. O' Conor Sloane) 擔任，但以他六十歲的高齡，對於許多瑣碎的事務顯然太過吃重了。所以由第二期開始，他改任編輯委員，而由布蘭德 (C. A. Brandt) 接掌編務。布氏是金貝克的摯友，十分熱衷於科幻小說，所搜集保存有關這方面的資料極爲豐富。由他來負責全盤的策畫，自然是非常適當的。

爲了要能一砲打響，編輯部曾經爲了首期的內容安排大費周章，最後他們選出了威恩的「向慧星出發」 (Off on a Comet) 作先鋒，分兩期連載完畢，然後再接上他的「地心歷險記」。另外的兩位大師愛倫坡和威爾斯也是一樣，他們三人的作品共同主宰了這本雜誌達一年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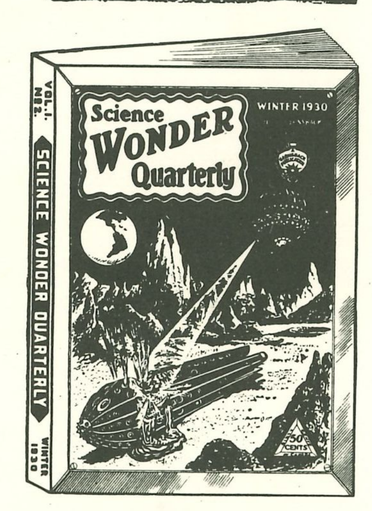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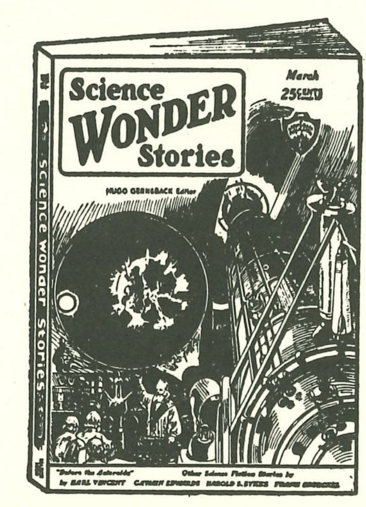
在一九三〇年代所興起的連環圖畫故事，所包含的時空愈來愈廣濶，情節也愈來愈複雜。這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二十五世紀的布克・羅吉」之一頁。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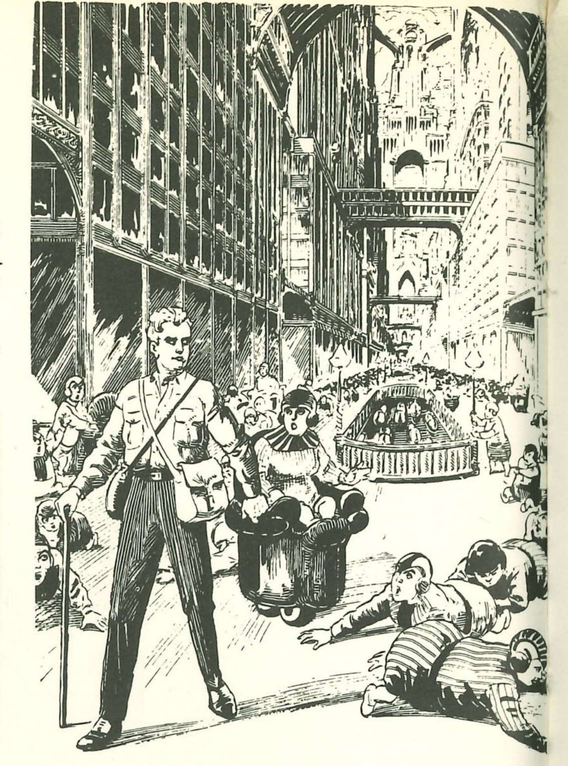
由高度科技文明所養成的懶惰習性，將使我們一離開了機器就變得無助。凱勒博士在他發表於一九二八年二月號「驚奇故事」的大作中曾有如此警語。右圖

金貝克東山再起後所發行的三種科幻小說雜誌。下圖









。其他經常出現的作家還有梅立德、柏洛茲、佘維世等人。還有一位維里爾（A. Hyatt Verrill）我們在前面未曾介紹過，他是個投機的多產作家，才思敏捷，文筆迅速，雖然算不上頂好，却能夠撰寫各方面的題材，每當布蘭德缺稿的時候，他就成爲補白的最佳人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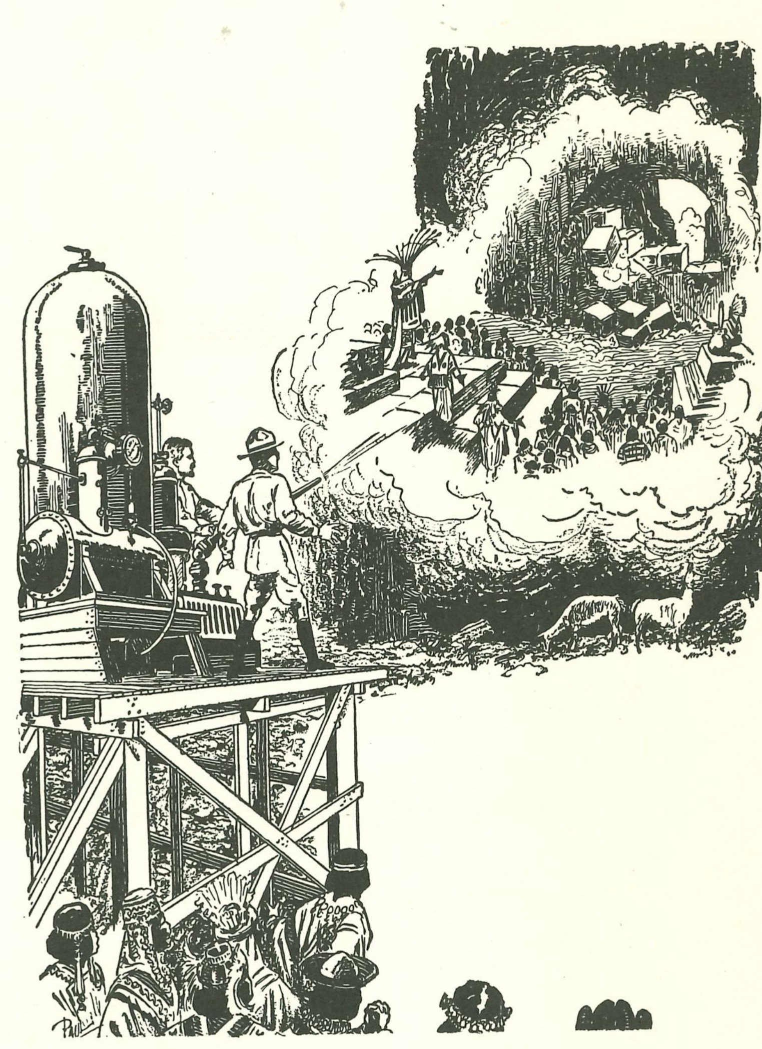
金貝克豪氣干雲

在「驚奇故事」尚未滿週歲之前，金貝克又在雜誌市場上推出了另外一本「驚奇故事年刊」（Amazing Stories Annual ），雙倍的篇幅和售價（五毛錢美金）。這樣做主要是爲了發行技巧上的問題：要想使一本雜誌能在書報攤上陳列得久些，就必須加長它的出版週期，因爲月刊頂多只能賣一個月，年刊却可以銷售一整年。此一政策果然甚爲有效，這本雜誌不久就賣出了十萬份之多。連續的成功更加鼓舞了金貝克，在同年年底，他又興冲冲地著手創辦了「驚奇故事季刊」（Amazing Stories Quarterly）。

大體說來，這幾本雜誌的風格都差不多。在創辦初期，它們的內容主要都在於重刊舊有的佳作，只是偶爾有幾篇當代的作品應應景。從一九二八年以後，情況開始有點變更。威爾斯等人雖然仍居重要地位，但新作家入選的比率却逐漸上昇，像威廉生（Jack Williamson）、漢彌頓（Edmond Hamilton）、凱勒（David H. Keller）、布魯爾（Miles J. Breuer）、柯羅基（Charles Clonkey）、傅拉格（Francis Flagg）以及萬森（Harl Vincent）等人都先後成爲入幕之賓，此例一開，不久就有更多的有志之士投入金貝克旗下了。

自然，滄海遺珠的情形是在所必然的，比方康明士（Ray Cummings）就始終未被金貝克所羅致。康氏也是一個多產作家，從一九二〇年就開始寫稿，他的作品最初發表在「商船隊萬有故事」（Argosy All-Story）週刊上，後來又轉移到「商船隊」去，其受歡迎的程度不下於梅立德。他筆下的人物通常都是個性明朗，故事的情節也不至太過錯綜複雜，因此讀者可毫不費力地欣賞他那些英雄救美式的科幻冒險小說。他最具代表性的一篇作品是「金粉姑娘」（The Girl in the Golden Atom, 1923），寫一個勇敢的少年——這乃是威爾斯所塑造的典型——將自己縮小而進入到一個微塵的宇宙中去，從那兒的壞人手中救出一個落難的女子，然後回到人世間來。這種故事在今天看來無疑有點荒謬，然而當時的科學家們却認爲是可能的。在另一篇小說中，他也曾反過來將主角變成巨無霸。這種透過通俗科幻小說傳播通俗科學觀念的精神實與金貝克無異，可是在他一百多種的小說和短篇故事中，只有三篇發表在金貝克的雜誌上：一篇在一九二七年的「驚奇故事」，兩篇在一九三一年的「科學奇異故事」。研究科幻小說的文學史家們至今仍難了解他們兩個在同一時代與同一陣線上的伙伴何以始終悋緣相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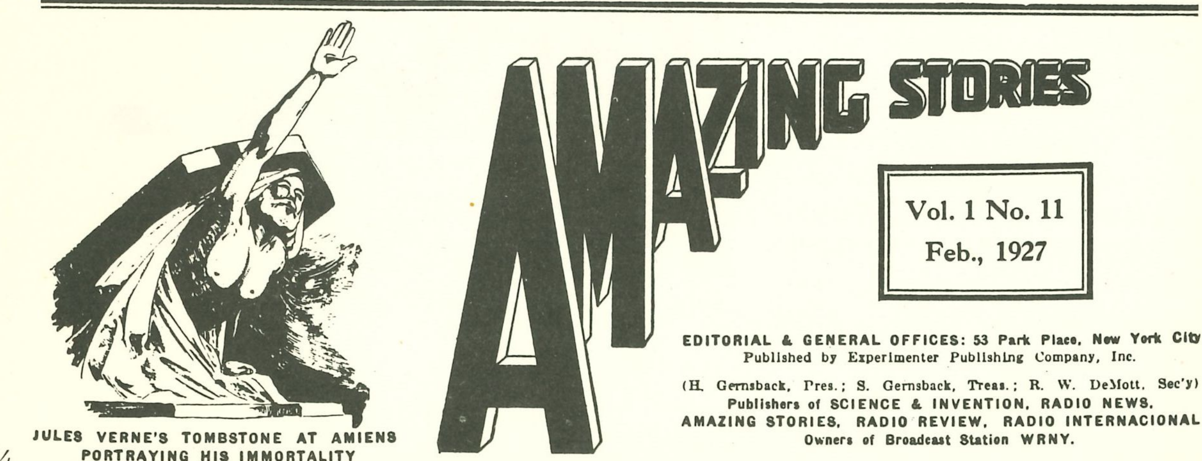
金貝克的事業現在是如日中天，「實驗者出版公司」（Experimenter publishing Company）除了「驚奇故事」的三種版本之外，還發行了通俗科學刊物「科學與發明」、技術通訊「無線電新聞」、若干消遣性的雜誌和書刊、知識性的書籍和小册、許多獨立的出版品，還有一本大衆醫學雜誌「你的身體」（Your Body）。此外，他所主持的那家政府立案的WRNY 無線電台又跟西屋電器公司合作，從一九二八年秋季開始試播一個以日常生活爲背景的電視節目。當年八月廿一日的紐約時報還以「世界第一家電視台」爲題，報導了這項前所未見的實驗。就在他志得意滿的當兒，忽然傳來一個晴天霹靂，由於 WRNY 一點債務上的糾紛，迫使他被宣告破產，因而也斷送了他整個出版公司的前途。



映像投射裝置是梵里爾（A Hyott Verrill）在一九三〇年夏的「驚奇故事季刊」上的傑作。梵氏是位知名的考古學家，對印加與馬雅文化甚有研究。



. . . I was conscious of being scooped up and drawn forward with inconceivable speed. For one breathless moment I hung suspended. . . .



AMAZING STORIES

Vol. 1 No. 11
Feb., 1927

EDITORIAL & GENERAL OFFICES: 53 Park Place, New York City
Published by Experimenter Publishing Company, Inc.

(H. Gernsback, Pres.; S. Gernsback, Treas.; R. W. DeMott, Sec'y)
Publishers of SCIENCE & INVENTION, RADIO NEWS,
AMAZING STORIES, RADIO REVIEW, RADIO INTERNACIONAL
Owners of Broadcast Station WRNY.

JULES VERNE'S TOMBSTONE AT AMIENS
PORTRAYING HIS IMMORTALITY

雖遭横逆猶不屈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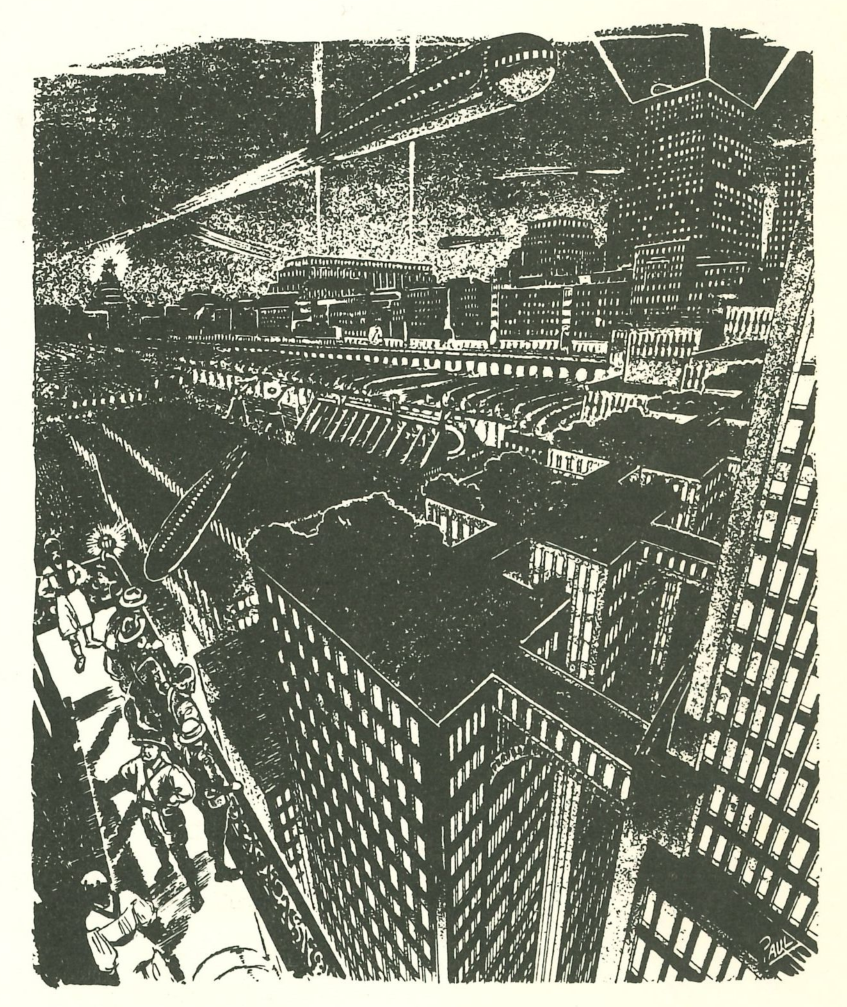
根據三十年後他的老友莫斯寇維茲在爲慶祝他七十五歲誕辰所寫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這次的事件完全是被人加意陷害的。原來與他同街有一個經常以赤足步行招搖過市和頭下脚上表演倒立來製造新聞的狂人麥克菲頓（Barnarr Mc Fadden）也辦了一本「體育文化」（Physical Culture）雜誌，宣揚食物醫療、性、天體主義等等「養生之道」，被金貝克在「你的身體」上撰文力斥其非。麥氏便提出一百萬元的高價，想收買實驗者出版社，金貝克自然峻拒，二人乃因而構隙。後來麥克菲頓就唆使別人在WRNY 電台的財務關係上設好了圈套騙他上當。按當時的法律，只要有三個以上的債權人指控你的債務逾越了時限，你就會被宣告破產，而不論你是否有淸償的能力。法庭上，金貝克指證這是出於麥氏構陷，但法官表示愛莫能助，於是他就慘遭敗訴。這件案子自然引起了法學界的重視，不久以後那部苛刻的破產法終於獲得修正，但已爲時太晚，他所有的財產都已經盡付流水了。不過，頑强的金貝克並沒有因此而一蹶不振，趁着一九二九下半年全面經濟繁榮的有利情勢，他又在幾個月之內一口氣地另外辦出了三份雜誌來，那便是「科學奇異故事」（Science Wonder Stories）和「空中奇異故事」（Air Wonder Stories）兩本月刊，還有一本「科學奇事季刊」（Science Wonder Quarterly）。它們全然繼承了「驚奇故事」的精神，就連許多細節也都極爲相似。至於易主之後的「驚奇故事」，短時間內雖仍保持着領先的地位，但已可見每況愈下，經過幾度改組，還是欲振乏力，其後就根本乏善可陳了。

另外有本值得一提的通俗雜誌是「怪談」（Weird Tales）。雖然在同時還有一些其他刊物像「商船隊」等也登載科幻小說，但「怪談」却能將浪漫的恐怖故事與科學很巧妙地配合起來，所以頗受讀者歡迎。當代許多有名的作者如拉夫魁夫特、霍華德（Robert E. Howard）、史密斯（Clark Ashton Smith）、漢彌頓、莫爾（C. L. Moore）等都常爲它撰稿，而它所用的封面與挿畫，也都出自名家之筆。這本刊物的財務狀況雖然並不充裕，但却始終能保持着不脫期，在那些汗牛充棟的平價雜誌中，這是很難能可貴的了。

弗拉格（Francis Flagg）的四度空間故事「阿爾達西亞的機器人」（The machine man of Ardathia），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的「驚奇故事」。左上圖

驚奇故事雜誌上的版權欄。左下圖

康貝爾（John Scott Campbell）描寫的尼羅河上游的秘密城。選自一九三二年夏季的「奇異故事」季刊。下圖



BRITAIN'S ONLY SCIENCE STORY WEEKLY

SCOOPS

The STORY PAPER of TO-MORR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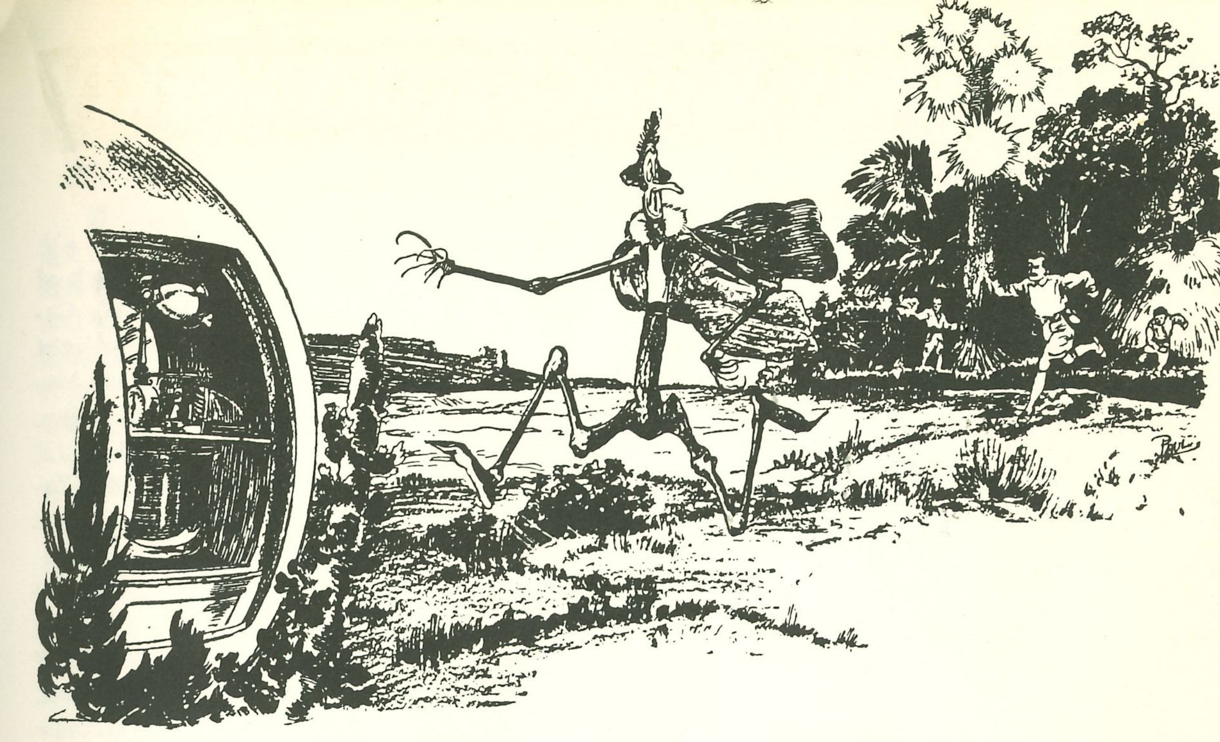
2D

EVERY THURSDAY

CREATION'S DOOM

See Inside

這是英國僅有的一部科幻小說雜誌「獨家新聞」(Scoo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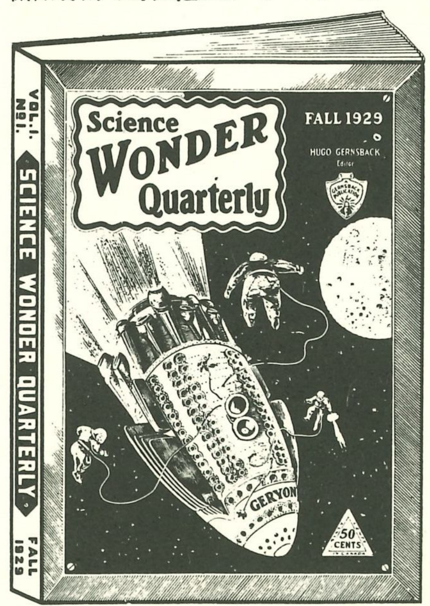


林蒙（Don M. Lemmon）的「緋紅色星球」（The Scarlet Planet）刊登在一九三二年冬季的「驚奇故事季刊」上。

繼金貝克之後，克萊頓雜誌公司（The Clayton Magazines Inc)在一九三〇年又發行了一本標榜「超科幻小說」的「驚人故事」（Astounding Stories），聘竇爾德（Douglas M. Dold）爲編輯顧問，而由貝茲與賀爾（Desmond W. Hall）共同主持編務。貝、赫二人雖然以前從來沒有科幻小說方面的經驗，但不到一年工夫便已能十分深入，並且還以安東尼・基爾摩（Anthony Gilmore）爲筆名合作寫成了不少東西發表。而它旗下的作家如康明士、蘭斯特（Murray Leinster）以及畫家韋索（H. W. Wesso）等人，也都堪稱第一流的高手。

從一九三一年開始的大蕭條使得大部分企業都陷入了困境，「驚人故事」自然也不例外。掙扎到了一九三三年十月，它終於被合併到史翠特・史密斯出版機構（Street and Smith Publications）之下，由崔曼（F. Orlin Tremaine）接長社務。崔氏對於編輯方針倒是很有見地的，他要求作者們專寫點新鮮刺激的東西，果然在短期之內，佳作如潮而至。像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號夏克（Nat Schachner）的「祖上遺音」(Ancestral Voices）、一九三四年元月號萬德里（Donald Wandrei）的「巨像」（Colossus）、二月號麥克克拉瑞（T. C. Mc Clary），的「重生」（Rebirth）、三月號費恩（John Russell Fern）的「止住塵埃的人」（The Man who Stopped the Dust）與威廉生的「太陽之誕生」（Born of the Sun）、四月號威廉生的「太空兵團」（The Legion of Space）與貝茲的「大小問題」（A Matter of Size）……等等，一篇比一篇精彩，這是可以由讀者的反應中看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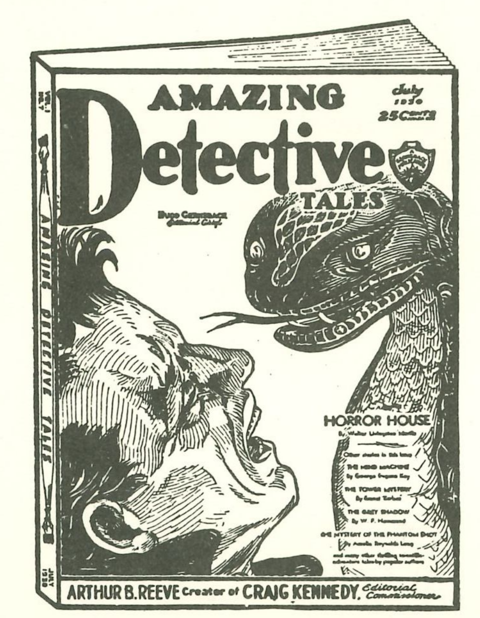
在這一年之間，陸續發表的傑作還有蘭斯特的「時光道上」（Sidewise in



一九二九年金貝克再度創辦這本雜誌時，太空旅行仍然是一個大膽的夢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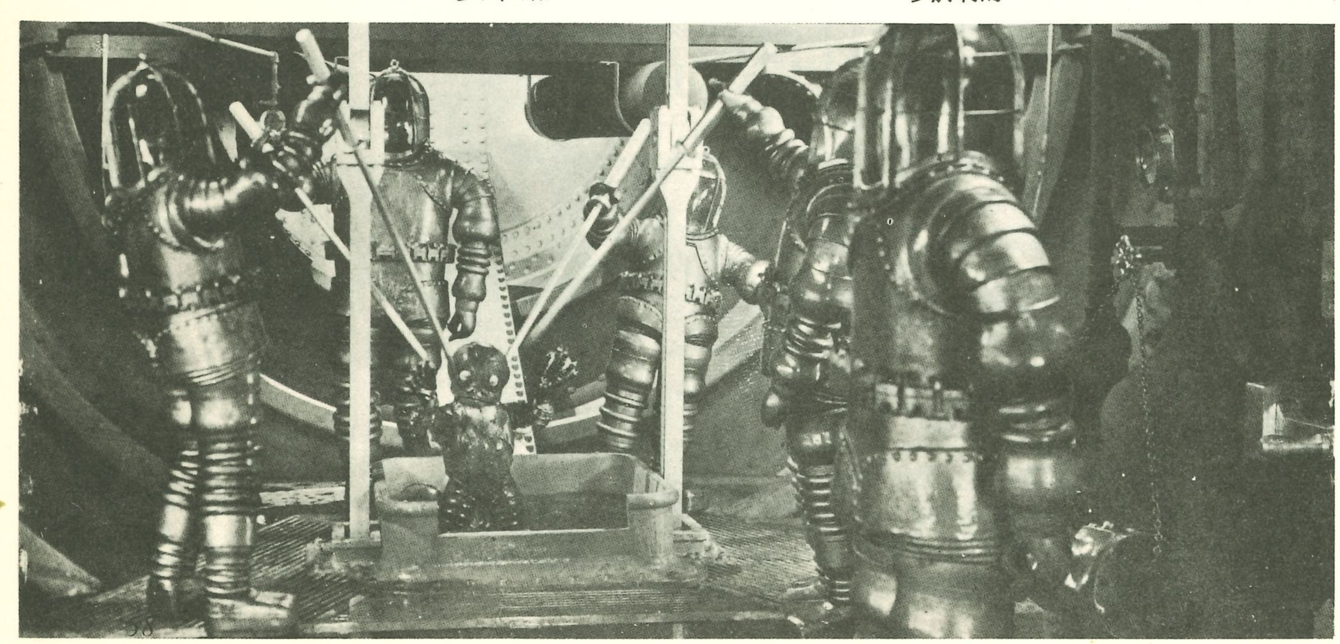
Time）、萬森的「國王」（Rex）、史密斯的「凡爾蓬的雲雀」（Skylark of Valernon）、康貝爾（John W. Campbell, Jr.）的「薄暮」（Twilight）與「萬能機器」（The Mightest Machine）、葛倫（Jadmond Z. Gallun）的「舊信念」（Old Faithful）以及寇布蘭茲（Coblentz）、薩戈德（Zagat）、狄範（Diflin）、龍恩（Frank Belknap Long）、摩爾（C. L. Moore）、史塔舍（Starzl）等人的短篇故事，可以說是科幻小說史上豐收的一年。這些成果，許多人以爲是康貝爾的功勞，實際上，崔曇主持這家雜誌前後共達四年之久，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底才交給康氏的。

在這一段期間當中，許多以冒險故事爲主的平價雜誌也都受到了科學與幻想小說的影響。三十年代中期極暢銷的「影子」（The Shadow）、「密探X」（Secret Agent X）、「蜘蛛」（The Spider）、「第五號工作員」（Operator No.5）、「東方故事」、（Oriental Stories）等，都加入了不少這方面的材料來迎合讀者漸增的喜好，但在水準上却難與那幾本純粹的科幻小說雜誌相提並論。它們多數犯了「超人併發症」——過分重視華麗而庸俗的排場，情節誇張的無以復加，這對科幻小說的發展來說毋寧是弊多於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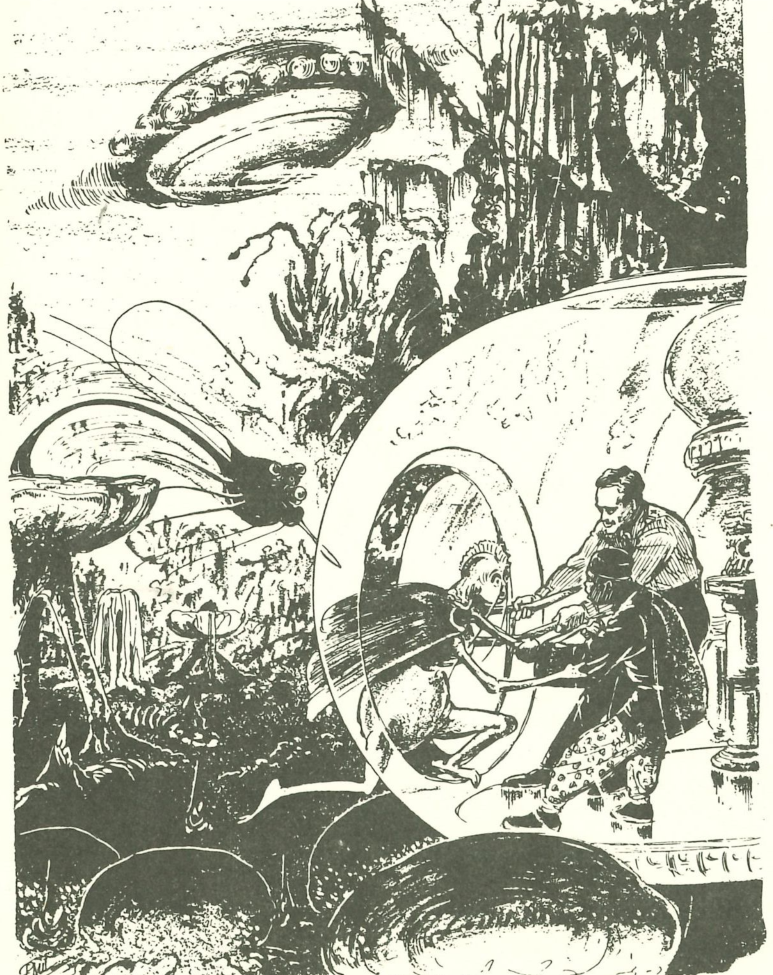
這本一九三〇年七月創刊的「驚奇偵探故事」是金貝克融合科幻小說與偵探小說的嘗試，但並沒有成功。上圖

由威恩的原作改編的「神秘之島」（Mysterious Island, 1929）是有聲電影中最早的科幻小說片之一。這幀劇照顯示一個被擄的海底生物在潛艇上接受偵訊。下圖



還有幾位作家值得在此一提的，一位是史密斯（Edward Elmer Smith），因爲他擁有哲學博士的頭銜，所以讀者們常暱稱他爲「道克」（Doc）。他是太空歌劇的創始者，雖然這種體裁未必允當，但他能將一些十分浩大的規模與複雜的情節處理得有條不紊，並且赢得觀衆的喝采，你就不能不佩服他的才華了。另一位史特普勒登（Olaf Stapleton）則被認爲是一位眞正的文學奇才，他的處女作「最後與最先的人」（Last and First men, 1930）便跨越了無比遼大的時間與空間而直寫到二十億年後的數百萬個銀河系，眞可謂一鳴驚人。至於他描述宇宙過去與未來全部歷史的「星球創造者」（The Star Maker, 1937），就更是令人嘆爲觀止了。還有華萊士（Edgar Wall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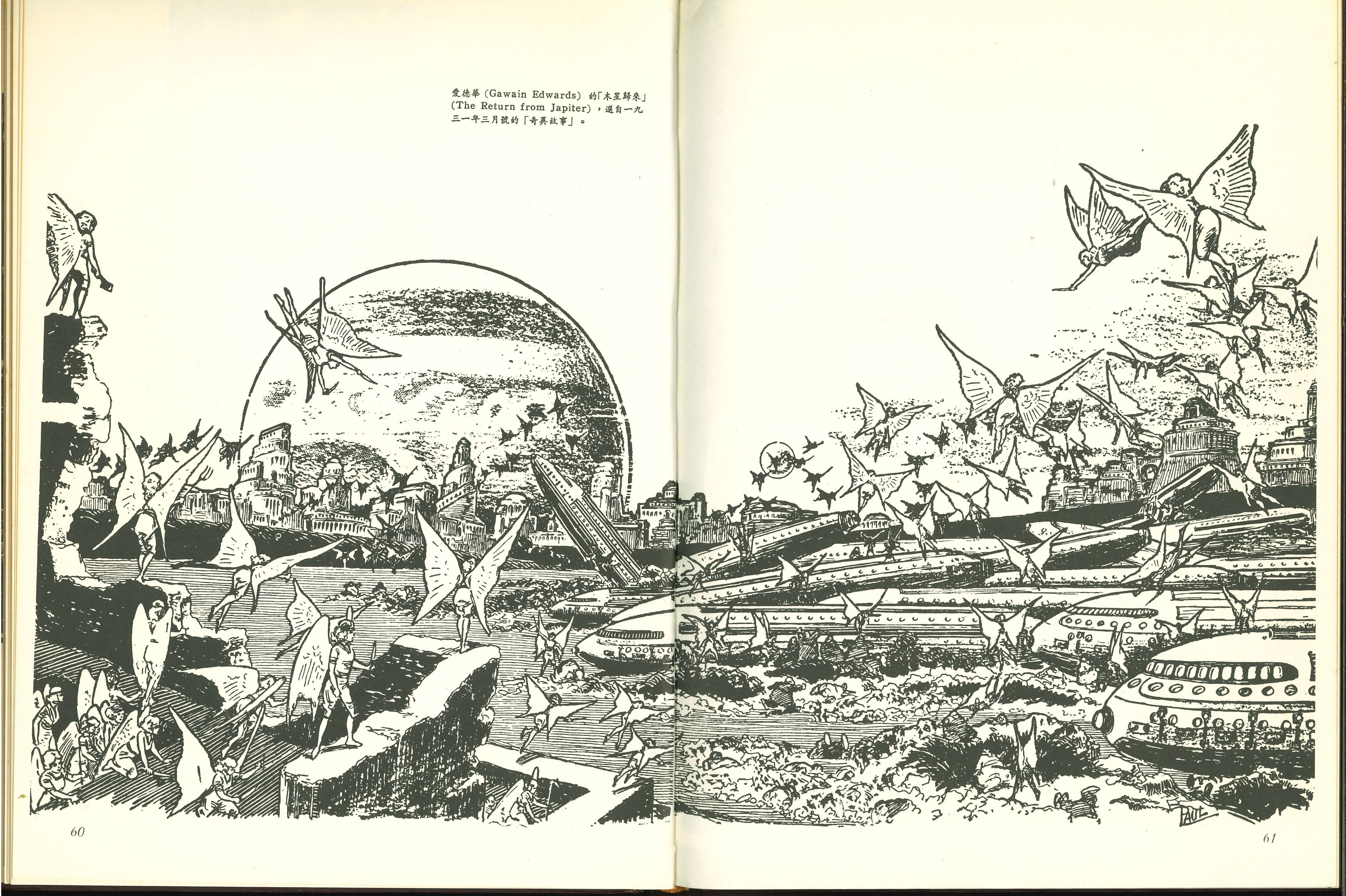




With a long, flying leap the strange entity sprang in air. I caught the flexible three-fingered hand and drew him to safety.

萬森（Harl Vincent）的「小宇宙中的海盜」（Microcosmic Buccaneero）中之插畫，載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的「驚奇故事」上。上圖

史密斯（Clark Ashton Smith）的「飛入超時間」（Flight into Super-Time），登在一九三二年八月號的「奇異故事」上。左圖



愛德華 (Gawain Edwards) 的「木星歸來」(The Return from Japiter)，選自一九三一年三月號的「奇異故事」。

The COMING of the ICE

~ By G. Peyton Wertenbaker ~

Author of "The Man From the Atom"

Strange men, these creatures of the hundredth century, men with huge brains and tiny, shrivelled bodies, atrophied limbs, and slow, ponderous movements on their little conveyances. . . . It was then that I was forced to produce my tattered old papers, proving my identity and my story.

）描寫地球因慧星撞擊而毀滅的「統一之日」（The Day of Uniting, 1926）和虛構的「一二七號小行星」（Planetoid 127, 1929）也是這段時間裏暢銷的暢銷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則成了半個世紀以來科幻小說與文學兩派爭執的要點之一。前者認爲它是標準的科幻小說作品，後者則認爲它在文學上的意義更重要。赫氏的作品簡捷明快，能夠巧妙地表現出他的哲學觀點而毫不覺得勉强或造作；他也擅用人物的內在矛盾與衝突而毫不覺得沉悶或厭煩。綜合看來，他在科幻小說界無疑是屬於理性派的。

傳播媒介日新月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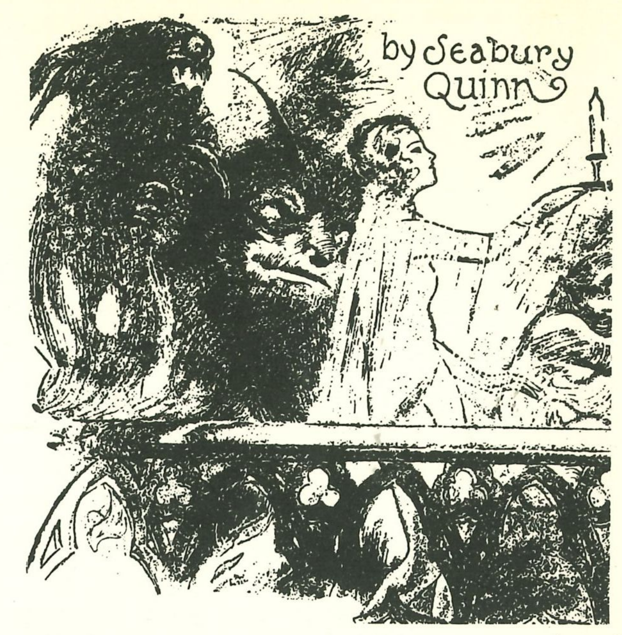
電影在這時候也由無聲進入了有聲的時代，一九二八年，德國導演朗恩（Fritz Lang）用他太太的劇本拍了一部「月中之女」（Girl in the Moon）是個開端，後來陸續拍攝的科幻小說電影還有德片「亞特蘭提斯」（Atlantis, 1932）、「金子」（Gold, 1934）、美片「神祕之島」（The Mysterious Island, 1929）「隱形人」（The Invisible Man, 1933）、「金剛」（King-Kong, 1933）、「幽靈之國」（The Phantom Empire, 1935）、英片「大陰謀」（High Treason, 1929）等。在一九三六年，美英兩國分別改編了威爾斯的「閃耀的戈登」（Flash Gordon）和「未來事物」（Things to Come），將之搬上銀幕，也獲得了相當的成功。

一九二九年一月七日美國好幾家報紙同時刊出了由新聞社發稿的連環圖「二十五世紀的布克・羅吉」（Buck Rogers

選自一九二六年七月的「驚奇故事」。左上圖

凱勒(Dr. David H. Heller)在「單向隧道」(One-Way Tunnel)中所描的玻璃城，刊於一九三五年一月的「奇異故事」上。左下左圖

柏荷德 (H. L. Burkhoder) 描寫多次元宇宙的「陰陽永隔」(Dimensional Fate)，登在一九三四年八月號的「奇異故事」上。左下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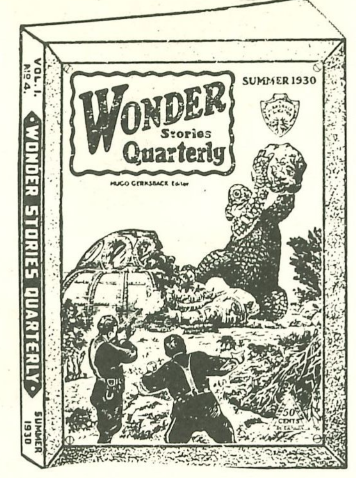


「怪談」創刊於一九二三年，比「奇異故事」還大三歲。雖然實質相近，但它始終不肯向科幻小說的名號低頭，而一直以「稀奇古怪」自命。

in the 25th Century），自此科幻小說又得到了一種新的媒體。這原是歐洲一些兒童刊物所慣用的方式，四至六幅相連的漫畫自成一個小單元，後來漸成爲報刊上每日不可或缺的點綴。科幻小說至今既已發展到盛極一時，自然就成各連環圖畫的主要素材，像麥凱（Windsor Mccay）的「睡谷中的小尼姆」（Little Nemo in Slumberland）便是最流行的作品之一，其他的小圖畫故事就更不勝枚舉了。

還有一種新的傳播媒介就是無線電廣播。收音機這時已經比較普遍，廣播節目也已成爲一種大衆化的娛樂。一九二三年紐約WEAF電台的「每日時間」便是最早的固定節目之一，妙的是，它的贊助者也是一家電池公司，就像當年金貝克的情形一樣。到了一九二七年，橫跨大陸的無線電網建立完成，聽衆人數也增至數百萬人，固定性的節目就愈形重要了。幻想與科幻小說自然也就佔了一席之地。第一個科幻小說的節目乃是從連環圖故事改編而來的「二十五世紀的布克・羅吉」，自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七日開播。每天播出時，播音員配合著隆隆雷聲拉長了聲音報告節目，那副腔調幾乎成爲當時人人熟悉的了。

至於東山再起之後的金貝克，既沒有因爲挫折而灰心喪氣，也沒有因爲成功而志得意滿，始終如一地爲科幻小說的發展





而貫注心力。有一段時間，幾本雜誌在內容上似乎有點停滯不前，他便鼓勵大量譯介各種歐洲的作品，希望從而吸收一點新的或者不同的觀念來作爲自己的激勵。他現在的口號是：「小說預言乃科學事實之母。」然而，凡事盛極必衰，他的三本雜誌先是合併成兩本，繼之再合併成一本，後來連最後這本也支持不住而改成了雙月刊，苟延殘喘到一九三六年三月，「科學奇異故事」發行了最末一期之後，金貝克已經幾乎完全離開了出版界。只有在每年聖誕節時，他會編印一本稱爲「預言」（Forecast）的小册充作聖誕卡使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這位出版界的元老在孤寂中與世長辭。

從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的「週日新聞」這件作品，可以看出雷蒙(Alex Raymond)的名不虛傳。左上圖

解脫重力的束縛是人類長久的願望之一，這是想像當中有了反重力帶的裝置，人便可浮游天空。左下圖

三十年代中期報紙上的電影廣告。右圖

Flash Gordon Rockets Way to Screen In Stirring Adventures on Strange Planet

Buster Crabbe

Jean Rogers

Charles Middleton

Scenes from "Flash Gordon," Universal Feature Production

Buster Crabbe, as Flash, Makes the Conquest of Mongo

Flash Gordon has risen to the third plane of his eventful existence. First he made his way from Alex Raymond's mind and brush into the newspaper strip read by millions of people. Then he rocketed up to the mysterious planet of Mongo. Now he has hurtled his adventure-blazoned orbit to motion picture screens across the entire country.

"Flash Gordon" has been given the proportions of a living person in a Universal production of the same name, the character being portrayed by Buster Crabbe. All the breath-taking incidents of Flash's stirring career have been enacted before the camera and will soon be shown in this city at your favorite theatre.

According to advance information from Hollywood, the photoplay retains the vivid highlights of the original narrative. The rocket ship makes its dangerous trip to the strange world of Mongo. Flash and his friends combat Ming, who vaingloriously calls himself "Emperor of the Universe." Aura carries out her jealous plans against Dale Arden.

Dr. Zarkov invents his miraculous rays and machines, including the apparatus that makes Flash invisible. All the splendors and marvels of Ming's awe-inspiring palace have been reproduced. Vultan's City in the Sky looms up in shining magnificence, declares the Universal studio bulletin.

King Thun battles against Flash, who conquers his air armada. Kala's Shark Men hold Flash captive in the underwater kingdom, where he subdues the Octosac. Strange beasts like the Gocko are defeated in terrific struggles with Flas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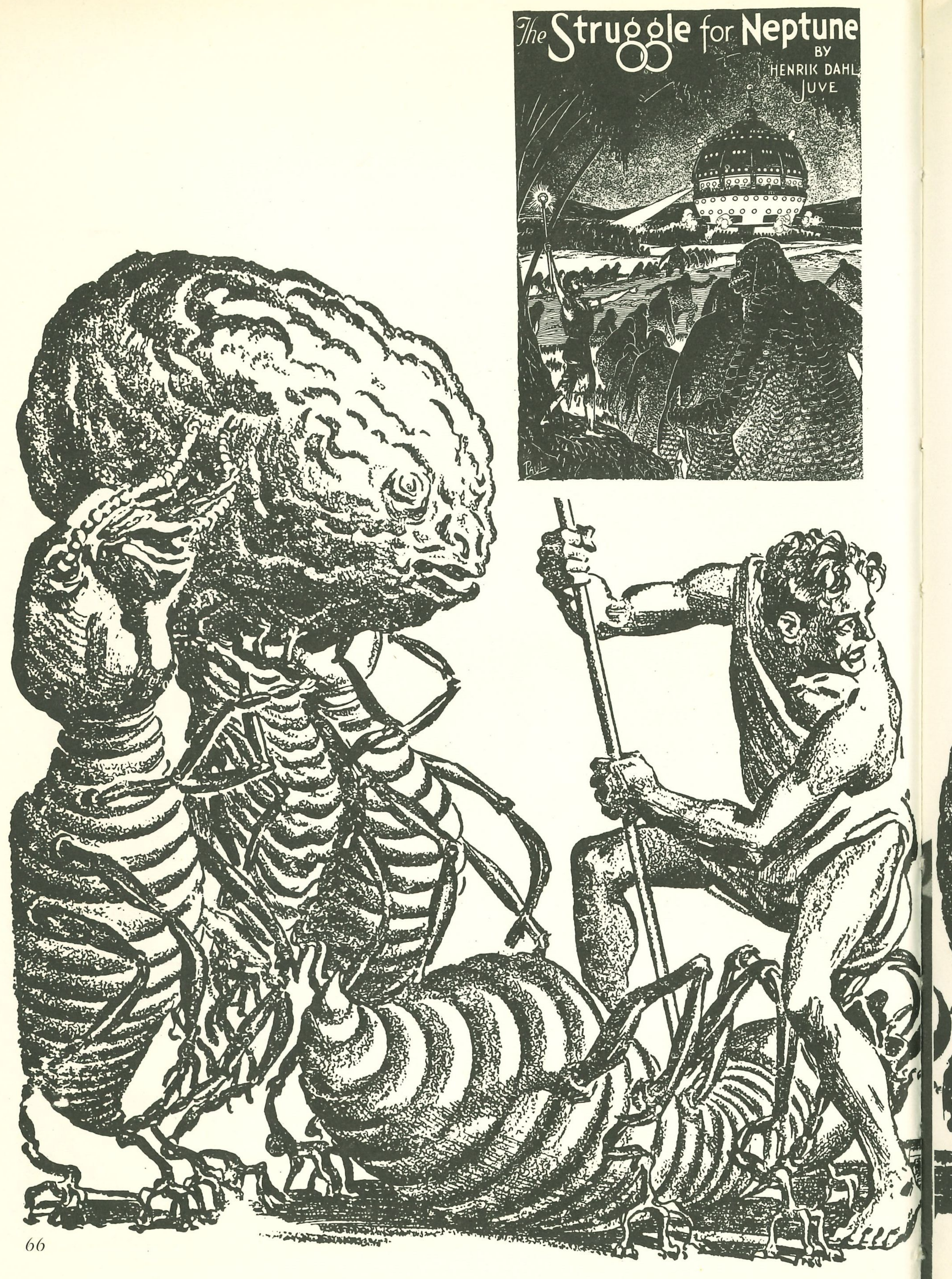
Ray guns spew forth streams of destruction. Rocket ships hurl devastating bombs on gyro ships. The submarine Hydrocycle explores undersea depths. Everything that takes place can be viewed through the Spaceograph. How the cameramen performed all their magic remains a secret of the studios, never to be revealed.

Besides Buster Crabbe as "Flash Gordon," the cast includes Jean Rogers as Dale Arden, Charles Middleton as Emperor Ming, Priscilla Lawson as Aura, Frank Shannon as Dr. Zarkov, John Lipson as Vultan and Richard Alexander as Prince Barin.

The miracles of the heavens and the sea have been photographed for the motion picture. To bring these things to pass, Universal engaged Jerry Ash, cameraman, astronomer and expert illusionist. It was Ash who devised the method of showing planets hurling through space as if they were apples thrown by a schoolboy. He planned all the electrical machines and the special effects for the film.

Stated as a scientific formula, Buster Crabbe plus Jerry Ash equal Alex Raymond's "Gordon Flash."

"Flash Gordon" has rocketed a path through space to the planet Mongo and further, into the imagination of moviegoers of this count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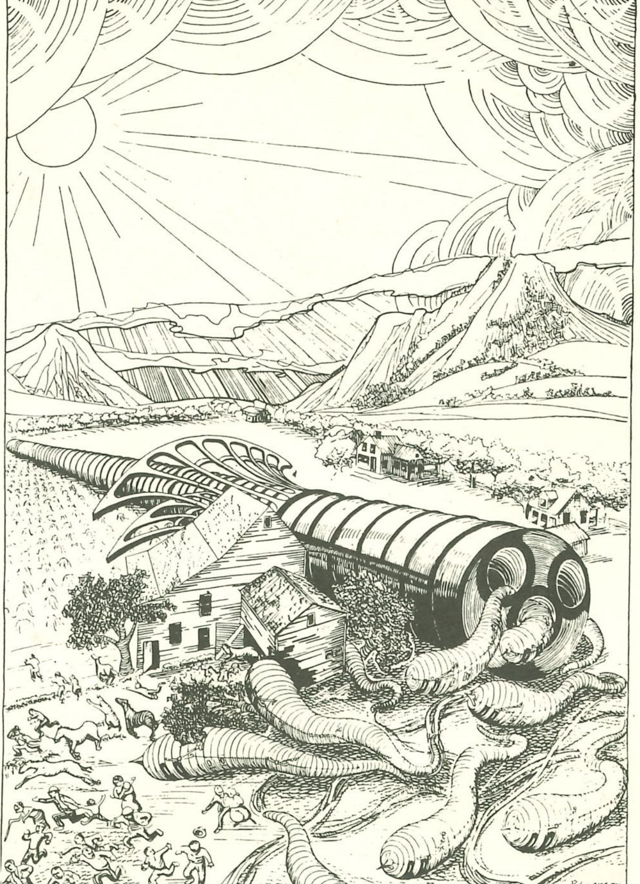


保羅 (Framk R. Paul) 為 1930 年秋季號“奇異故事季刊”所繪封面，描寫太空船在登陸海王星時受到鱗甲怪獸的攻擊。左圖
保羅 (Ernst Paul) 的“白蟻掃蕩戰”(Raid on the Termites) 發表在1932年 6 月號的“驚人故事”上。下圖

1928 年元月號的“驚奇故事”中，漢彌頓 (Edmond Hamilton 為金貝克的“慧星之審判” (The Comet Doom)所作揷畫。右圖
在貝爾 (Earl L.Bell)的“年輕的老人” (The Young Old man) 中，長生不死變成了永恆的單調乏味。下左圖
羅勒(R.E.Lawlor)根據馬呂爾斯(mar ius)的描寫而繪出這幅月球巨蟲侵擾地球的恐怖景象。刋在1928年七月的“驚奇故事”上。下右圖
小甘貝爾的“穹蒼之聲” (The Voice of tbe Vord) 發表在1930 年夏的“驚奇故事”季刋上，揷畫作者是韋索。最右圖







第六章　膨脹期
(1936～1946年)

1936年春天，金貝克以五十一歲的壯齡謝世。對無數的科幻小說愛好者而言，這是件值得哀悼的事。自從十年前創辦了第一本科幻小說雜誌以來，他在推動此一文學新潮上的努力是舉世同欽的。基於對這位偉大拓荒者的懷念，促成了「第一屆科幻小說大會」在紐約的召開。這使得日漸增加中的科幻小說愛好者和他們所結成的許多俱樂部更加積極地活躍起來，也更引起了社會大衆的注目。

但由於失去了金貝克的精神領導與財務支持，他旗下那本「科學奇異故事」在出版了四月號的最末一期之後也就隨之停刊了。這時，除了以幻想故事爲主的「怪談」之外，在科幻小說的陣營裏的雜誌便只剩下兩本：崔曼主編的「驚人故事」。前者和史朗尼主編的那本「驚奇故事」尚能按月出刊，後者則已經改爲雙月發行了。直到這年七月，「科學奇異故事」方才由魏辛吉（Mort Weisinger）復刊，並從八月號起易名爲「驚悸奇異故事」（Thrilling Wonder Stories）。魏氏是紐約一個科幻小說俱樂部的會員，年僅廿一歲，因此他的編輯政策也比較重於迎合年輕一輩的口味，除了繼續以溫布恩、梅立德、克林、賓德（Eando Binder）等名家爲號召之外，還增闢了連環圖畫之頁。

新作品方面，久已譽滿文壇的坎培克在1936年出版了他的最後遺著「對蠑螈的戰爭」（War with the Newts），爲這一個年代揭開了序幕。緊接着，史特普勒登也完成了他嘔心瀝血的「星球創造者」（The Star Maker, 1937），不過這本以外宇宙爲背景的曠世鉅著，一直到戰後才得以在美國出版，其對科幻小說發展史上的影響遂大打折扣，倒是四〇年代初期艾西莫夫(Isaac Asimov)在「驚人故事」所發表的長篇連載「基地」（Foundation）後來居上，取代了它應得的地位。同時在這本雜誌上連載的還有席麥克（Clfford D. Simak）的「城市」（City），也是一部不朽的作品。赫胥黎在科幻小說方面仍然是偶一爲之，其中有篇「數個夏日之後」（After Many a Summer, 1939），描寫一個兩百高齡的人瑞，退化成猿猴般模様，頗具警世意味。最值一表的是與赫胥黎同是由英赴美，同樣卜居加州，也幾乎同時壽終正寢的劉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赫氏是在1963月11月22日，也就是甘迺迪總統被刺的那一天去世的，劉氏則在24小時後繼之而亡。這兩位身世背景相同的文壇健將，在科幻小說上亦有着相當的成功。劉易斯是新進作家中唯一不以奇淫巧技取勝的，憑着對道德力量的深切體認，使他敢於大膽地向時下徒尙物質，忽視人性的潮流挑戰，而在當代的科幻小說中獨樹一幟。他的代表作是「螺帶書簡」（The Screwtape Letters），雖然在形式上看來距離科幻小說甚遠，但却已包含了現代科幻小說一切的精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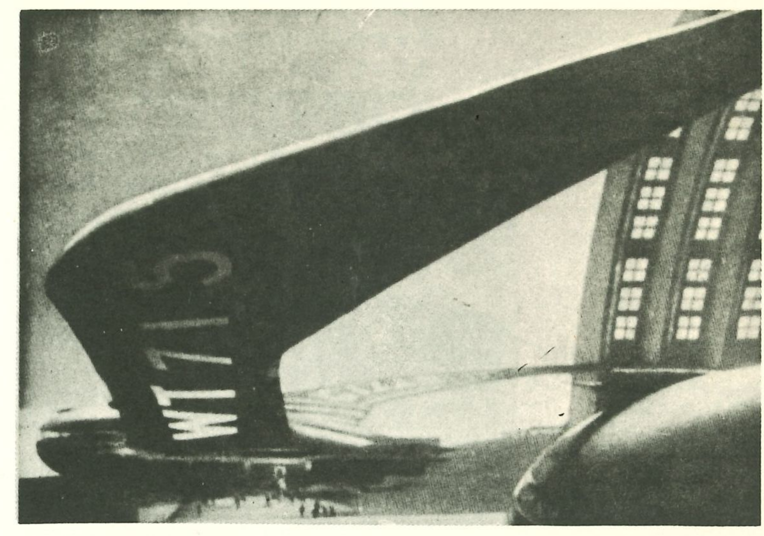
一般的作家們對科幻小說的態度已經不再那麼冷漠，不但多數人已能予以客觀地接納，甚至也有少數人也會偶爾作點小小的嘗試了。例如以「旅程終點」（Journey's End）馳譽天下的英國劇作家謝瑞夫（Robert C. Sherriff）便曾寫了一本「霍布京斯手稿」（The Hopkins Manuscript, 1939），想像月球墜落到大西洋裏去。另一位著名的英國小說家歐維爾（George Orwell）也先後寫過「家畜農場」（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年」（1984）。此外如韋利(Philip Wylie）的「消失」（Disappearance），史密斯（Thorne Smith）的「勞博士的馬戲班」(The Circus of Dr. Lao），也都是成功的科幻小說作品。希爾頓（James Hilton）那本「失去的地平線」（Lost Horizon）描寫一個居於世外桃源的家族社會，已被拍成了電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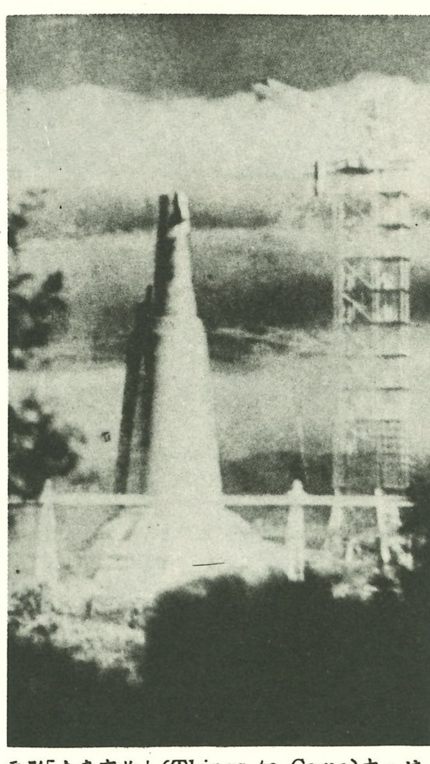
開了一個大玩笑

在1938年10月31號午夜之前，全美國幾乎都籠罩着一層緊張恐怖的氣氛。許多人相信大難就要臨頭，因爲有人在電台上宣稱火星人將在萬聖節前夕大舉來犯，整個美國東海岸會被他們摧毀。人們在恐懼與不安中一直等到預言的時刻過了之後，才知道受了愚弄。原來這個預言是由三十年前威爾斯那本「宇宙戰爭」（The War of the World）纂改而來的。自此而後，科幻小說倒成了無線電廣播的熱門題材，許多名著紛紛被改編爲廣播劇的形式向聽衆呈獻。在電視尙未普及之前，收音機乃是每個家庭中最主要的娛樂方式之一，它的影響自然是很廣泛的。

在另一種傳播媒體——連環圖畫方面，三十年代也發生了兩件重要的事項：其一是畫册版式的統一，其二是超人故事的流行。前者是由印刷業者所發展出來一種七十二開新版式，其面積比 3 × 4 吋稍大，剛好將報紙上的連環圖原版翻印過來。由於它的印製成本低廉，價格也很便宜，所以銷售情形良好，短時間內就賣掉了好幾百萬份。至於超人在連環圖上的出現則自修斯特（Joe Schuster）與西格爾（Jerry Siegel）兩人在「動態漫畫」（Action Comics）雜誌上圖文合作的「超人」（Superman）開始。因爲它得受大衆歡迎，所以不久就出版了第一集的單行本，續稿也改由聯營的新聞機構統一分發給各報社、電台與片商。稍後，克恩（Bob Kane）承襲了這個角色，爲「偵探漫畫」（Detective Comics）繪製了「蝙蝠俠」（Batman），除了超級英雄之外又加入了超級惡棍的角色，同樣大獲成功。自此，它便在科幻小說中佔了相當重要的地位。

這段時間的科幻小說電影倒是乏善可陳。卡洛夫與盧格西（Karloff-Lugosi）合作的「神祕射線」（The Invisible Ray）和由梅立德的小說所改編的「魔鬼玩偶」（The Devil Doll）是僅有的兩部好片子，另外像「戈登的奇異冒險」（Flash Gordon's Strange Adventure）、「布克羅吉」（Buck Rogers）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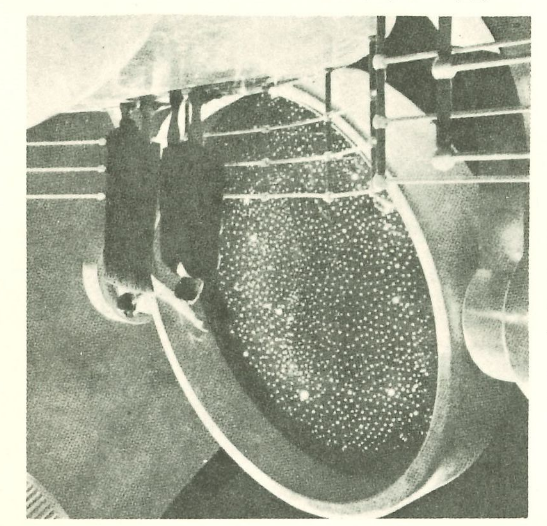




電影「未來事物」(Things to Come)中，這架巨型飛機就稱為「覆蓋世界的翅膀」(Wings over the World)。最上圖
銀幕上，太空船正在作發射前的準備。
從太空船裏觀望窗外的大千世界。上圖

漢彌頓（Edmond Hamilton）想像中的「第十個世界」，由克魯伯(Julian S. Krupa）畫了出來，登在 1940 年 11 月號「驚奇故事」(Amazing Stories) 上。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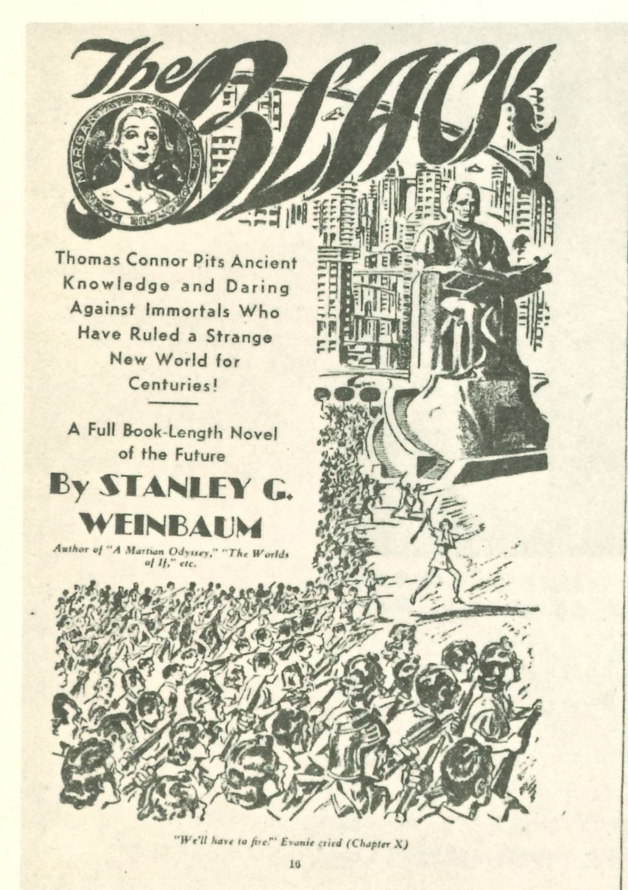
1940春季的「未來船長」(Captain Future) 重印了凱勒博士的「白蟻」，並由老畫家保羅 (Frank R. Paul) 繪製了插圖。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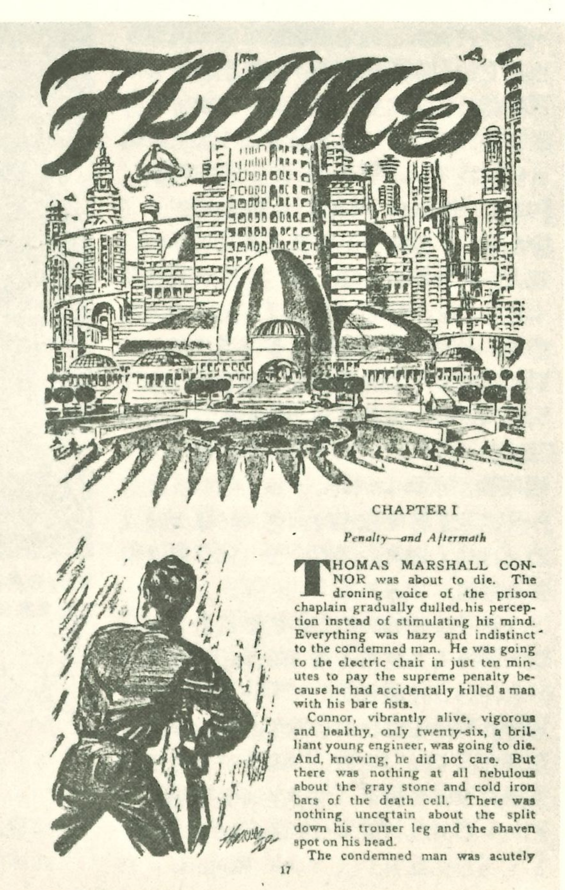


片，雖然接二連三地推出了許多續集，但都是粗製濫造，除了捧紅了幾個演員之外，算不得什麼成就。

江山代有才人出

繼金貝克之後，科幻小說史上的第四位重要人物出現了，他便是曾以史都亞特（Don A. Stuart）爲筆名發表過十六部作品，後來又成爲「驚人故事」名編輯，領導風騷數十年的康貝爾（ John W. Cambell）。甘氏 1910 年生於新澤西州紐華克城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父親是一家電話公司的電子工程師。他在十八歲時便進入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主修化學與天文，在那兒受到史密斯博士的影響，開始研讀科幻小說，並且進而從事於寫作的嘗試。1929 年，他將自己寫成的第一篇小說寄給了「驚奇故事」，但是不幸却連原稿都被編輯部遺失了。——在年邁的史





FLAME

CHAPTER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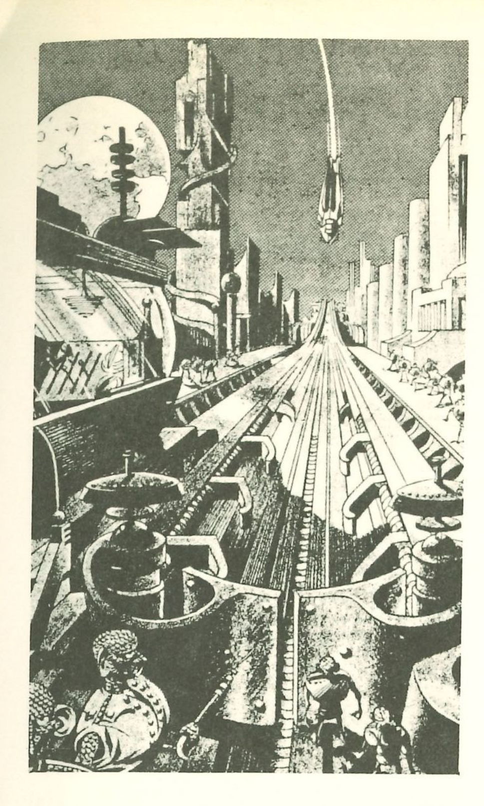
Penalty—and Aftermath

THOMAS MARSHALL CONNOR was about to die. The droning voice of the prison chaplain gradually dulled his perception instead of stimulating his mind. Everything was hazy and indistinct to the condemned man. He was going to the electric chair in just ten minutes to pay the supreme penalty because he had accidentally killed a man with his bare fists.

Connor, vibrantly alive, vigorous and healthy, only twenty-six, a brilliant young engineer, was going to die. And, knowing, he did not care. But there was nothing at all nebulous about the gray stone and cold iron bars of the death cell. There was nothing uncertain about the split down his trouser leg and the shaven spot on his head.

The condemned man was acutely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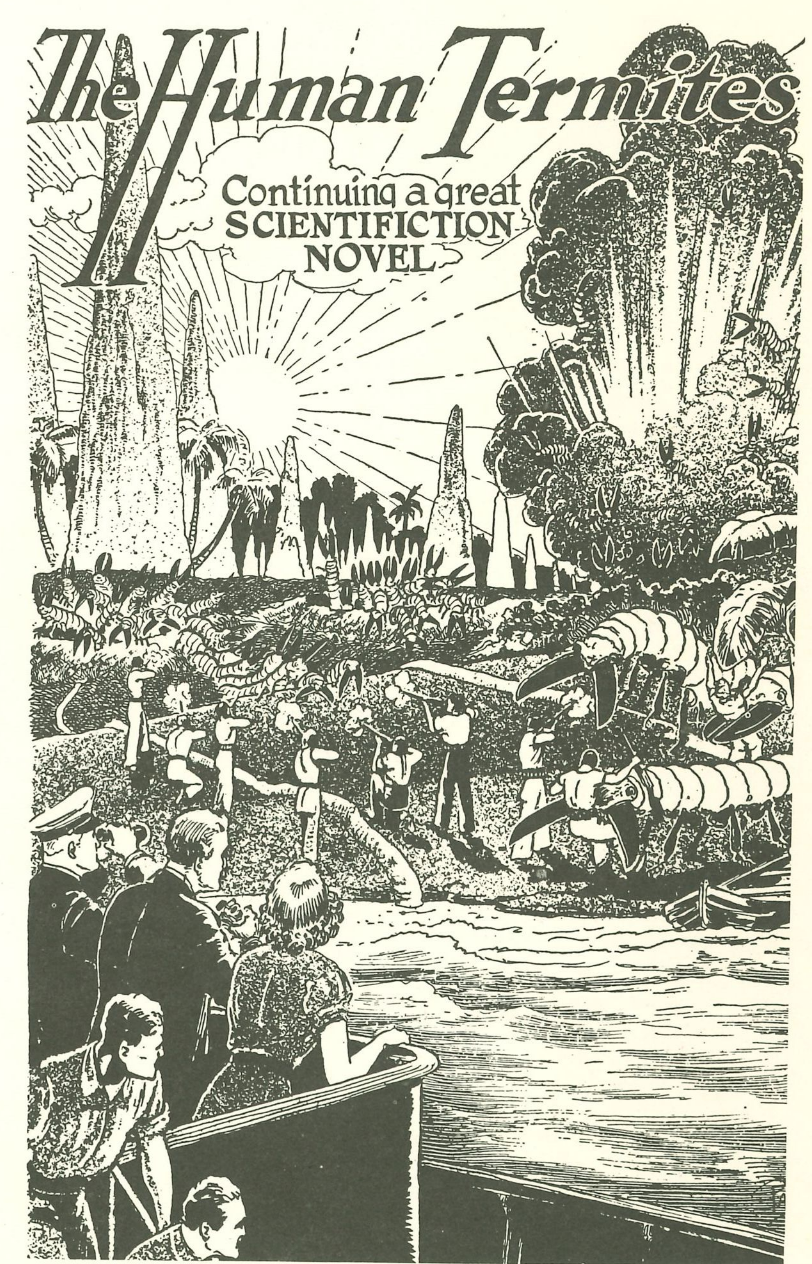


朗尼主持下，這家雜誌社的散漫鬆懈與缺乏效率是出了名的。他們將新的、舊的、該用的、該退的稿子混作一堆，以致常常在要用的時候找不到，不用的時候又出來了。曾經有位作者投去一稿，等了兩年，杳無音訊，便將它稍加修改之後送到「奇異故事」去發表了。想不到四年之後，原稿却又在「驚奇故事」登了出來。還有就是後來該社遷址之際，竟留下了多年以來所積存的稿件整整兩屋子，也眞是蔚然可觀了。——他第二篇作品的運氣倒沒有那麼壞，它的主題也是描寫一架能夠思維的機器，這份靈感顯然得自他的老師——名數學教授韋納(Norbert Weiner)。1932年他離開麻省理工學院，轉到北卡羅萊納州的公爵大學改攻物理，並且和一位舊日的女同學結了婚。1934年，他的長篇小說「萬能機器」已經開始在「驚人故事」上連載了，主編崔曼又看中了他的另一篇「薄暮」（Twilight）。因爲二者風格完全不同，所以他就將他太太的名字 Dona Stuart）改了一下，變成（ Don A. Stuart ）來作筆名。其後他的作品就都用這個筆名來發表了。

1934年秋，崔曼自主編的職務引退，有見於康氏在科學方面的良好基礎，在文學方面的優異才華以及在思想上的聰慧秉賦，便挑選了他來繼任。是年年底，廿七歲的甘比爾正式成爲「驚人故事」的全權

威爾斯的“未來事物”中，主角仰視繁星，不知是幻是真。下圖

文寶 (Stanley G. Weinbaum) 是三十年代中期最有前途的新作家，他的大作之一「黑色火燄」登在 1939 年元月號的「驚異故事」(Startling Stories) 上。最下圖



編輯，開始了他另一階段的文學生涯。翌年三月，他又將「驚人故事」易名爲「驚人科幻小說」，以期更能符合它的精神。基於對科幻小說眞誠的喜愛，他爲這本雜誌投下了全付的心力，也使它被文學名家們譽爲「科幻小說的黃金時代」。除了繼續遵循着崔曼所立下的方針之外，他更加留意於發掘優秀的人才。在他主持社務的三十餘年間，「驚人科幻小說」擁有了最堅强的作家陣容，如范弗特（ A. E. Van Vogt ），韓林、莫爾、駱克蘭（ Ross Rocklyune）、戴康（L. S. de Camp）、狄雷（Lester del Ray）、詹姆生（Malcolm Jameson）、夏克納（Nat Schachner）、彭德（ N. S. Bond）、康明士、米勒（P. S. Miller）、韋爾曼（M. W. Wellman ）、葛倫、史密斯（E. E. Smith ）、萬森、康貝爾（H.J. Campbell ）、胡伯德（ L. R. Hubbard ）、 諾蘭 （ Phil Nowlan）、席麥克（C.D.Simak）、威廉士（R.M. Willams ）、貝茲、高德（H.L. Gold）、鍾斯（R.F.Jones）史密斯（G.O. Smith）、柯禮門（Hal Clement）布萊伯雷（ Ray Bradbury ）、胡爾（E.M. Hull）、克拉克（A. C. Clarke）、艾西莫夫、賴伯（Fritz Leiber）、包謝（Tony Boucher ）等，都是才氣縱橫的一時之秀，自然這也要歸功於康氏的獎掖與提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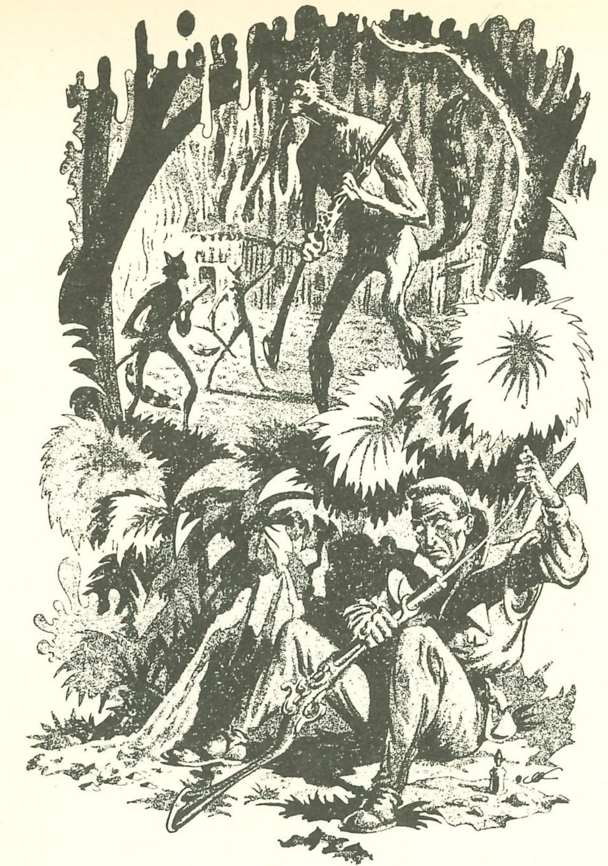
長江後浪推前浪

1938年春，八九高齡的史朗尼博士也自「驚奇故事」退休，繼任者是比他年輕六十歲的帕麥爾（Raymond A. Palmer）。帕氏是發明大王艾迪生的女婿，年紀與康貝爾相仿，却更熱衷於科幻小說的一切有關活動。八年前，他曾在金貝克所主辦的徵文「我和科幻小說」中得過獎。當他接事之後，立刻就放棄了紐約的原址而搬到芝加哥去，以示除舊佈新。在那兒，他結交了另外一批年輕的科幻小說迷，如費恩、布拉克（Robert Bloch ）等，這些人後來都成了他的班底作家。他又將版期恢復爲月刊，實現了「驚奇故事」多年以來的願望。

科幻小說雜誌市場上鼎足而立的局面曾經多次有人試圖打破，却都未獲成功。首先是1931年的「神妙科學幻想故事」（Miracle Science and Fantasy Stories），但只出了兩期就不幸短命死矣。接着又有一本「心智」（Mind），從1931維持到1932年，仍逃不過夭折的命運。1936年底，坊間出現了一本外觀像畫册，內容却是小說報般的刊物，意圖試探一下市場的反應，然後就沒有了下文。一直到1933年 8 月，資本雄厚的紅環雜誌公司（Red Circle Magazines ）又推出了一本「奇妙科學故事」（Marvel Science Stories），由艾瑞曼（R.O. Erisman）主編，後來又更名爲「生動科學故事」（Dynamic Science Stories），由季刊改成不定期出版，到1941年結束爲止一共出了七期。這本雜誌曾經首先嚐在科幻小說中加入色情的成分，那是辜納（Henry Kuttner ）的大胆傑作。辜氏是位具有多方面才華的作家，他擁有無數個筆名，能以極快的速度爲幾家不同的刊物寫出性質不同的東西。1940年 6 月和女作家莫爾小姐結婚以後，所有的作品便都由兩人共同執筆來完成。他自己曾親口說過：「我們的作品之中，已經分辨不出那一部分是誰寫的了。」



漫畫書中常見的超人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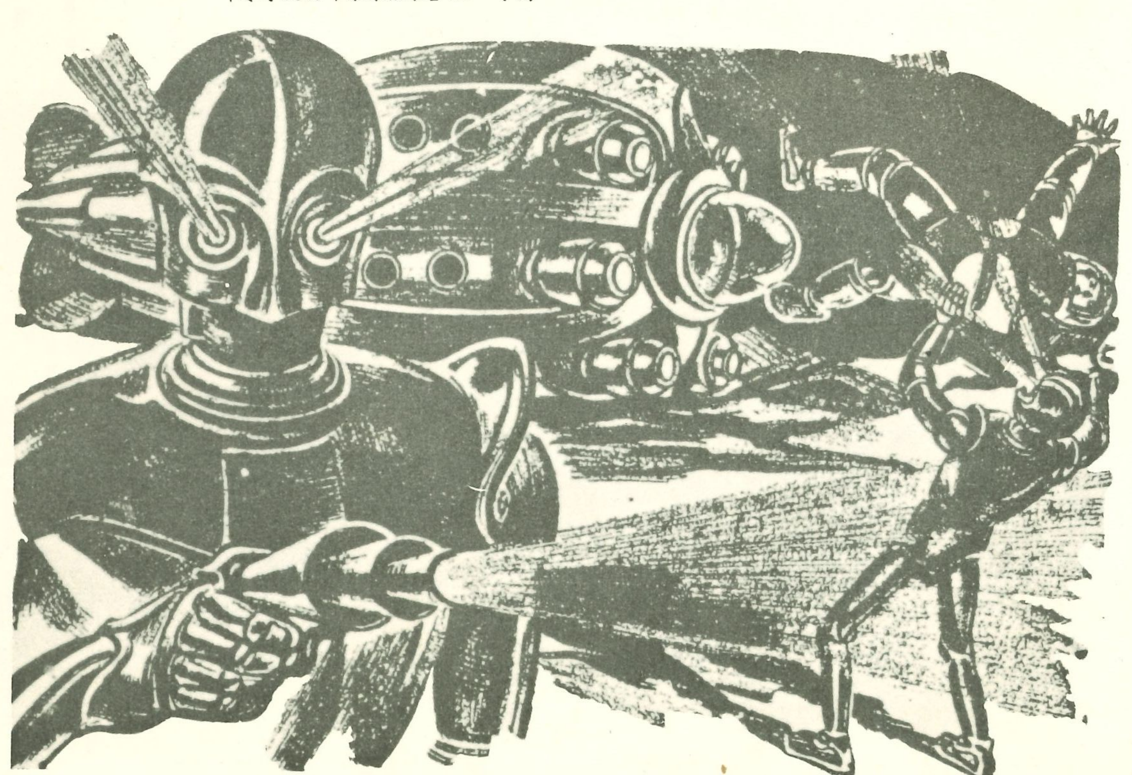


戴康 (L. S. de Camp) 在「新樂園」(New Arcadia) 中，描寫外來文化對這個烏托邦的考驗。上圖

韋索 (Wesso) 筆下的金屬機器人，載於1941年冬季號的「未來船長」上。下圖

前人種樹後人享

1949年，雜誌市場開始轉趨蓬勃。3月間，有一本僅僅以「科幻小說」(Science Fiction) 爲名的雜誌出版。由二十三歲的抗尼 (Charles D. Horning) 主編。這是金貝克創出了這個名詞之後首次不待附說而能夠單獨地加以運用，表示它已經能夠被社會所了解和接受了。同時，康貝爾也創辦了一本「未知數」(Unknown) 作爲「驚奇故事」的姊妹刊，而以娛樂性較高的幻想故事爲重點。這使得許多故事內容很好，却在科學理論上立足不穩的作品可以和純正的科幻小說分別出來，各得其所。然後，孟塞經營的標準出版公司 (Standard Publications) 擷取它屬下「商船隊」與「萬有故事」兩本平價雜誌中多年以來所登載過的科幻小說先後彙成了「神祕幻想精華」(Famous Fantastic Mysteries)、「幻想小說集」(Fantastic Novels)、「未來小說」(Future Fiction)、「星球故事」(Planet Stories)、「未來船長」(Captain Future) 等一系列的選集，它們多數以季刊發行。另一家「通俗出版公司」(Popular Publications) 也在1940年推出了「驚人故事」和「超級科幻故事」(Super Science Stories) 兩份雜誌，分單雙月相間出版，前者以短篇爲主，後者則刊登較長的作品。它們都是只賣十分錢一本，打破了同類雜誌的最低價格。此外，還有幾本由個別的科幻小說愛好者所創辦的刊物如韓林 (William Hamling) 的「星塵」(Stardust)、伍爾翰的「動人科學故事」(Stirring Science Stories) 與「動人幻想小說」(Stirring Fantasy Fiction)、鮑爾 (Fred Pohl) 的「宇宙故事」(Cosmic Stories) 等。連崔曼也應邀重作馮婦，出來主持「慧星故事」(Comet Stories)。這樣一來，市場很快就到達了飽和的狀態。不久之後，珍珠港事件發生，美國參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受到戰時經濟緊縮與物資缺乏的影響，這一度的空前盛況便成了明日黃花。到1946年戰爭結束時，已經所剩無幾了。



TALES OF WONDER
AMAZING SCIENCE FICTION
1/-
JOHN RUSSELL FEARN
FESTUS PRAGNELL
JOHN BEYNON
ERIC FRANK RUSSELL

THE RED MAGICIAN: By John Russell Fearn
FANTASY 1/-
THRILLING SCIENCE FICTION
Amazing Scientific Romance
MENACE OF THE METAL-MEN
And Other Great Imaginative Adventures
By
JOHN BEYNON, G. J. E. GURDON
ERIC F. RUSSELL, P. E. CLEATOR
and others.

1942年夏季號「未來船長」上的一幅揷圖，人們正在使用電子顯微鏡。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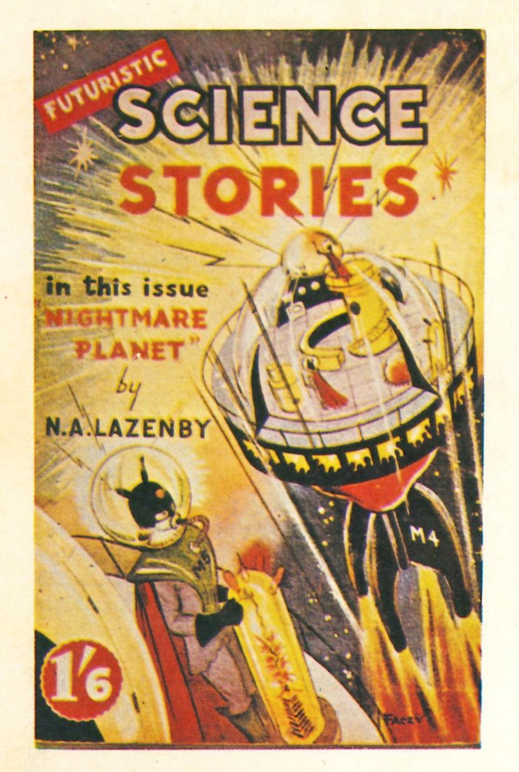
1941 年 12 月號「驚奇故事」上，魯絲 (Rod Ruth) 所畫的太空人。下圖



「銀河科幻小說」(Galaxy Science Fiction) 這些富於季節色彩的封面，大多出於安士韋勒 (Ed Emswiller) 的手筆。



自從一九四九年「幻想故事雜誌」(The Magazine of Fantasy) 創出了這種5×7.5吋的文摘型版面之後，許多刊物紛紛仿效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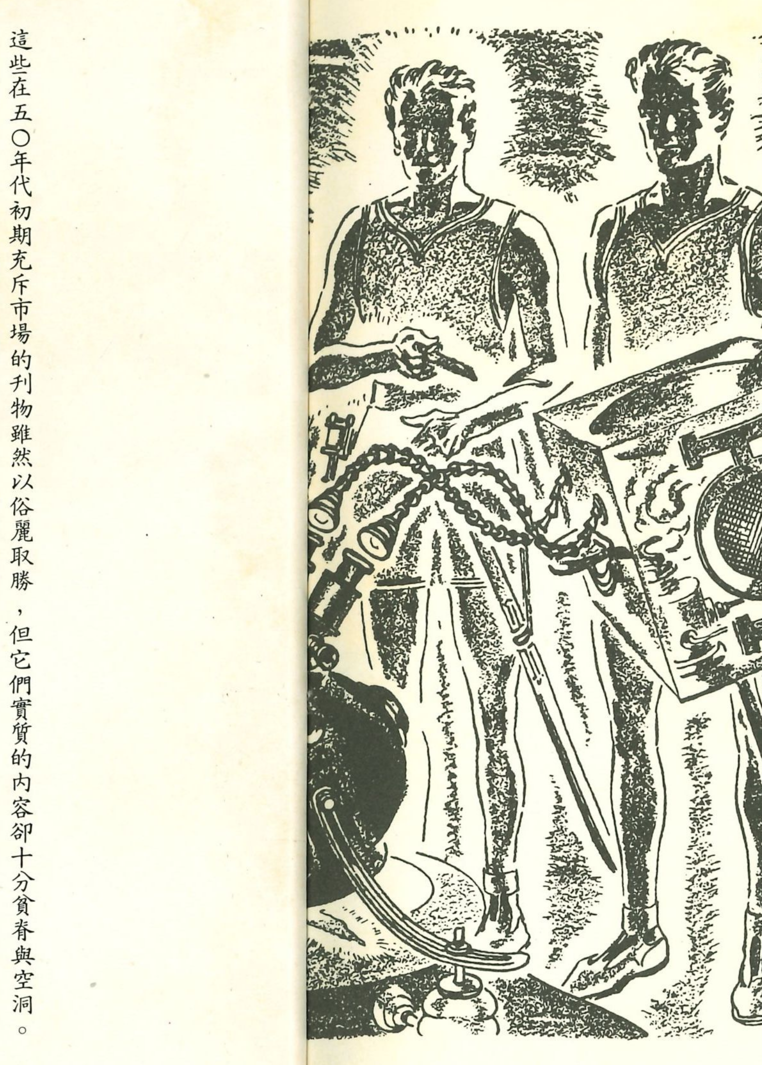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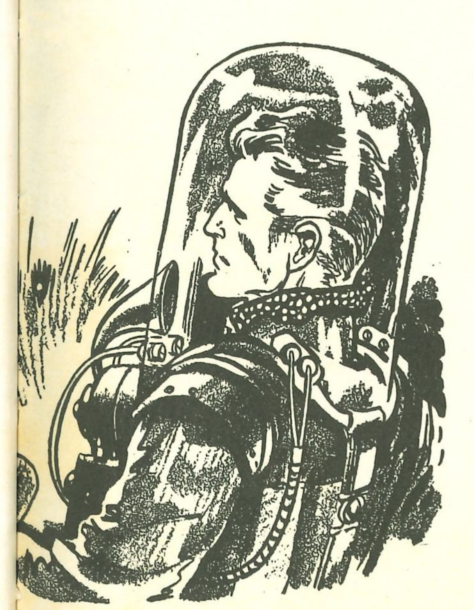


這些在五〇年代初期充斥市場的刊物雖然以俗麗取勝，但它們實質的內容卻十分貧脊與空洞。



在英國雖然早些時候也曾出版過幾本科幻小說的刊物，但版期並不固定，發行量也很小。及至1937年6月，季林斯（Walter H. Gillings）接辦「奇妙故事」(Tales of Wonder)，方將之帶上了正軌。次年，史培茲（T.S. Sprigg）又創辦了一本「幻想」（Fantasy），因爲經濟的支援比較充裕，所以不像前者必須以轉載美國的作品爲主要的稿源。但隨着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史培茲投效皇家空軍，這本雜誌也就宣告結束了。大約也在同時，美國的「驚人科幻小說」（Astounding Science Fiction）開始發行英國版，彌補了市場上的空隙。這個既便捷又有利的辦法很快就引起了出版界的爭相效尤，不過爲了適應戰時的紙張缺乏，大多數都是經過精簡濃縮的，其售價也相當低廉。季林斯的「奇妙故事」自然無法與之競爭，在一再減少篇幅之後，就在1942年停刊了。

另外還有四個國家也開始以他們自己的文字出版科幻小說雜誌：最早是1931年3月，法人賈利特（Georges H. Gallet）創辦了「征服」（Conquêtes）季刊，但是才出了兩期，法國就淪入了納粹之手。在阿根廷以西班牙文發行的「恐怖故事」（Narractions Ferrificas）月刊則大部分取材自美國雜誌，但它能從1939年一直維持到1950年，也算是相當成功的了。瑞典的「冒險故事週刊」（Adventures Weekly)原名叫「朱里斯・威恩雜誌」（Jules Verne Magasinet），以翻譯美國的冒險與科幻小說爲主，同時也報導一些體育新聞，從1939年10月創刊開始，前後共屹立了近六年之久。加拿大則因爲政府禁止美國雜誌的銷售，所以雖然近在咫尺，也還是得另起爐灶，不過他們也無非是剽竊了人家的東西，印上自己的封面而已。



有一件事情是科幻小說的同好們所津津樂道的，那便是康貝爾主編的「驚人科學故事」在1944年3月登出的一個短篇小說中提到了原子彈的構想。當時美國正處在苦戰方酣之際，發展原子武器的「曼哈頓計畫」（Manhatten Project）是屬於國家最高機密的。因此，聯邦調查局的





官員立刻採取行動搜查這家涉嫌洩密的雜誌社。到了那裏之後，他們發現這類材料竟然俯拾皆是。更可驚的是，在甘比爾的發行分佈圖上，原子彈研究中心所在的田納西州橡樹嶺竟插了一大堆的大頭針，說不定那些從事此一工作的科技專家們，還要從這裏尋求靈感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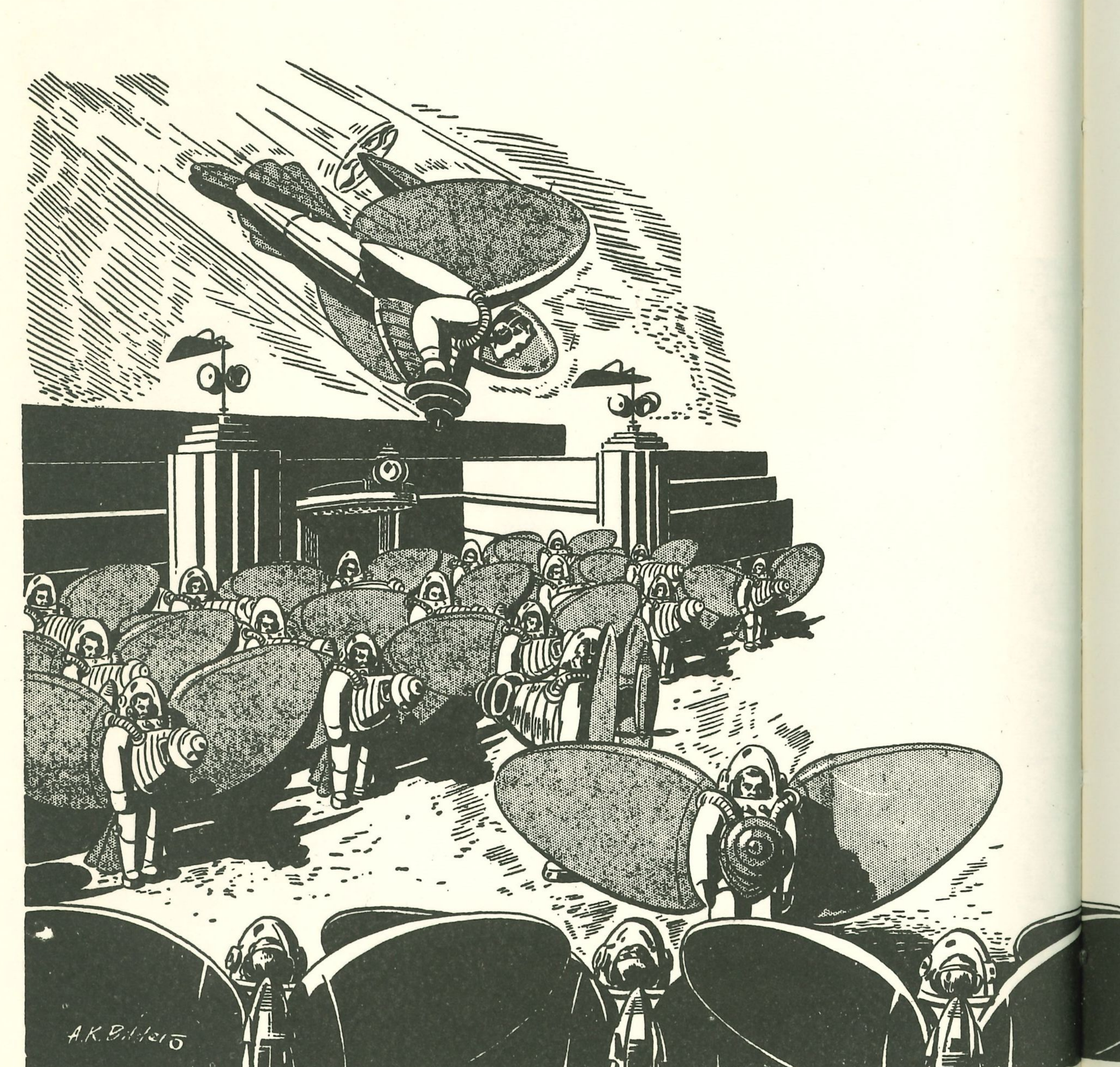
1941 年冬季號「未來船長」上，布朗 (Frederic Brown) 的「未到終站」(Not Yet the End) 描寫外星人在檢查地球人的智慧。最左圖

「未來船長」在1940年冬季的創刊號。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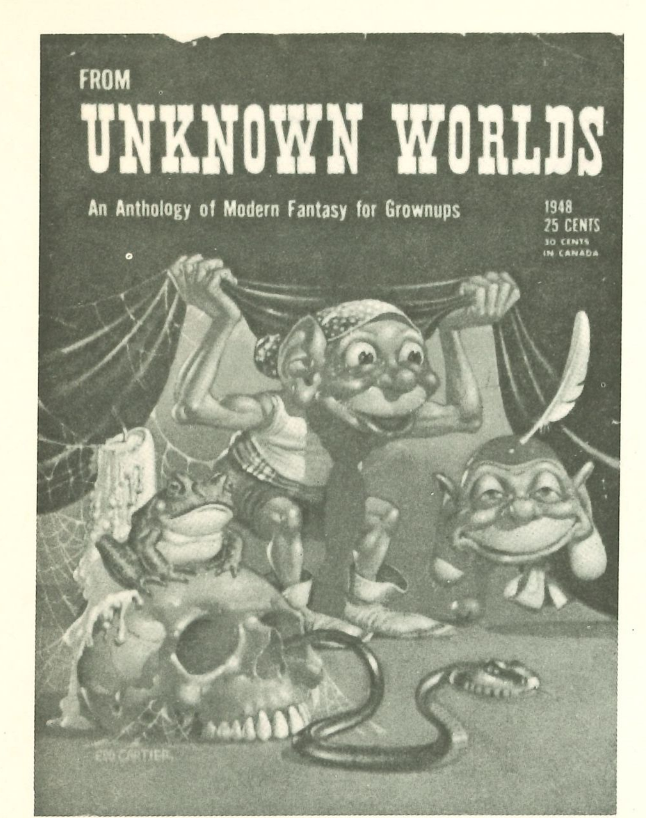
1939 年 2 月，「生動科學故事」(Dynamic Science Stories) 創刊號上的一幅揷圖。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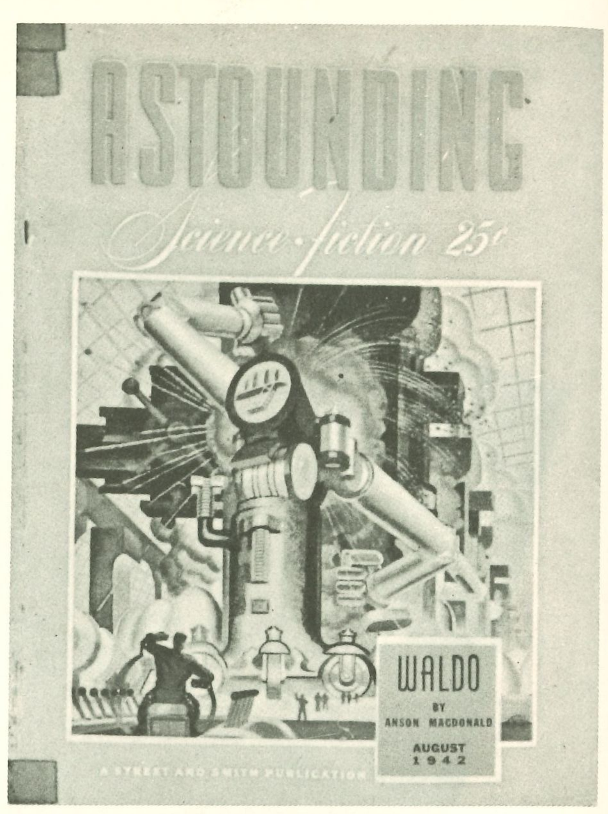
1943年8月號的「驚奇故事」上，畢爾達(A. K. Bilder)所畫的一幅「愛國者永不死」。下圖

幾本科幻小說雜誌的創刊號。右圖















1941年3月首期「宇宙故事」(Cosmos Stories)中的一頁插圖。上圖

金貝克、康貝爾、帕摩三大編輯所主持的四大雜誌。左肆圖

第七章　頂峰期
(1946～1956年)

就科幻小說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可以算是一段奇特的日子。儘管在表面上一切仍然不斷地進行者——作者們照舊寫作、編輯人照舊編輯、出版商照舊出版，但是，讀者們却很難繼續維持原來那種興緻了。大部分健壯的年輕人已經隨著軍隊散佈各地，在烽火漫天，征伐連年的狀況下，自然誰也不會再有心情去做那白日之夢了。等到戰爭結束，歸甲還鄉之後，才能夠有機會重新回味一下這種久已淡忘了的雅興。不過，他們先前的各種組織與建樹，就全然有待於戰後的重建了。

然而，當這些重回故國的老前輩們舉目四望之際，他們不得不驚異地發現到，現在人們對科幻小說接受的程度已經大大地超過了往昔。戰爭的確增廣了世人的視野，國防科技的加速發展，使當初被認爲是無稽之談的火箭、飛彈、原子彈等東西都一一出現了，這使得有着「先見之明」的科幻小說，受到了重新的評價。一人得道，鷄犬升天，就連向來最冷僻的一些科學幻想故事，如今也意外地受到了出版商們的看好和讀者大衆的歡迎。那些原來使用一種粗糙而且泛黄的劣質紙張來印刷的平價雜誌，在刊登科幻小說作品的時候，竟也不惜工本，特別用些比較細緻光滑的紙張作成專頁，這對科幻小說作家來說，眞是莫大的尊榮。當然，例外的情形不是沒有，當老牌平價雜誌「商船隊」改版而排拒了存之已久的科幻小說之際，風格一向放蕩不羈的「花花公子」(Playboy)雜誌却從四十年代後期開始，先後刊登過許多科幻小說的作品。

科幻小說重獲重視

一九四三年，布萊伯雷先後在「煤礦工」(Collier's)、「豎琴手」(Harpers)、「紐約客」(The New Yarker)和「千金小姐」(Mademoiselle)四家雜誌陸續發表了他的名作「一個永恆的春天」(One Timeless Spring)。韓林也在一九四七年的「星期六晚郵」(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上連載了「地球上的綠色山丘」(The Green Hills of Earth)。其他的刊物如「鄉紳」(Esquire)、「邁可」(McCalls)、「好家計」(Good Houskeeping)以及一些供應報紙的新聞社都經常有科幻小說的佳作出現，而且頗獲讀者好評。主流派作家如叔特(Nevil Shute)、史諾(C. P. Snow)等，在經過一番研考之後，都對這個文學的新支派表示了讚許。一九四九年，赫胥黎完成了「猴子和香水」(Ape and Essence)，還是他一貫所致力的善惡衝突故事，却以電影劇本的形式寫成。同年，歐維爾也出版了他的最後遺作「1948年」，這本書爲我們增添了若干新詞彙，諸如「大阿哥」(Big Brother)、「非人」(Unperson)、「雙重思考」(Double Think)等，同時也開創了現代文學的新古典主義，可惜作者已不能及身而見了。這一年之中，還有吉明(Constantine Fitz Gibbon)恐怖的「當接吻被迫停止」(When the Kissing Had to Stop)、史迪亞特(G. R. Stewart)冷酷的「地球居處」(Earth Abides)、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睿智的「新克里特島的七日」(Seven Days in New Crete)等，都是傑出的作品。一九五三年卡爾(David Karp)的「獨一無二」(One)和瓦渥(Evelyn Waugh)的「廢墟裏的愛情」(Love among the Ruins)分別對烏托邦作了不同的詮釋。另一位極具才華的作家尤德(Sam Youd)則先後在一九五

英國的科幻小說人物中最爲大家所熟悉的乃是連環圖故事中的主角丹達(Dan Dare)。作者韓普生(Frank Hampson)並曾因而在「國際漫畫及卡通影展」中獲選爲「戰後最優秀的漫畫家」。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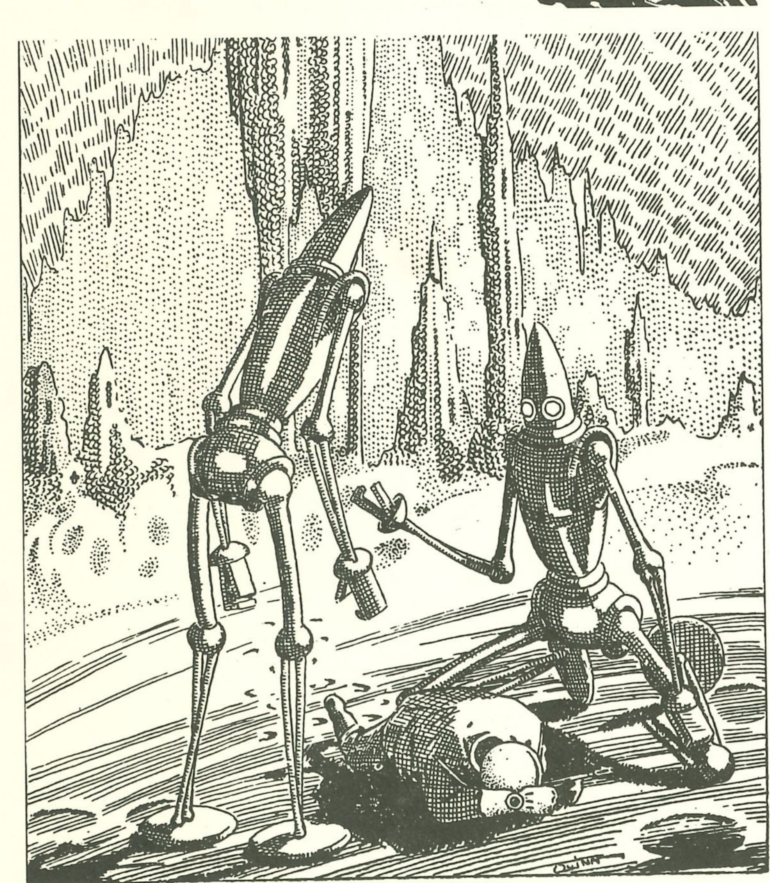




五和五六年出版了「慧星之年」（Year of the Comet）和「草原之死」(Death of Grass），後者是用筆名「克里斯多夫」(John Christopher) 發表的，並且賣給了電影公司。

一九四六年，伍爾翰創辦了一本文摘型的「艾文幻想故事選」(The Avon Fantasy Reader) 雙月刊，後來蛻變成「艾文科幻小說選」（The Avon Science Fiction Reader）。翌年，克勞佛 (William F. Crawford) 也在西海岸創辦「幻想故事書」(Fantasy Book）持續了四年零八個月。還有一本叫做「幻想小說」(Fantastic Novels）的雙月刊，也自一九四八年起發行了三年之久。一九四九年，「超級科幻故事」復刊，更名爲「梅立德幻想故事雜誌」(A. Merrilts Fantasy Magazine)，以季刊的型態出現，但仍然只出版了五期。同年又出現了兩本新刊物，一是「幻想及科學故事雜誌」(The Magazine of Fantasy and Science Fiction)，二是「另一個世界的科幻故事」(Other Worlds Science Stories)。

老編輯龍德斯(Robert W. Lowndes) 重作馮婦，在一九五〇年至五五年之間同時主持着「科幻小說」、「未來小說」和「科幻小說季刊」三家雜誌。艾瑞曼也應邀再度出山，爲「奇妙科幻故事」多効了兩年力。標準出版公司的小悔文（San Morvin, Jr.)將「幻想故事雜誌」由季刊改爲月刊，又另外編了一本「奇異故事年刊」(Wonder Stories Annual）與已有二十五年歷史的「驚奇故事年刊」相抗衡。高德所創辦的「銀河科幻小說」(Galaxy Science Fiction) 是一本文摘型的刊物，地位相當重要，我們後面還會提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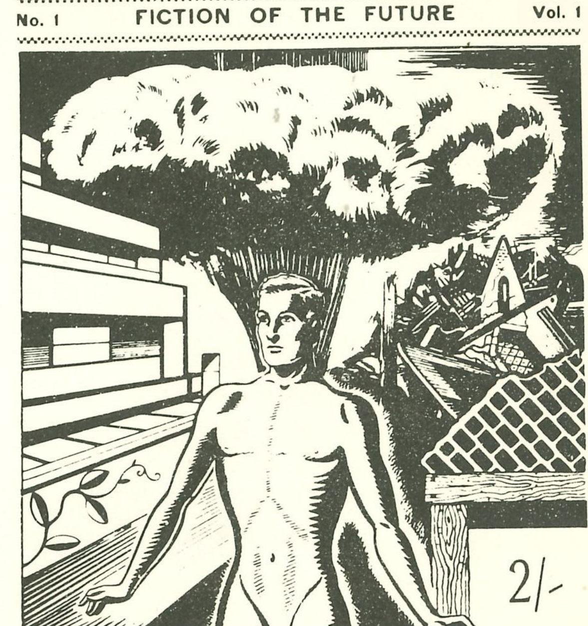
馬丁(Martin) 為1947年冬季號的「星球漫畫」(P anet Stories) 所繪的揷圖之一。左上圖
維斯特 (Herman Vestal) 所繪的「查爾的奔逃」(The Running of Zar) 也是「星球故事」的揷圖。左中圖
魁恩 (Gerald Quinn)在英國也是極有名氣的畫家之一，常為「新世界」(New World) 繪製封面和揷圖。左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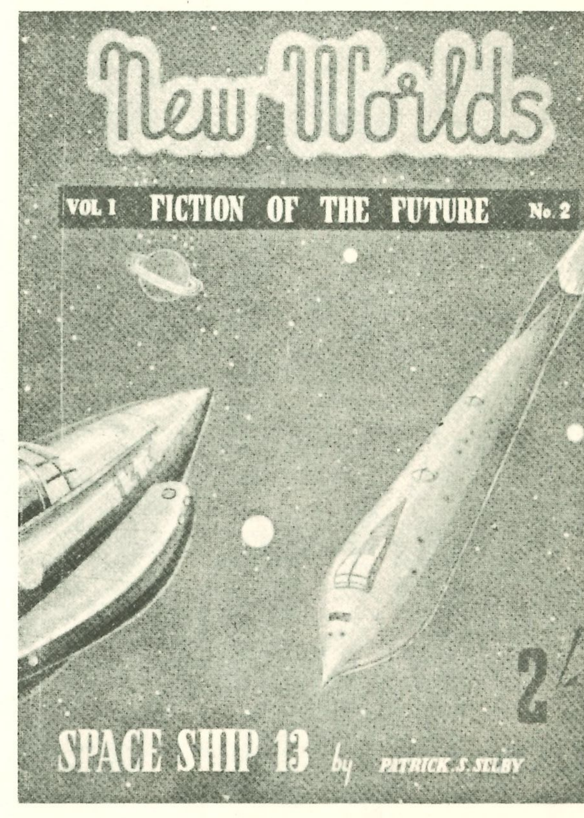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一全年內沒有新的雜誌增加。比較重大的事情就是曼斯（Sam Mines）接替了悔文的職位，並且因爲登載了法摩 (Philip Jos'e Farmer）過分誇張獸性的作品「情侶們」(The Lovers) 而引起議論紛紛。一九五二年「生動科幻小說」復刊，皮納斯（Ned Pinus）則創辦了「太空故事」(Space Stories)，這本雜誌跟狄雷主編的那本「太空科幻故事」(Space Science Fiction）常易混淆。同時費爾曼 (Paul Fairman) 也新編了一本「如果」(If)，但僅僅四期之後便交給奎恩(James L. Quinn) 接辦。另外還有幾本短命的雜誌，就不一一介紹了。

科幻小說的風暴並不限於美國，幾乎整個西方世界都受到了影響。除了前章已經提到過的英、法、德、加等先進國家之外，另外還有好些國家也開始趕起時髦來。一九五〇年在澳洲就出現了「恐怖客棧」(Thrills Inn)、「通俗科幻小說」(Popular Science Fiction)、「科幻小說月刊」(Science Fiction Monthly) 三份雜誌，同時在義大利、墨西哥、荷蘭、瑞典也都有類似的期刊出版。不過，它們的內容大多數還是以轉載美國的作品爲主。

西方各國亦步亦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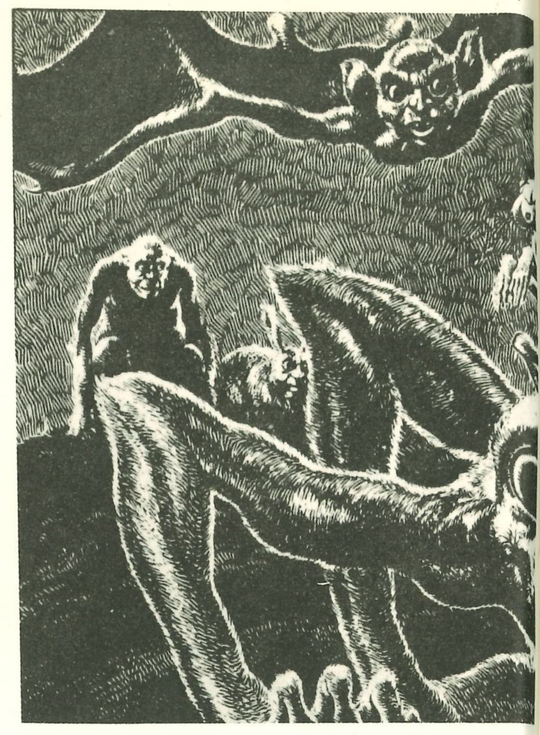
這一個時期的科幻小說雜誌在風格上可以概分爲兩大流派。其一以帕麥爾主編的「驚奇的故事」爲代表，這本歷史悠久的刊物，如今似乎逐漸趨向神祕主義。在一九四五年的三月號上，它曾刊登了夏弗 (Richard S. Shaver) 的「我想起了萊姆利亞」(I Remember Lemuria)，內容是描寫一個掌握着人類命運的無形力量，雖然作者言之鑿鑿也聲稱他確有所據，但還是引起了相當强烈的反應，有一些讀者給予它嚴厲的批評，有些則對之讚譽備至。後來柏氏又陸續發行了「其他世界的科幻故事」(Other Worlds Science Stories)、「命運」(Fate) 等幾本雜誌，也都同樣富於這種神祕的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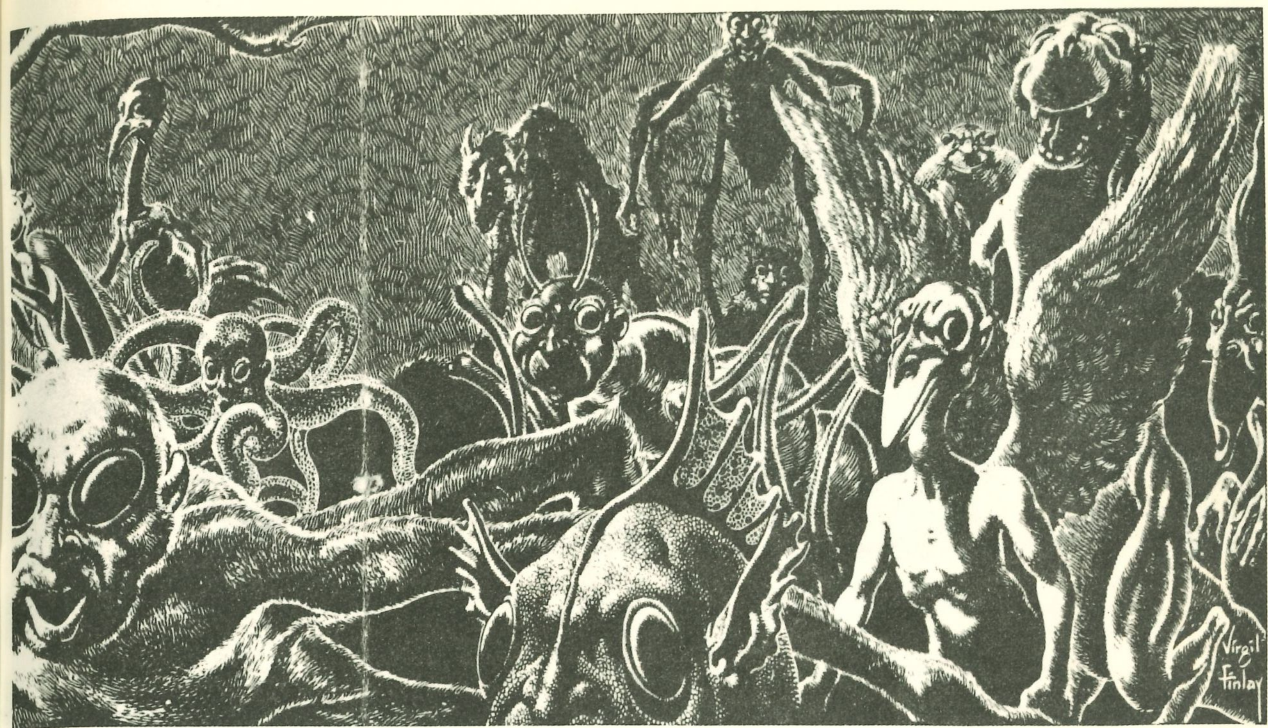




「新世界」最初兩期的封面曾經有過一段曲折的故事。上兩圖

另一本具有代表性的刊物是「幻想與科幻小說雜誌」(The Magazine of Fantasy and Science Fiction)，外觀介乎高雅的文摘型與普通平價雜誌之間，最初是季刊，後來迅速地由隔月而進到每月發行。共同主持社務的兩位編輯是包謝和麥可馬斯（J. Francis McComas），他們既不汲汲於投合時尚，也不沾沾於故取艱深，而很平實地將雜誌維持在一個相當的水準上。包謝本身就是一個知名的文學批評家，他不但替維京出版社（Viking Press）編過第一部精裝的科幻小說選，而且和豪姆茲(H. H. Holmes）共同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與紐約先鋒論壇報（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撰寫過許多科幻小說評論，這對於科幻小說推廣到平價雜誌以外的廣大讀者羣去是有着莫大助益的。





在戰後美國所有的編輯人中，影響力最大的無疑是高德了。他和康貝爾一樣具有超人的才慧與創意，並且能夠有效地掌握住他的班底作家羣，促使他們有計畫地寫出許多一流的作品來。他在曼哈頓的公寓成了「銀河科幻小說」實際的權力中心，每天晚上都有類似「作者交誼會」性質的橋牌、奕棋等遊戲在那兒進行，藉着這些活動，培養出同仁間的一種團隊精神，也使得「銀河」被看作是科幻小說新生力量的表徵。它旗下作家羣的陣容十分堅强，如長於諷刺的鮑爾、長於社會評論的康布魯士（Cyril M. Kornbluth）、長於幽默的夏克萊、長於創意的巴斯特（Alford Bester）、社會形態學家狄恩（William Tenn）、未來學家布里晌（James Blish）、文選學家奈特（Damon Knight）、藥理學家諾爾士（Alan E. Nourse）等人，都可算是一時之選。高德本人自亦不弱，在他們同心協力的策劃經營之下，「銀河」的內容水準不斷提高，發行數量也與日俱增，十年之後，終於登上了一個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是後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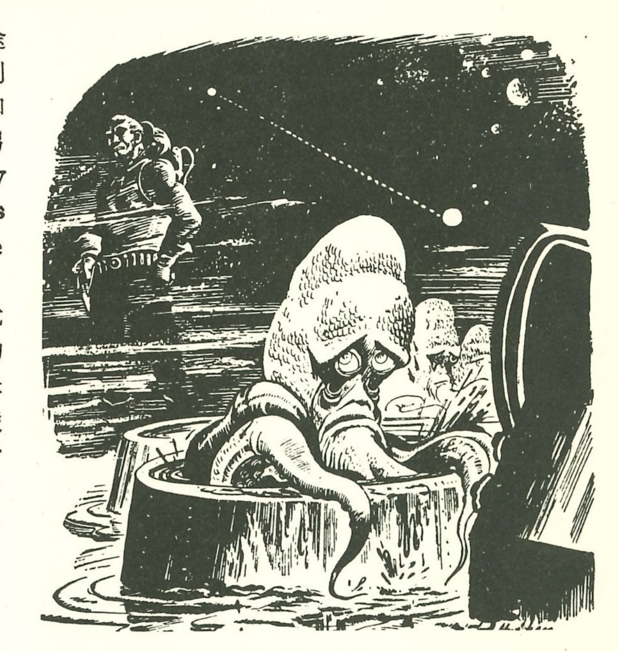


范萊 (Virgil Finlay) 為1952年9月的「幻想故事季刊」(Fantasti Story Quarterly) 所作插畫。左圖

英國紙荒宣告解除

戰後的英國由於紙張缺乏的困境已告結束，使科幻小說的發展得以步上了坦途。季林斯在1946年出版了兩種文摘型的刊物「奇怪故事」（Strange Tales）和「幻想故事」（Fantasy），1950年又另外創辦了「幻想故事評論」（Fantasy Fantasy）。自從1937年在里茲（Leeds Review）和「科學幻想故事」（Science）和卡尼爾（Edward J. Carnell）、克拉克共同促成了「第一屆英國科幻小說會議」的召開以來，他們對科幻小說的發展始終不遺餘力，因而贏得了「前鋒三傑」的稱號。卡尼爾在1946年7月也發行了一本小型平價雜誌「新世界」（New Worlds），可是却遭到空前的失敗，第二期經過一番檢討並且改變了封面的設計之後，終於獲得成功。妙的是，他又將第一期的餘書全部更換了封面而予銷售。可惜由於組織有欠健全，第三期延誤了一年多方才出版，然後就陷於停頓了。幸賴許多熱心人士出錢出力，始挽之於危亡。1949年4月復刊以後的「新世界」也成爲文摘型的雜誌，50年起固定爲季刊，51年縮短至雙月刊，52年再進而成爲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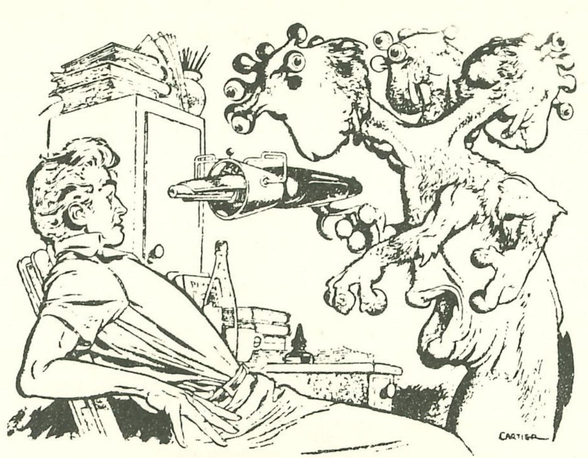
當卡尼爾和季林斯正在努力於各種嘗試之際，豪姆茲也創辦了一本以短篇小說爲主的「科幻小說雙週刊」（Science Fiction Fortnightly），後來在1952



1951年5月號的「星球故事」(Planet Stories) 上；奧里漢 (Houlihan) 所繪的插圖。上圖

芬萊 (Virgil Finlay) 為梅立德的"萬丈深淵" (The Face in the Abyss) 所繪插圖，刊於1950年七月的"梅立德幻想故事雜誌"上。最上圖





年底改名「眞實科幻小說」（Anthentic Science Fiction） 並由老編輯康貝爾接掌社務。同時，漢米頓（Peter Hamilton）也在蘇洛蘭發行「星雲科學小說」（Nebula Science Fiction），這本雜誌一直很受讀者歡迎，前後共出版了七年四十一期之久。至於重要性較次的一些刊物則有「未來科學故事」（Futuristic Science Fiction）、「幻想世界」（Worlds of Fantasy）、「太空奇聞」（Wonders of Spaceways）、「明日故事」（Tales of Tomorrow）等。另外有一位名叫阿諾德（Frank E. Arnord）的出版商，還編印了一套大部頭的「太空時代」（Spacetime）叢書，風行一時。

精裝本科幻小說的大量出現也是戰後才有的現象，這充分顯示出科幻小說愈來愈受到普遍的重視，一般的書店和圖書館也將它陳列到顯著的地位上去，還有許多小型出版社更以發行科幻小說書刊爲主要業務，甚至連布克（Hannes Bok）和卡狄爾（Edd Cartier）兩人所繪的科幻小說雜誌封面或挿畫也被搬上了月曆。蘭頓圖書公司（Random House）編印了一部布面精裝的科幻小說文選，另一家歷史悠久的皇冠出版社（Crown Press）也發行了柯克林（Groff Conklin）所選編的「最佳科幻小說選」（Best of Science Fiction）和「科幻小說名作集」（Treasury of Science Fiction）。此外，爲了適應日益繁忙的社會，減輕讀者時間上和金錢上的負担，一些長篇的作品如拉夫魁夫特的「外星人及其他」（The Outsider and Others）、史密斯的（太空雲雀）等也被刪節成精簡本問世，而且很受歡迎。

出版事業盛況空前

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的大小出版機構中，知名度較高的有德里斯（Angust W. Derleth）與萬德里(Donald Wandrei）共同主持的阿克漢書局（Arkham House）、克魯吉（Ken Krueger）所創辦的水牛圖書公司（Buffals Book Company)、奧康納(Paul D. O'Conner）和格林伯（Martin Greenberg）協力經營的新收藏家（The New Collectors Group）、凱爾（David A. Kyle）所建立的地精靈出版社（Gnome Press）、伯萊（Al Prime）經營的伯萊出版社（Prime Press）、威廉士（James A. Williams）和崔安（Oswald Train）合作的夏士達出版社（Shasta Publishers） 等，後來水牛又分裂爲哈德萊出版公司（The Hadley Publishing Company）和幻想出版社（Fantasy Press）兩家。1948年第六屆世界科幻小說會議在多倫多舉行時，有九家同業成立了個「幻想故事出版者聯合會」（Associated Fantasy Publishers），稍後凱爾和格林伯又倡組了一個「科幻小說圖書室」(Science Fiction Book Club），這時候的出版界可以說達到了空前的盛況。但是好景不長，及至 60 年代初期，這些出版社仍能繼續生存的便只剩下三家了：克勞佛獨力經營的「幻想出版有限公司」（FPCI） 仍然維持着小康局面；凱利改行去辦了一家無線電台，「地精靈」由格林伯接掌，雖然他力圖振作，嘗試了許多新計劃，但終因資金不足而徒呼奈何，後來也就悄然退出而消聲匿跡了；「阿克漢」始終由德雷斯緊緊地控制著，一直到一九七一年他去世時方才相隨以逝。這些事實顯示，一個輝煌的時代就快告終了。

寇普（Alford Coppel）的「探月第一人」（First Man on the Moon），登在1950年春季號「星球故事」上。維斯特（Vestal）繪圖。最左圖

卡狄爾斯所繪的"加里根凸眼怪獸"(Garrigan's BEMS)，刊於1951年五月號"星球故事"左圖

對於大衆口味的變化，電影界和出版業同樣地敏感。在一九五三——五五年間所出品的影片就有好幾十部之多，可惜這只是量的增加而不是質的增長，急功近利的結果使得品質水準降低，大部分都是些鬼怪與災噩的故事。眞的好片子首推一九五〇年培爾（George Pal）依韓林的「伽俐略號火箭船」（Rocket Ship Galileo）所拍攝的「奔向月球」（Destination Moon），韓林本人也應聘担任該片的顧問。題材相近的還有一部「X-M號火箭船遠征月球」（Rocketship X-M: Expedition Moon），描寫由於導向錯誤而意外地登陸到火星上去了。翌年有一部「當地球依然屹立之時」（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却以飛碟爲交通工具，出自貝茲的創作；白爾瑪（Wylie Balmer） 的「地球之衝撞」（When Worlds Collide）是部典型的災難影片；康貝爾的「外來事物」（The Thing from Another World）和「誰將前往」（Who Goes There）以及金尼斯（Alec Guimness）的「白衣人」（The Man in the White Suit）也都還是相當夠水準的作品，至於其他的作品如「侵入美國」（Invasion U. S. A.）「兩萬噚外的怪獸」（The Beast from 20,000 Fathoms）、「鄧諾文的智慧」（Donovan's Brain）、「火星侵略者」（Invaders from mars）、「外太空來者」（It Come from Outer Space）、「磁性怪物」（The Magnetic Monster） 等，便都只不過是一些影片商人爲了趕熱鬧賺鈔票所拍攝出來的粗製濫造的東西，但由於傳播極廣

馬丁(Martin)爲康明士（Ray Cummings)的「星球豪傑」(The Planet Smashers)畫了這幅挿圖。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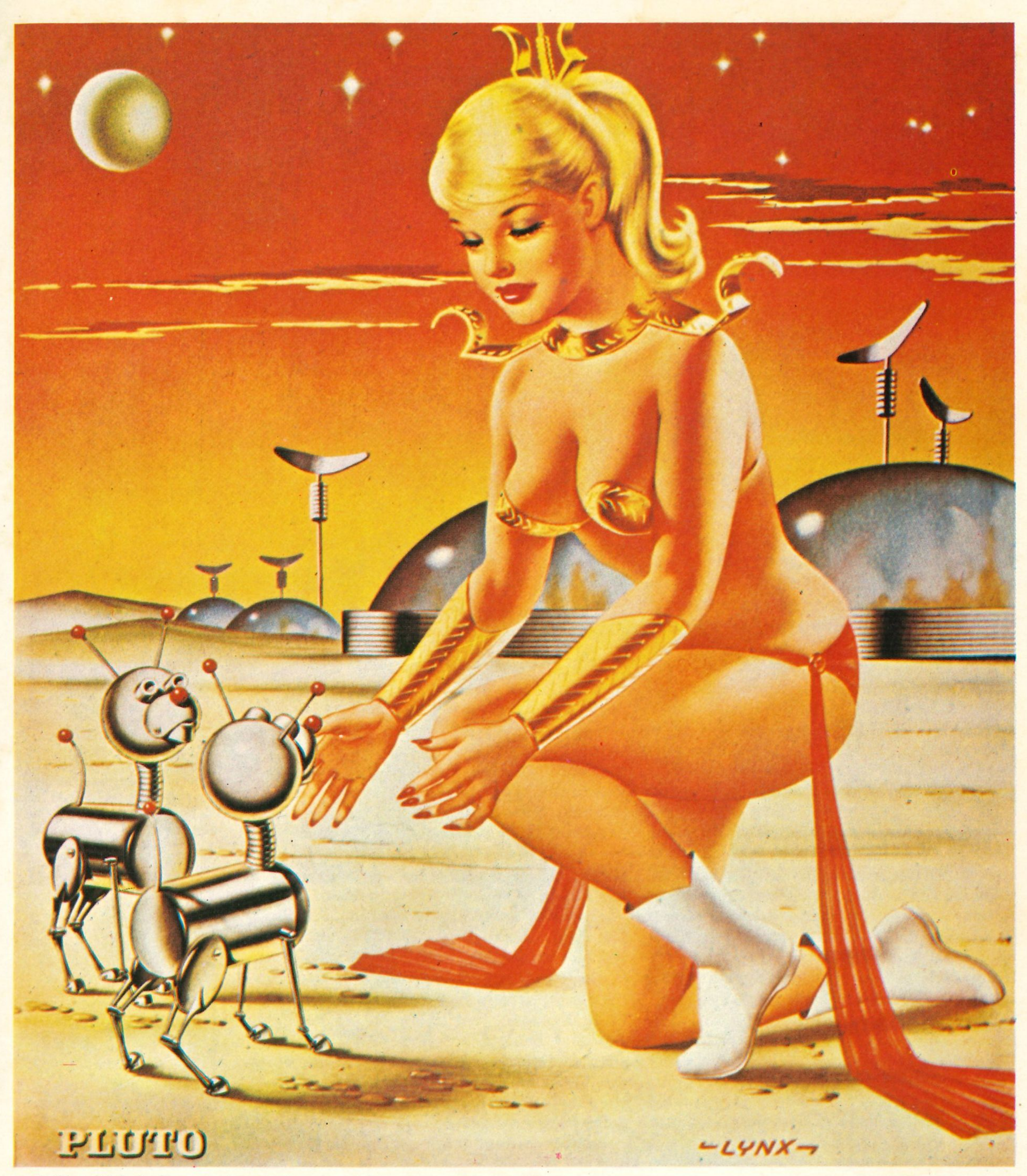
，竟使許多人誤以爲科幻小說的內容不過爾爾，殊爲可憾。

電影電視爭相映輝

四十年代後期誕生了一種新的大衆傳播媒介，那便是被視爲「魔盒」的電視。電視不但兼具了電影有聲有色和收音機足不出戶的優點，並且它的製作成本甚至要比一部三流的電影還要低，一時之間，它搶去了大部分的電影觀衆和電台廣告客戶。因此，許多科幻小說便紛紛登上了螢光幕，例如布萊德雷（Truman Bradley）的「科幻小說劇院」（Science Fiction Theater）、余林（Rod Serling）的「過度地帶」（Twilight Zone）等都是很受歡迎的節目。在英倫三島，雖然英國廣播公司（BCC）力圖以高水準的節目來與電視爭一日之長，例如它的「太空之旅」（Journey into Space）便創造了一個至今仍爲人所熟知的英雄角色傑特・摩根（Jet Morgan）。但電視所推出的大多數節目「未知之外」（Out of the Unknown）、「時間機器」（Time Machine）、「1948 年」等則都是十分精彩的。

1952年9月，第十屆世界科幻小說大會在芝加哥揭幕，與會者多達千餘人。比起十二年前第二屆大會在同一地點召開時只有一百一十五個人參加的情況來，眞是不可同日而語。在這次大會中，金貝克以貴賓身分應邀出席，當他蒞臨會場時，受到全體與會人士的起立歡呼致敬。自從1939年第一屆大會中，「驚奇故事」的特約畫家保羅（Frank R. Paul）接受過這份榮譽之後，它的老闆終於也獲得了同樣的尊崇。大會的慶祝活動十分熱鬧，因爲人人都感覺得到科幻小說現在正走向一個新的高潮。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之後，雜誌事業又重新開始興盛起來。1953年內新出版的刊物計有「幻想小說雜誌」（Fantasy Fiction Magazine）、「幻想天地」（Fantasy Universe）、「火箭故事」（Rocket Stories）、「旋風」（Vortex）、「科幻小說文摘」（Science Fiction Digest）、「環球科幻故事」（Universe Science Stories）、「神祕故事」（Mystic）、「來自其他世界的飛碟」（Flying Saucers from Other Worlds）等等，甚至連金貝克本人也忍不住見獵心喜而再度創辦了一本以高級紙張彩色精印的「科幻小說增選」（Science Fiction Plus），到他去世時爲止，前後一共出版了七期。但這畢竟只是迴光返照而已，平價雜誌在文化市場上終於逐漸遭到了淘汰的命運。1955年全年之內，已經不見有新的出版，既有的幾份也一一地相繼停刊。首先是「感人奇異故事」發行了元月號之後便從書報攤上消逝了；繼之是「幻想故事雜誌」在四月間無疾而終；六月份，「星球故事」和它有名的「凸眼怪物」相繼停刊；十月份，碩果僅存的「驚人故事」也在出版了第九十九期之後宣告結束。於是，這種在科幻小說發展史上曾有過重大貢獻的平價雜誌便只有留待後人去追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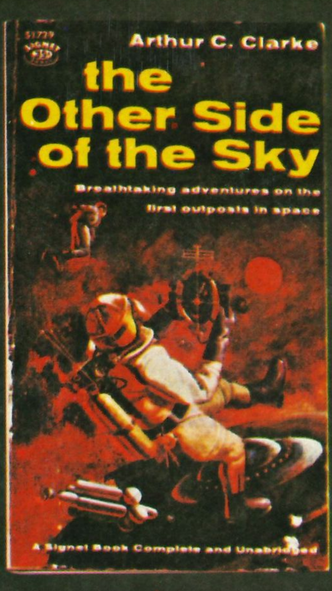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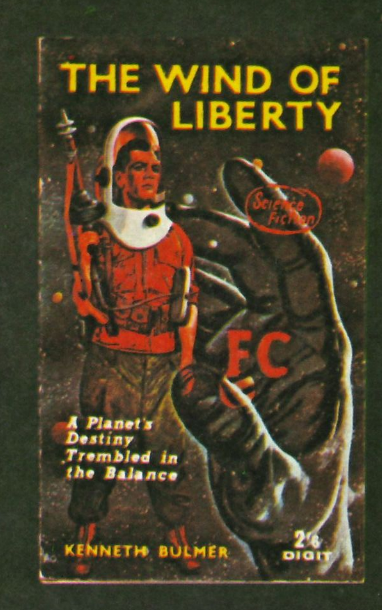
以科學小說畫印成的月歷，現今已逐漸普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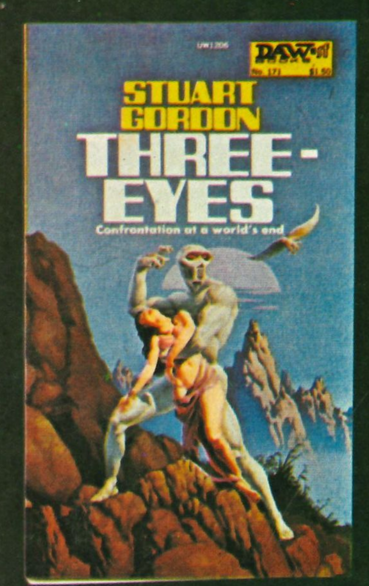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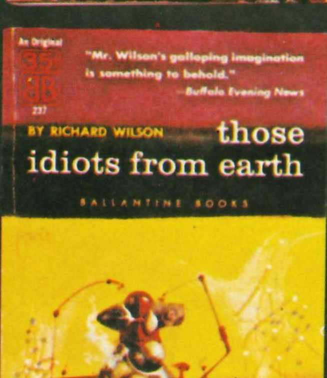
妖魔鬼怪也是科學小說常見的角色，它們多數來自神話、軼聞和傳說的故事。這部「電影世界中著名的鬼怪」便是對它們特別的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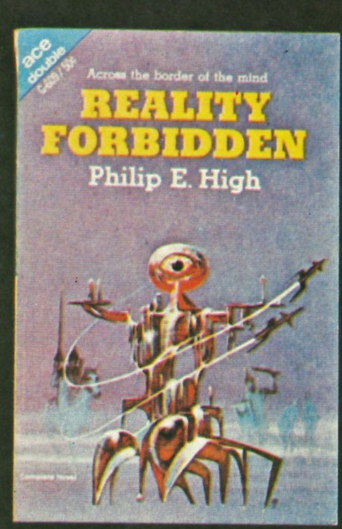
恐怖怪物與外星人是英國廣播公司製作部的拿手好戲，這是電視影集「神祕博士」(Dr. Who) 中的一幅劇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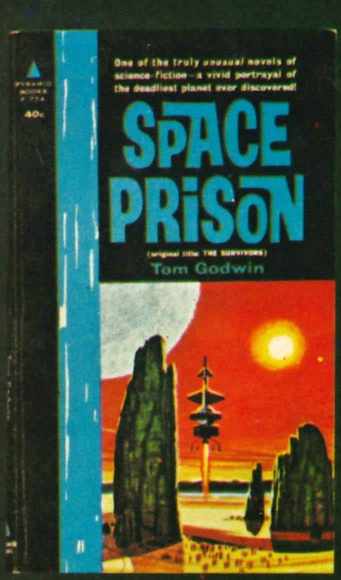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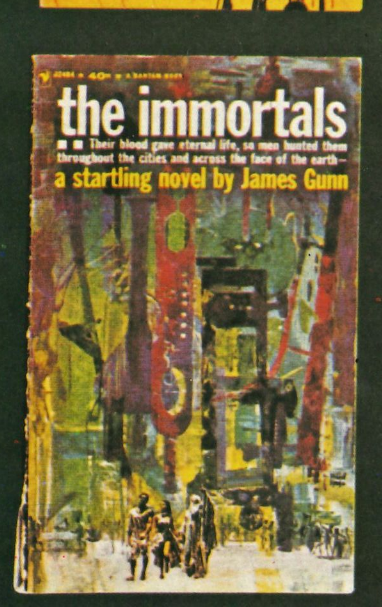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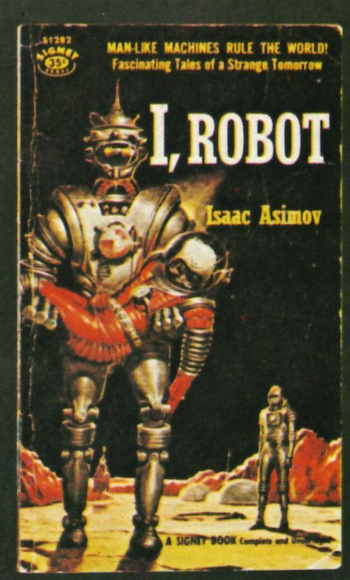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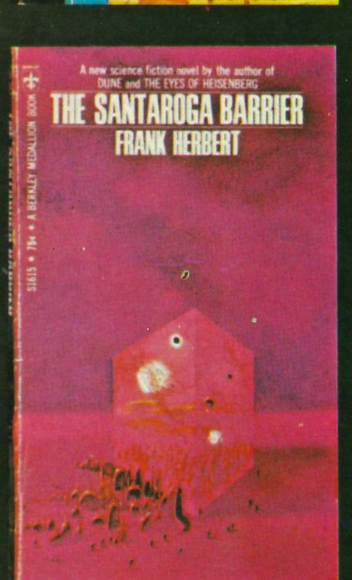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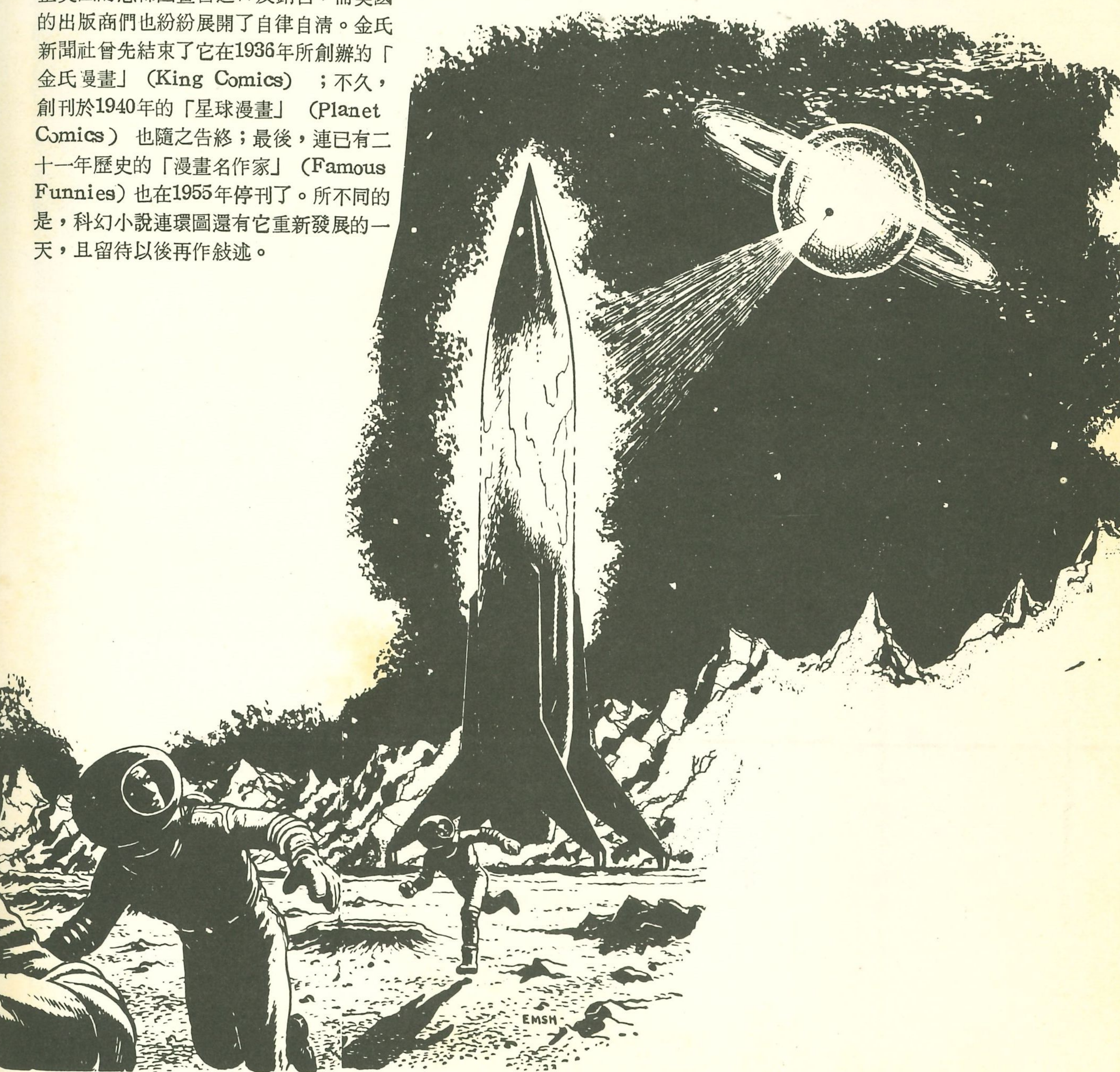






50年代前期的科幻小說雜誌流行硬殼精裝的封面，後期則被軟紙的封面所取代了。

連環圖畫也同樣地受到了嚴重的考驗，除了社會時尚的變遷之外，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乃是有位名叫韋森（Dr. Frederic Wertham ）的英國精神病學者在經過七年的觀察研究之後，發表了一本書「無知的誘惑」（Seduction of the Innocent），指出連環圖畫對孩童心理上的許多不良影響，因而導致英國宣布禁止美國的恐怖圖畫書進口及銷售，而美國的出版商們也紛紛展開了自律自清。金氏新聞社曾先結束了它在1936年所創辦的「金氏漫畫」（King Comics）；不久，創刊於1940年的「星球漫畫」（Planet Comics）也隨之告終；最後，連已有二十一年歷史的「漫畫名作家」（Famous Funnies）也在1955年停刊了。所不同的是，科幻小說連環圖還有它重新發展的一天，且留待以後再作敍述。



安駒（Ed Emsh）為小莫文（Sam Merwin Jr.）的"月球陰暗面"（The Dark Side of tbe Moon）所作插圖，刊於1953年6月號的"太空故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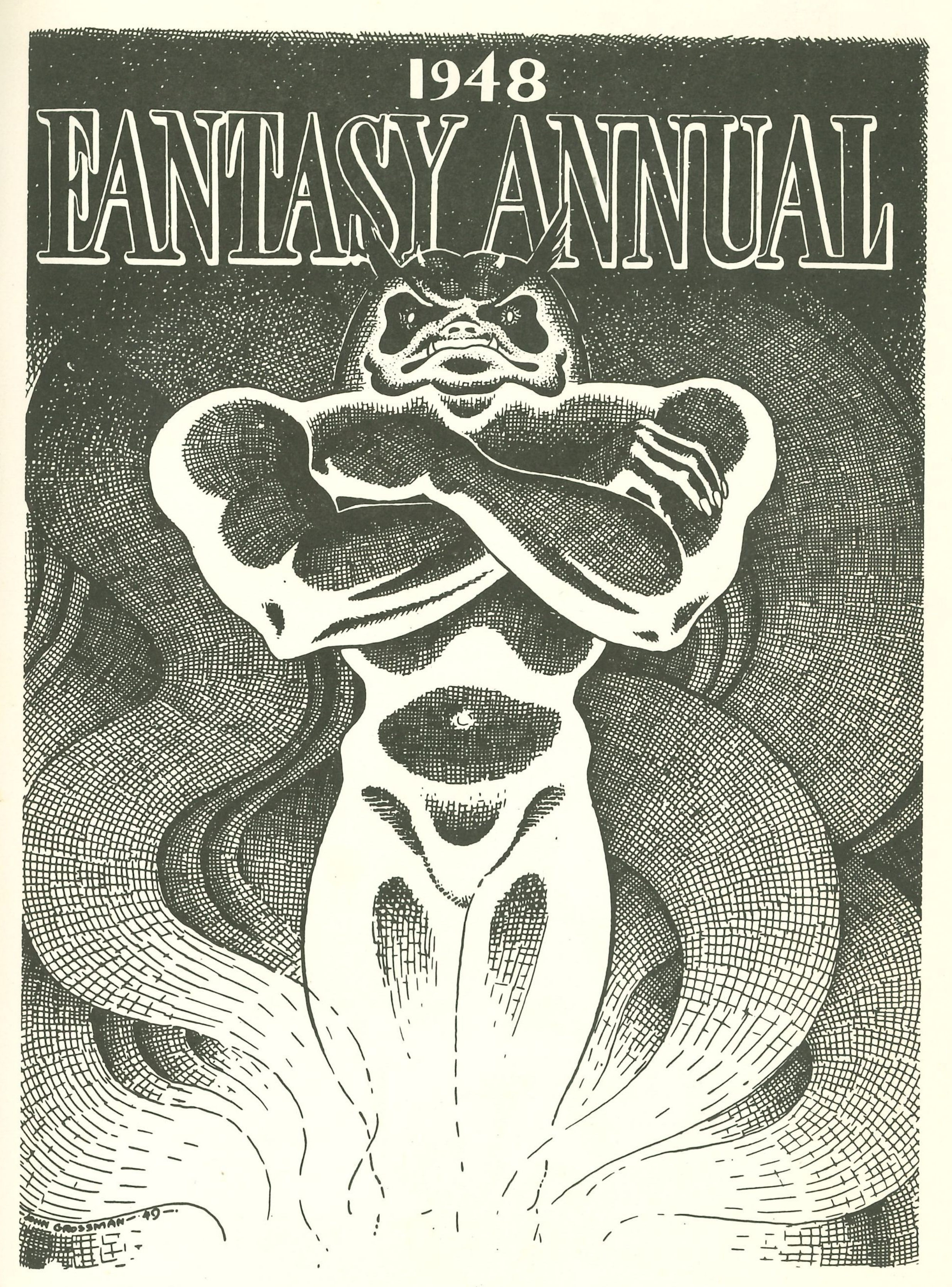
第八章　一些回顧
(1930年以來)

一九二六年，驚奇故事雜誌上開闢了一個稱爲「論壇」(Discussions) 的專欄，刊登讀者們各種有關科幻小說的意見和主張的投書。這是一個相當新穎的嘗試，而且後來的事實證明了它非常成功。它不但有助於讀者、作者、編者之間的觀念的溝通，並且藉着廣泛的意見交流培養了讀者大衆對科幻小說的參與感，而不僅是作爲消遣性的讀物而已。這對於現代科幻小說的快速發展也是功不可沒的。許多熱心的科幻小說迷亦因之「以文會友」，由這種文字上的討論進而組織了好些俱樂部，舉辦各種定期或不定期的學術與聯誼活動。最近在華盛頓特區所舉行的一次週末聚會，參加者竟達四千餘人之多。

集會結社盛極一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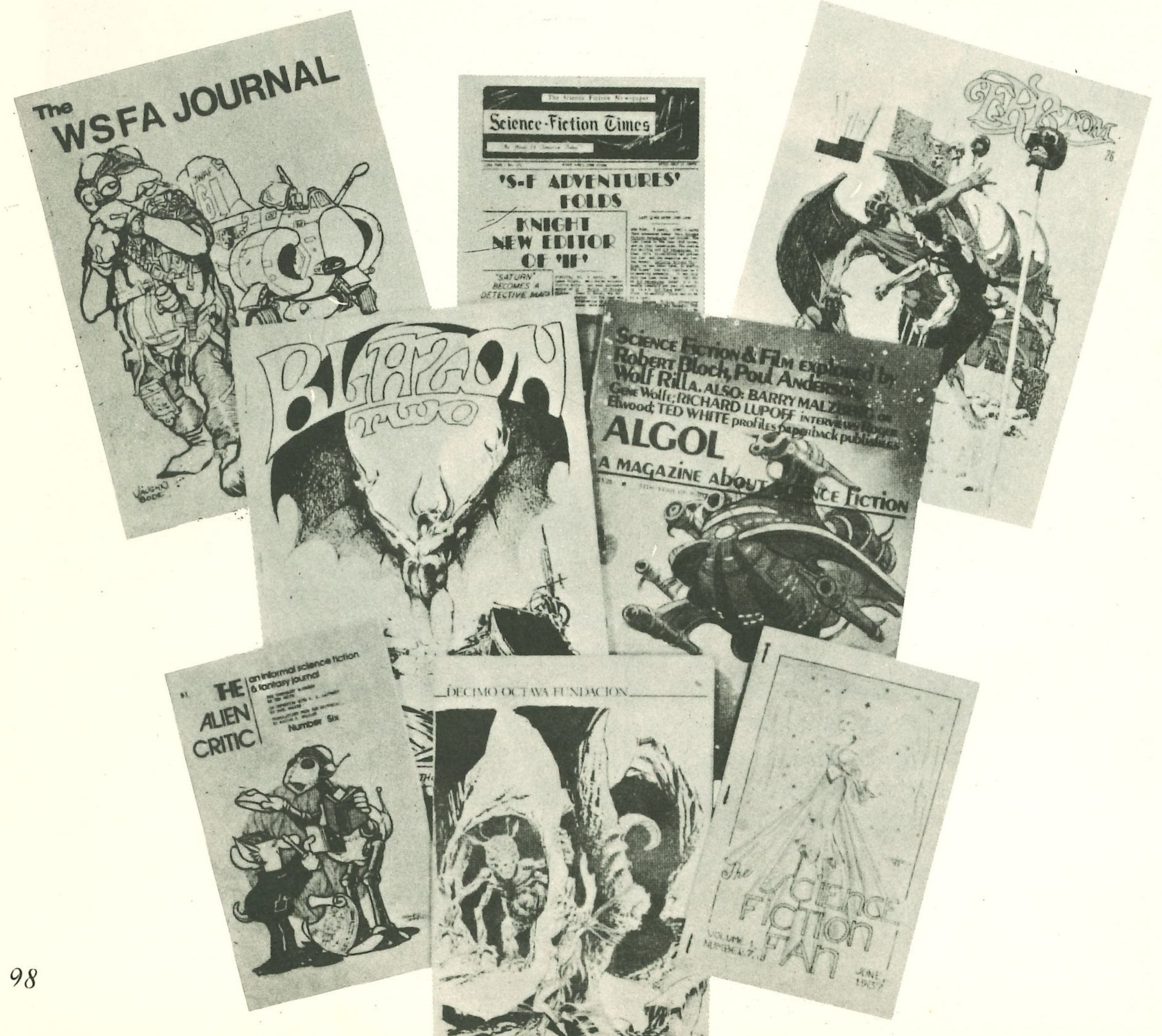
在一九四九年某一期的「加利福尼亞月刊」(California Monthly) 上曾有篇文章對這種俱樂部的活動報導甚詳。作者費本 (Dan Fabun) 是一位加州大學畢業生，也是當地一個名叫「小精靈協會」(The Elves, Gnomes and Little Men's Science Fiction Chowder and Marching Society, 簡稱 The Little Men) 的俱樂部會員，此一俱樂部因其名稱特異，所以知名度甚至比「費城科幻小說協會(Philadeplia Science Fiction Society) 和「洛杉磯科幻小說協會」(Les Angeles Science Fiction Society) 還高。這篇報導中指出，迄至二十世紀中期爲止，此一新興的文學運動業已傳遍了全美國的各個角落，尤其以在大學校園中的活動最爲暢盛。就以伯克萊的加州大學爲例，學校附近就有兩家專管科幻小說出版品的書店，還有兩位加大校友合編了一本發行全國的科幻小說雜誌。「小精靈」雖然名字古怪，却是一個相當成熟的團體，它的六十五位成員中，半數左右是該校的學生與研究生。會員名單內還包括了三位應用物理學家，四位化學家，四位工程師、一位會計師、一位驗光師、一位物理助教、一位生物講師、一位陸戰隊員、一位律師、四位圖書分銷商、一位新聞記者、若干速記員和推銷員，還有一位在職業上登記爲「吹牛大王」的。他們每兩個星期在圖書舘集會一次，探討太空旅行，原子能發展等問題，或者熱烈地談論科幻小說各種有關的事項。每個月還需要出版一份油印而加裝了精美封面的會刊，其中不乏上乘的作品和優秀的作家；像主編布魯門森(George Blumenson) 便以筆名塔煦曼 (George Tashman) 而爲人熟知，范斯 (Jack Vance) 後來還在一九七六年瑞典主辦的世界科幻小說大會上受到「特別來賓」的禮遇、希拉斯 (Wilmar Shiras) 以她在「驚人故事」上的神童小說而見稱、麥克林狄克 (Winoma Mc Clintic) 在「幻想雜誌」(Magazine of Fantasy) 的創刊號上應邀撰稿、包諶是科幻與神祕文學中知名的作家和文選編輯麥寇瑪斯 (J. F. Mc Comas)主編的「時空冒險」(Adventures in Time Space) 則是最早風行全美的「科幻小說文集」之一、英國籍的史狄亞特教授 (Prof. George R. Stewart) 也有一本長篇小說「地球居住」(Earth Abides)問世。許多會員十分熱衷於蒐集各種科幻小說圖書和雜誌，一本早期的「驚人故事」市面上賣兩塊五毛美金，全套則可以值到兩百元，相當於現在的好幾千塊錢了。其實，許多好作品都已經先後被挑選出來重新輯印成册了，何以這些原版的書刊身價竟能如是其高呢？這確是有點令人費解的。人們厭倦了老一套的男女邂逅，兩情相悅的愛情公式固然是事實，但如果男主角穿了太空衣，女主角

艾克曼 (Forry Ackerman) 在一九四八出版了一本專刊，報導有關科幻小說迷的各種活動。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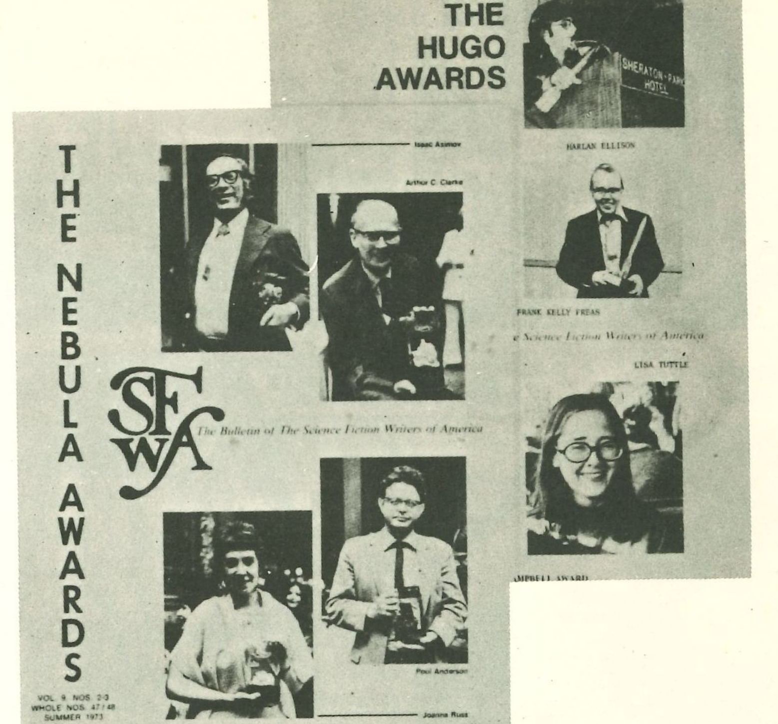




英國科幻小說迷所發行的五種刊物。一九四六年的「異域」(Outlands) 曾經試圖成為專業性的雜誌，二十年後的「外在世界」也作過同樣的嘗試。另外三本則都是吉林斯 (Walter H. Gillings)的傑作，可以代表三十年間的大勢。左上圖



幾本業餘性的科幻小說刊物，其中以一九三七年六月出版的「科幻小說迷」(Science Fiction Fan) 為最早，另外還有「阿爾哥」(Algol)、「國外評論」 (Alien Critic)、「西部科學小說協會會刊」(WSFA Journal)、「紋章圖說」 (Blazon)、「 科幻小說時代」(Science Fiction Times) 、「柏洛兹的世界」 (ERB dom)、「時報」 (Times)、「 科幻小說國際新聞 」(Science Fiction International News)、「根基」 (Fundation) 等。左下圖



「美國科幻小說作家報導」(The Bulletin) 這兩期的封面分別介紹了幾位「雨果奬」和「星雲獎」的當選人。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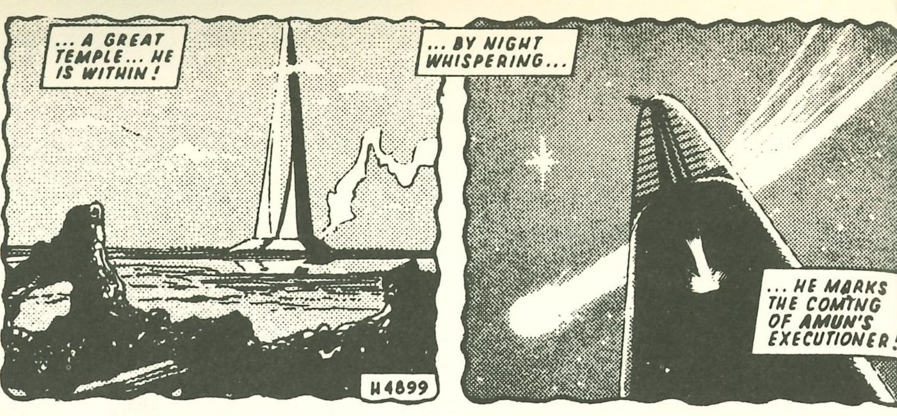
長著綠髮和六條腿，則整個情況又當別論，尤其當他們相遇在一個人類所未曾探測過的星球上，隔着鐳棚相擁時，讀者的好奇心更重。例如有本叫做「誰將前往」 (Who Goes There) 的小說，描寫一羣置身於孤立營地中的人，發現他們被一種神祕的敵人所侵邊，這種東西並無定形，可以滲入到人體裏面去濫施蠱惑，受害的人本身往往還不自覺。爲了自救救人，他們必須儘快找出此一惡敵的根據地來。如果是你身臨其境，請問你該怎麼辦？諸如此類的故事，使得許多讀者被深深地吸引住，而成了基本的科幻小說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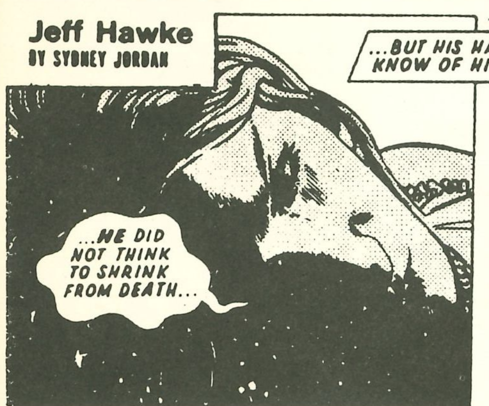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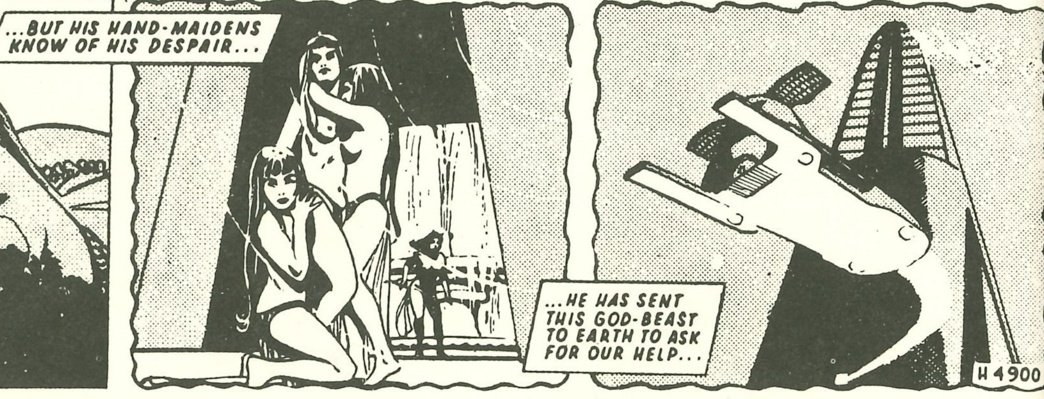
一九二九年，芝加哥的丹尼斯(Walter L. Dennis) 倡組了第一個藉書信聯絡的科幻小說同好團體，叫做「科幻通訊俱樂部」(Science Correspondence Club) ，會員間的通信連絡相當成功。第一個眞正的科幻小說俱樂部則是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在紐約成立的，最初的成員一共有七個人，除了首任會長費茲介路 (Warren Fitzgerald) 年紀稍長之外，其餘各人都是十幾二十歲的年輕小伙子，他們乃是經由金貝克那本「科幻奇異故事」上的讀者投書專欄而結交的。費氏是個溫文儒雅的黑人，其妻也同樣和藹而端莊，他們在哈林區的家，經常是這些朋友聚會的場所。除了一般性的集會和活動之外，他們又在第二年自己着手發行一本油印的刊物「星球」 (The Planet) ，內容包括對訪問各種科幻小說書籍雜誌的評論，會員們本身作品的發表等等。由於流傳日廣，德克薩斯和佛羅里達州有兩位讀者甚至想在他們的家鄉成立一個分支機構。金貝克的出版部經理拉色 (Donid Lasser) 和編輯顧問潘德瑞 (G. Edward Pendray) 也注意到了這個俱樂部，並且參加了在非茲傑勒德家中的聚會，感到十分滿意。拉、潘二人都是官方組織「美國火箭學會」的會員，因此也鼓勵他們加入火箭學會。但由於年齡的限制，只有費茲介路能以個人身分參加，其他的人則成爲團體會員；稍後又有更多的少年加入了這個組織，其中包括了魏辛吉和史瓦兹 (Julius Schwartz)兩位今天鼎鼎大名的科幻卡通畫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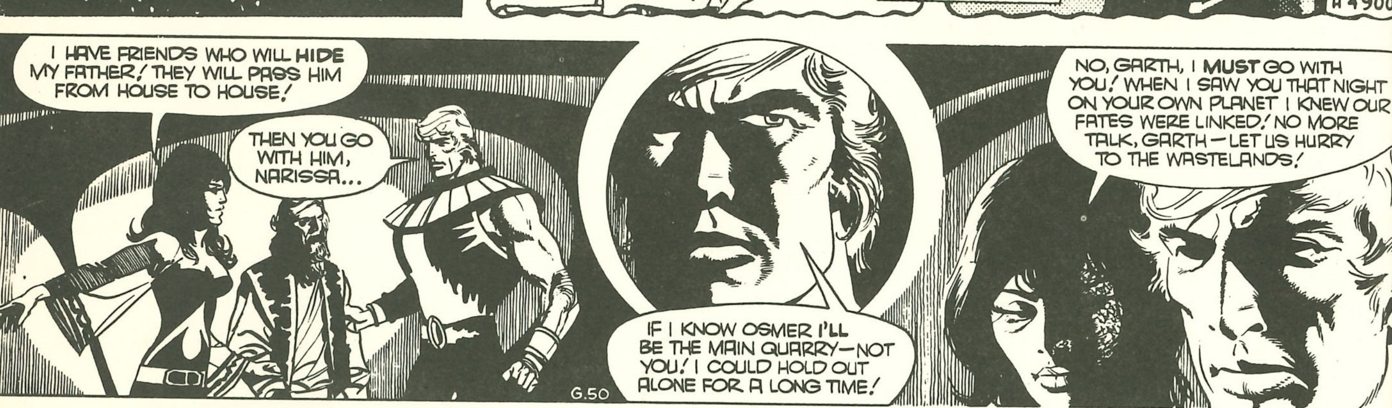
繼之而起的類似組織有國際科學協會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ssociation, I.S.A.)、國際宇宙科學俱樂部(International Cosmos Science Club , I.C.S.C) 、科幻小說聯盟 (Science Fiction League) 等等，愈來愈見興盛。金貝克在1926年的一篇文章中說道：「













後世將會指出，我們不僅在文學上發展了一種新的形式，而且在科學上也促成了一些新的觀念。」

三十年代後期，規模最大的一個類似的組織是紐約未來學會(The Futurian Society of New York) ，這是由國際科學協會 (I. S. A.)所分離出來的，其成員包含了執今日科學小說界牛耳的伍爾翰、鮑爾、威爾生 (Richard Wilson)、龍德斯、艾西莫夫以及康布魯士等人。當時積極參與這些俱樂部的大多數都是十幾二十歲的青年，而且幾乎清一色皆屬男性。他們兼具了理想主義、樂觀主義和改革主義的色彩，誠如金貝克所說過的：……科學小說往往是年輕人的天下，因爲惟獨他們才會有如此豐富的熱情和無拘無礙的想像力。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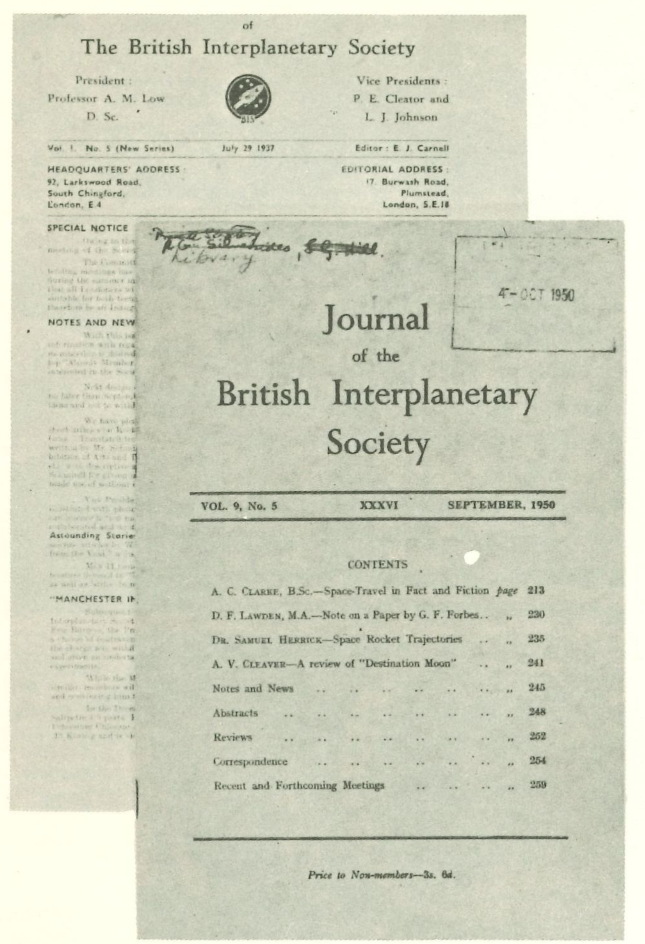
由各地科幻小說俱樂部的會員們所自行編印的業餘出版物曾經多達數千種，它們有些是好幾個人合力經營的，也有些連寫帶畫全由一人包辦，就在辦公桌上或者家裏複寫或油印，這種狂熱的確是難以想像的。在內容上，它們包括了創作、批評、報導等等，可以說是應有盡有，其中有些縱然和專業性的刊物比起來都不覺遜色。像克勞佛在1934—35年間所出版的「神妙傳奇」(Marvel Tales) 和「不尋常的故事」(Unusual Stories)、伍爾翰在1936年所創辦的「時空幻想故事」、韓林的「星塵」等等，都是相當傑出的業餘刊物。還有1936年韓森 (Maurice K. Hanson) 在英格蘭所創辦，由卡尼爾主編的「新星泰瑞」(Novae Terrae)，後來還成爲「不列顛科幻小說協會」(British Science Fiction Association) 的會刊，改名「新世界」(New Worlds)，代表英國參加了金貝克所倡組的「科幻小說聯盟」，可以說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季林斯的「科幻小說」(Scientifiction) 不僅是本高水準的業餘性刊物，而且接近於半專業化的程度了；1946年，詹森 (Leslie Johnson) 在利物蒲發行了一本只有四十頁篇幅的「異域」(Outlands)，同時又有另外幾位極度熱衷的科幻小說迷編印了「未來故事」(Futuristic Stories) 和「奇異冒險」(Strange Adventures)。1966年，曼徹斯特的兩位業餘製片家奈德勒(Harry Nadler) 和派丁頓 (Charles Partington) 也合辦了一本非常精彩的半專業性雜誌「外在世界」(Alien Worlds)。

這兒還要提到的是地方同好團體之間相互交流的情形。1936年秋天，紐約的一羣青年科幻小說迷訪問費城，和當地的俱樂部舉行了聯席會議，他們稱之爲「東海岸第一屆科幻小說大會」。翌年正月，倫敦有三個俱樂部的會員聯袂訪問里茲，也舉行了同樣的集會。「第一屆世界科幻小說大會」則是1939年7月所創始的，除了二次大戰期間之外，它一直逐年地舉行，1975年在澳洲墨爾鉢所召開的已經是第三十三屆了。這些活動愈來愈普遍，但過大



佐旦 (Sydney Jordan) 的連環畫「傑夫、華克」(Jeff Hawke)，曾在英國連載多年。左圖

世界科幻小說會議是每年一度的大事，在每次會議之後都會編印一本專刊來報導有關的成就和進展。右圖



of
The British Interplanetary Society

President:
Professor A. M. Low
D. Sc.

Vice Presidents:
P. E. Cleator and
L. J. Johnson

Vol. I. No. 5 (New Series) July 29 1937 Editor: E. J. Carnell

HEADQUARTERS' ADDRESS:
92, Larkswood Road,
South Chingford,
London, E.4

EDITORIAL ADDRESS:
17, Burwash Road,
Plumstead,
London, S.E.18

SPECIAL NOTICE

NOTES AND NEW

Astounding Storie

"MANCHESTER I

4 - OCT 1950

Journal
of the
British Interplanetary
Society

VOL. 9, No. 5 XXXVI SEPTEMBER, 1950

CONTENTS

A. C. CLARKE, B.Sc.—Space-Travel in Fact and Fiction *page* 213
D. F. LAWDEN, M.A.—Note on a Paper by G. F. Forbes .. „ 230
DR. SAMUEL HERRICK—Space Rocket Trajectories .. „ 235
A. V. CLEAVER—A review of "Destination Moon" .. „ 241
Notes and News .. .. „ 245
Abstracts .. .. „ 248
Reviews .. .. „ 252
Correspondence .. .. „ 254
Recent and Forthcoming Meetings .. .. .. „ 259

Price to Non-members—3s. 6d.

的規模對大多數人來說却並不是很方便的，因此他們又發展出一些區域性的組織來，其範圍則只是隣近的若干城市而已。在英國，每年一屆的「東部會議」(Eastercon) 已經持續了好多年，「新星會議」(Novacon) 則是每年秋天在伯明罕舉行。美國西海岸各城的「西部會議」(Westercon) 是規模最大的，而資格最老就要數固定在辛辛那提召開的「中西部會議」(Mild West Con) 了。此外如波士頓的「波士會議」(Boskone) 和紐約的「月球會議」(Lunacon) 也是知名度很高的。不過，這些集會之稱爲「會議」却未免有點名實不符，因爲除了形式上例行的選擧之外，其實無甚可議之事。通常它們只是利用週末擧辦個大規模的宴會或茶會，大家聯絡感情，並請些名人發表幾篇演講而已。附帶的節目則有展覽會，拍賣會等等，每次都有價値數千元的科幻藝術品或某些名著的原稿被收藏家們買了去

不列顛星際學會（The British Interplanetary Society）的前後兩本會刊，分別由卡尼爾和克拉克主編。左圖

金貝克自出版界退休之後，仍然自己繼續編印着一份稱作「展望」的超小型雜誌，在每年耶誕節以賀卡的方式分寄親友，圖片則多由他的老搭檔保羅所繪。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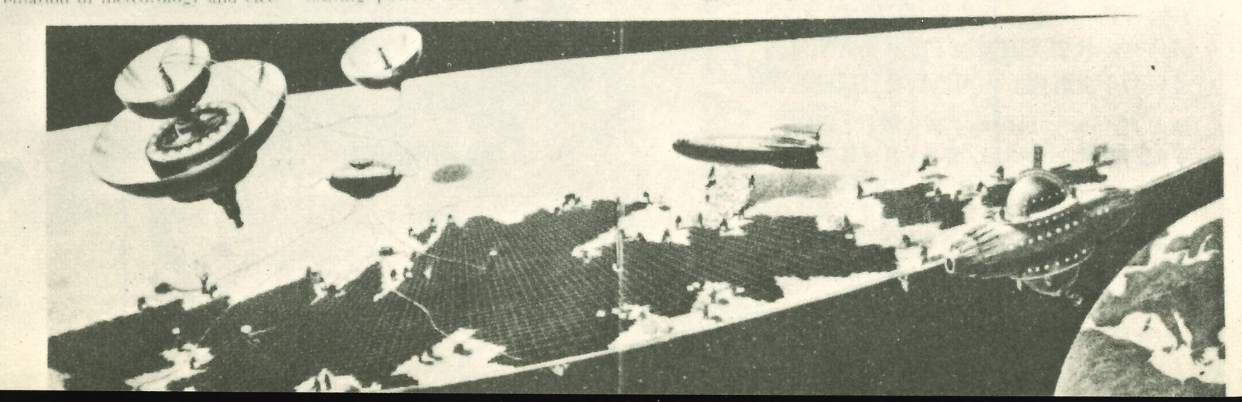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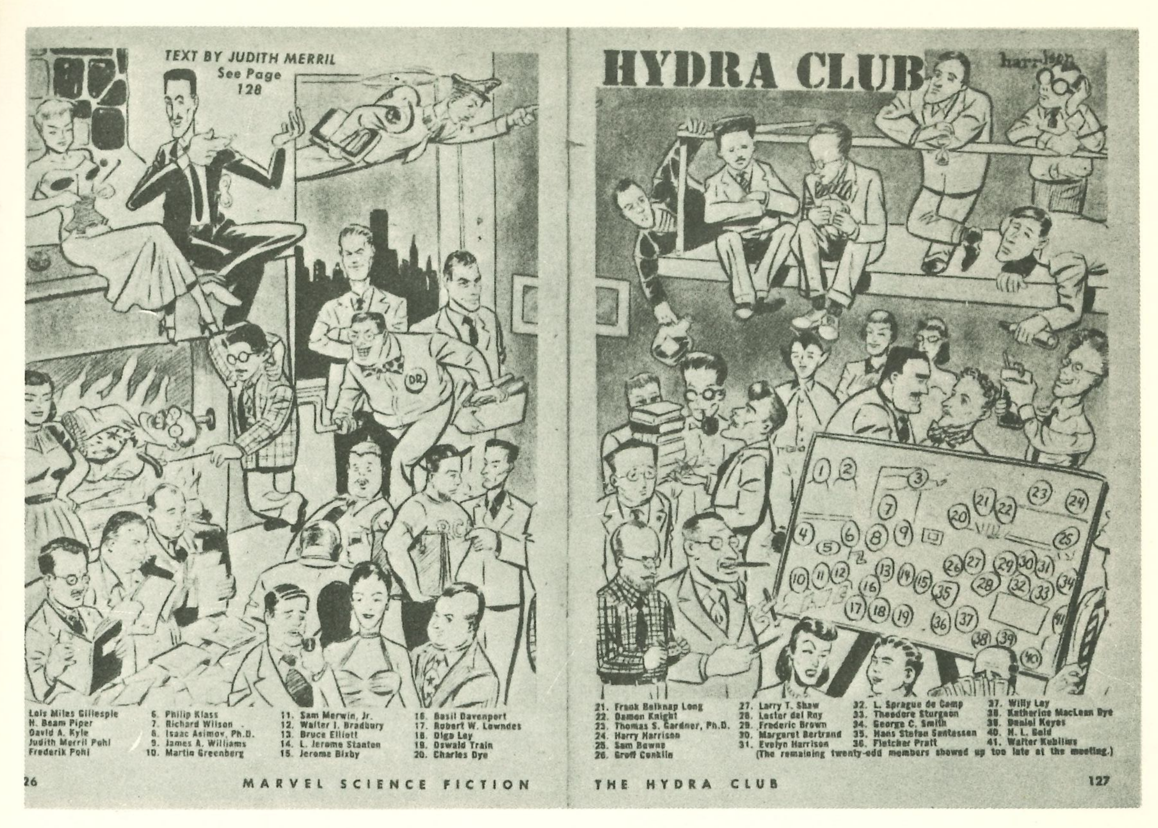
IT was Charles Dudley Warner (and not Mark Twain) who first observed: "People are always talking about the weather, but no one does anything about it!" True in his day, and true today. But it probably will not be true at the turn of the next century, AD 2000.

The key, as I see it, is a combination of meteorology and electronics. But first let us look at the problem.

Scientists are in full accord that the sun, our titanic atomic furnace, 92 million miles distant, is the supreme and chief source of all weather. Its huge caloric output varies little over the ages and may,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be called constant in its radiant heating power. Its energy is so great that *on each square mile of our earth we receive over 4½ million horsepower of actual energy.* A good percentage of this energy is lost—radiated back into space by reflection. Much more energy is lost by the heated earth at night when the sun is below the horiz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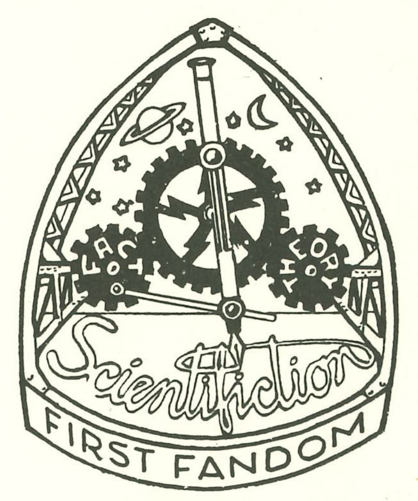
Our largest heat reservoirs are the atmosphere and the oceans, but, on account of the seasons, the total amount of solar energy received at any given point on earth varies constantly. Meteorology is not yet an exact enough science to cope with this variability, which is further complicated by the earth's daily rotation and seasonal inclination of its axis toward and away from the sun—its chief heat source. This is also the reason for the great variability of the weather—to an extent. Admittedly, this outline is an oversimplification of the problem, but for our purpose quite adequate. (There are other lesser factors that influence weather: internal heat of the earth, the polar icecaps, glaciation of high peaks—the Himalayas, the Swiss Alps, etc.—man-made vitiation of the





。節目的最高潮是一場盛大的晚宴和舞會，會中並且頒獎給應屆的最佳小說及短篇故事作家，最佳挿畫作者，最佳期刊雜誌編輯等當選人。

一九七〇年的東京世界博覽會中，同時也擧行了科幻小說的研討會，這是共產國家和非共產國家的科幻小說作家首次聚集一堂來交換意見。與會者包括了艾爾狄斯、克拉克、卡葛里茨基 (J. Kagarlitski)、梅里爾(J. Merril)、派諾夫 (E.I. Parnov)、鮑爾、札哈欽哥 (Zakharchenko) 等人。此前一年，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也擧行過相似的一次國際性會議，美、英、法、西班牙、烏拉圭等國都派遣了代表參加。再前一年，也就是一九六八年八月間，當蘇俄以人造衞星侵擾捷克之際，聯合國在維也納召開了「和平使用太空」會議，會中放映了電影「公元二〇〇一年」，這是科幻作品介入實際事務的一例。一九七二年七月，在義大利狄里雅士德市，第一屆歐洲科幻小說會議揭幕，同時誕生了每年一度的「科幻小說電影節」。



「九頭蛇俱樂部」是當時的科幻小說作家、畫家、編輯的組成的一個團體。哈里生(Harry Harrison)在他們聚會時繪成了這幅速寫畫。最上圖

「先驅者」(First Fandom) 俱樂部開了一個金貝克的圖案作為自己的徽章。它的會員都是從一九三九年之前就參與活動的老前輩。上圖



SYRACUSE
UNIVERSITY ALUMNI NEWS SUMMER 1975
Can THIS Man Solve the Energy Crisis?

艾克曼(Forrest J. Ackerman)仿製了一套布克•羅吉(Buck Rogers)的戲裝，穿去參加一九三九年七月在紐約舉行的第一屆世界科幻小說會議。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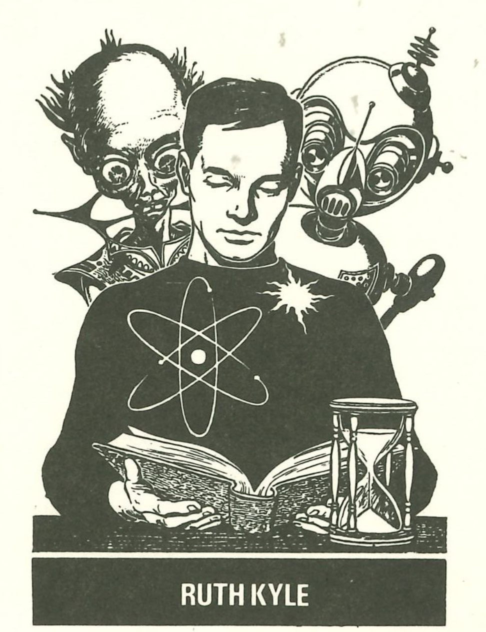
紐約西拉克斯大學在一九七五年夏季的「同學會新聞」(Alumni News)封面上登了這幅超級英雄的圖片，問他能夠解決能源問題否。左圖

收藏家所使用的藏書標誌之一。右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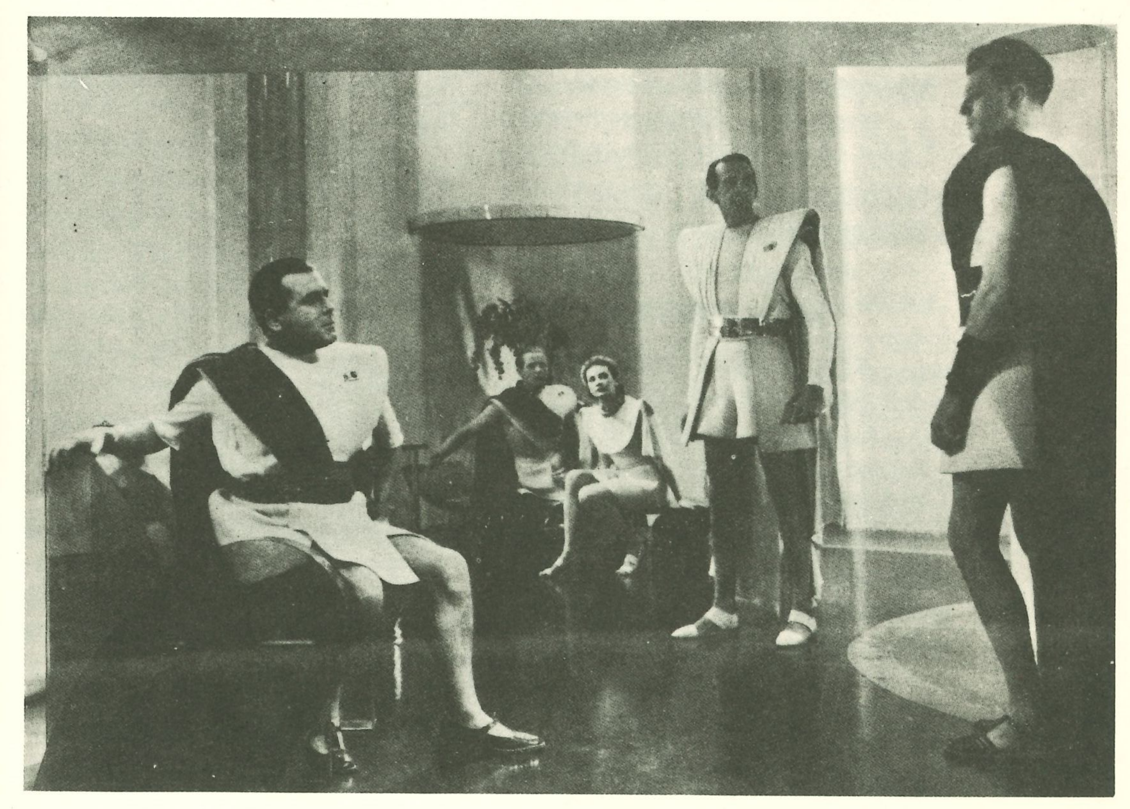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六年柯達公司將威爾斯的小說「未來事物」(The Things to Come)拍成了電影。右下圖

表彰前賢啓迪後進

隨這些集會而來的則是各種榮賞。一九六〇年在匹茲堡舉行的「世界科幻小說會議」頒獎給金貝克，表揚他對科幻小說的倡導和支持。另一項由獨立財團所捐贈的艾凡紀念獎（E. E. Evans Memorial Award）則頒授給爲科幻小說迷服務而有顯著貢獻的人士。還有些獎賞是限定了對象的，譬如塔夫基金會（TAFF Trans Atlantic Fan Fund）所提供的獎額習慣上由美國和歐洲作家輪流選拔，道夫基金會（DUFF, Down-Under Fan Fund）所提供的則爲美澳兩國所專主。還有一個「先進者」(First Fandom）獎，則專頒給在一九三九年之前便已積極參與此一活動的人。



所有有關科幻小說的活動中，最可注意的莫過於教育界的參與了。不但大學開了課講授和研究，就連中學的教材中都加入了科幻小說的材料，這個原本只是現代文學之一環流派，很快就贏得了所有人士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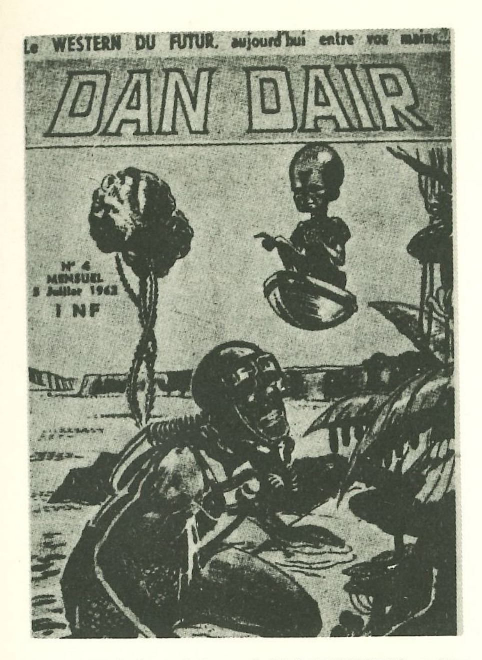
第九章　輝煌的日子
(1956～1969年)

人類征服太空的夢想，一直是科幻小說的主題之一。這個夢想如今已經達到即將實現的階段了。為炫示這種先見之明，1956年在紐約召開的第十四屆世界科幻小說大會便以「前鋒號」人造衛星計畫的主題，舉辦了一項科幻小說與科學發展的聯合展覽。同時，為了强調此一會議的世界性，大會邀請了英國籍的克拉克先生為「特別來賓」，這是外國作家頭一次獲得這份榮譽。會中並且決議下屆大會將在倫敦舉行。投入寫作生涯未久，發表過六部作品的郗偉伯（Robert Silverberg）在大會中獲選為「最有前途的作家」，僅次於他的是艾里森（Harlin Ellison），也是初出茅蘆，出版過兩本小說。他們兩人在以後的許多年中，一直是相互競爭，彼此激勵，不但分別寫成了不少高水準的作品，成為當代作家中的急先鋒，而且先後多以獲得了金貝克基金會的獎助。另一位資歷較深的葛瑞特（Randall Garrett），這時的文思也達於顛峯狀態，在1957一年之中，他們三個人以自己本名發表的作品加起來有一百多篇，另外許多用筆名發表的還沒有計算在內。

雜誌事業風雨飄搖

不過，這一個時期的雜誌市場却變動十分頻繁，1956年所崛起的刊物有「無限」(Infinity)、「科學冒險小說」(Science Fiction Adventures)、「衞星科幻小說」(Satellite Science Fiction)、「超科幻小說」(Super-Science Fiction)等。次年，密爾斯(Robert P. Mills)創辦「冒險科幻小說」(Venture Science Fiction)，專以「幻想與科幻小說」(Fantasy & Science Fiction)為競爭對象，不久之後，兩家雜誌終於合併，雖然沿用了後者的刊名，但却是由密氏總攬著大權。「土星」(Saturn)一度退出了科幻小說的園地，並且刪去了原來的副題「科幻小說雜誌」(The Magazine of Science Fiction)達五期之久。另一本「其他的世界」(Other Worlds)則改名為「飛碟」(Flying Saucers)。1958年，柏蘭汀(Ian Ballantine)試圖將袖珍文選「星球科幻故事」(Star Science Fiction)改成雜誌的形式而沒有成功，和新創辦的「前鋒」(Vanguard)一樣，都是只發行了一期便告夭折。韓林主編的「想像的故事」(Imaginative Tales)也湊熱鬧改名「太空旅行」(Space Travel)，但也只出了三期而已。同一期間還有不少的短命刊物此出彼沒，但都無甚價值可言，此處便略而不表了。這個混亂的局面一直到1960年才告結束，在激烈的震盪之後，只剩下了「驚奇故事」、「銀河科幻小說」、「幻想的新奇故事」、「幻想與科幻小說雜誌」、「假定的世界」(Worlds of If)六本刊物還繼續存在着。

儘管美國這邊是如此波濤洶湧，但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國却仍然平靜如常。直到1957年第十五屆世界科幻小說會議假倫敦舉行時為止，英國的出版界還是一片昇平氣象。費恩(John Russell Fearn)是當代英國最多產的科幻小說作家，他的筆名不計其數，而單單是以瓦哥・史德頓(Vargo Statten)所發表的就有好幾部小說。1954年元月，他嘗試創辦了「瓦哥・史德頓科幻小說雜誌」(Vargo Statten Science Fiction Magazine)，最初幾期雖然顯得有點稚嫩，後來改版為「英國科幻小說雜誌」(British Science Fiction Magazine)之後便成熟得多了，可惜1956年的一次印刷業罷工使得它一蹶不振。卡尼爾主持下的「新世界」(New Worlds)和「科學幻想故事」(Science Fantasy)倒是一帆風順，1958年，他又將美國發行的「科學冒險小說」重加編印成為精簡的英國版，後來美國版停了刊，他便獨力挑起了編輯的重担，從1959年初直至如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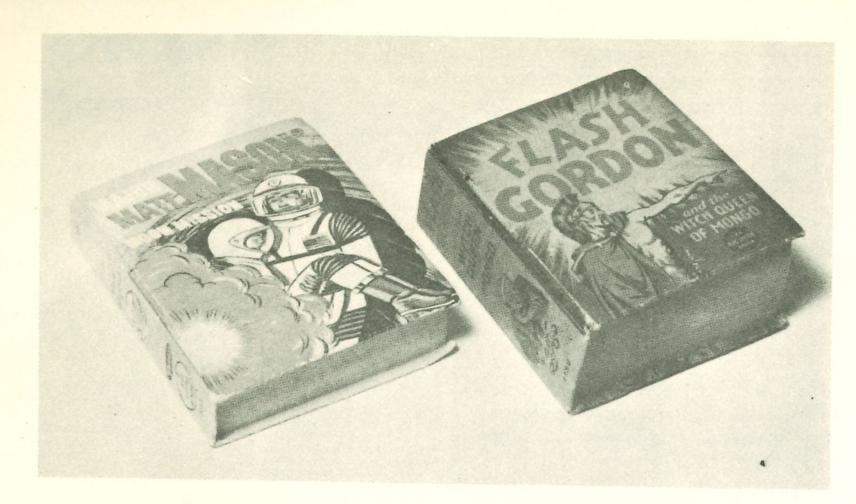


這本英國發行的「老鷹畫報」，像是用一張報紙來作封面。上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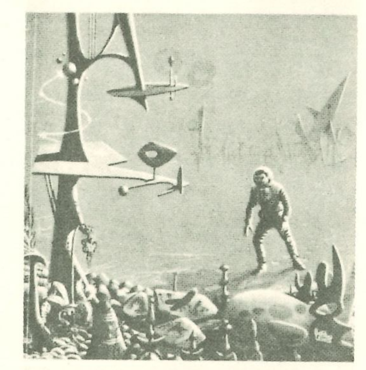
1962年初在法國出版的雜誌「丹達」。上右圖

這時候的電視還在剛剛起步的階段，科幻電影則已經盛極一時。1954年，美國恐怖片「來自黑沼澤的生物」(Creature From the Black Lagoon)掀起了災難電影的高潮。日本人也不甘落後，他們緊接着拍攝了「戈齊拉」(Godzilla, 1955)和「洛丹」(Rodan, 1956)。不久，華德・狄斯奈(Walt Disney)也將威恩的「海底兩萬浬」(20,000 Leagues Uuder the Sea, 1955)搬上了銀幕，它的評價和原著一樣好。同一時期還有「地球此島」(This Island Earth, 1955)、「禁星」(Forbidden Planet,1956)、「掘墓盜屍者的惡行」(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 1956)等，都屬上乘之作。英國片「動物農莊」(Animal Farm)和「公元1984年」也極為成功。1958年的「水滴」(The Blob)、「蒼蠅」(The Fly)二片更是集恐怖之大成。一時之間，雪人、巨獸、蠍子、螳螂等等怪異題材充斥影壇。在蘇俄第一顆人造衞星發射成功之後，以太空為背景的片子也立刻大行其道，林林總總，不勝枚舉。其中有一部「我和一個外太空的怪物結了婚」(I Married a Monster from Outer Space)，不談內容，光是名字就夠吸引人的了。1959年倒是拍了幾部比較嚴肅的片子，如「海灘上」(On the Beach)、「世界、人類和魔鬼」(The World, The Flesh and The Devil)，都是預言遭受核子摧毀後的殘敗景象，旨在警惕人們不可自取滅亡。1960年，銀幕上出現了兩種極端不同的典型：培爾的「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代表那些耗費了龐大資金並且運用了高度技巧的彩色鉅製；溫丹(John Wyndham)的「地獄的村莊」(Village of the Domned)則代表那些以低成本拍攝而製作簡單的黑白片。純就科幻小說而言，這兩者都有着相當優異的表現。

就在1957年倫敦世界科幻小說大會之後不久，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發生了，那便是蘇俄瞞過了美國科學家的耳目，搶先







三十年代盛行的漫畫雜誌「閃耀的戈登」(Flash Gorden) 和六十年代的「月球任務」(Moon Mission)。後者面積稍大，頁數却少了很多，並且它所有的圖片都是彩色版的。最上圖

五十年代前期的科幻小說雜誌流行硬殼精裝的封面，後期則被軟紙的封面所取代了。上圖

發射人造衞星成功。人類的太空時代開始了──正如科幻小說所描寫的狀況那般神奇。自此之後，美俄兩國便展開了漫長的太空競賽，當1958年蘇俄發射到第三枚人造衞星時，美國也送了六枚上去，其中兩枚現在還在太空軌道中運行。1961年，甘迺迪就任美國總統，他公開宣佈了計畫登陸月球的決定。這對於美國的民心士氣是一項很大的鼓舞，也使得科幻小說更加受到人們的重視，而逐漸融入了文學主流之中。

袖珍圖書繼之而興

平價雜誌的時代過去了，代之而興的是一種四十開本，可以放在衣服口袋裏隨身攜帶的平裝書册。這種版式最早見於1930年代中期，1939年 7月還曾有過一家「袖珍圖書公司」(Pocket Books Inc.) 全力發行這種版本，但不久世界大戰便告發生，因而阻礙了它的擴展。戰後印刷工業的復甦以及新興的圖書批銷制度，使得這種書刊的發行量由1940年的幾百萬册增加到兩億兩千萬册。它們起初絕大部分是從雜誌的連載小說所抽印出來的單行本，後來，許多科幻小說作品便乾脆跨越過雜誌連載的階段而直接以這種型式來發行。柏蘭汀是一位先驅者，他所編印的「柏蘭汀叢書」(Ballantine Books) 對科幻小說出版界的影響最大；另一位「冠軍叢書」(Ace Books) 的主編伍爾翰也是這方面的一大功臣。1953年，「鐵錨叢書」(Anchor Books) 以更高的品質與更低的價格打進市場之後，這種版式益趨普及。根據官方資料統計，在1955年夏天，共有四十四家出版商出版了四千五百種這型的書刊；到 1962 年時，增加到一百九十八家和一萬七千九百種之多。其中科學小說所佔的比率是愈來愈高，在七十年代甚至比五十年代末期或者六十年代初期更爲盛行。這時候書報雜誌的市場，已經由單純的書店經銷擴張到了許多超級市場與折扣商店都有專櫃來展售，因此如果有人竟然對科幻小說一無所知,才是希罕了。

1959年，高德史密斯 (Cele Goldsmith) 接辦「幻想故事」和「驚奇故事」兩本雜誌，提拔了好些新進的作家，如狄斯克 (Thomas Disch) 、李金 (Ursule K. LeGuin) 、柏拉德 (J. G. Ballard) 、史賓萊 (Norman Spinrad) 、戴萊尼 (Samul Delany) 等人，也爲這兩本雜誌注入了新血輪。1961年，飽爾又接收了「銀河科幻小說」與「假定的世界」，並且在1963年創辦「明日的世界」(Worlds of Tomorrow) 與之鼎足並立。同年，西海岸發行了一本「伽瑪」(Gamma)，前後出了五期，到1965年初又消失得無影無踪。這些年間文化界最重大的消息要算是「史翠特與史密斯出版公司」(Street and Smith Publications) 的結束了，這個已有百餘年歷史，遭遇過無數驚濤駭浪的老前輩也難逃壽終正寢的命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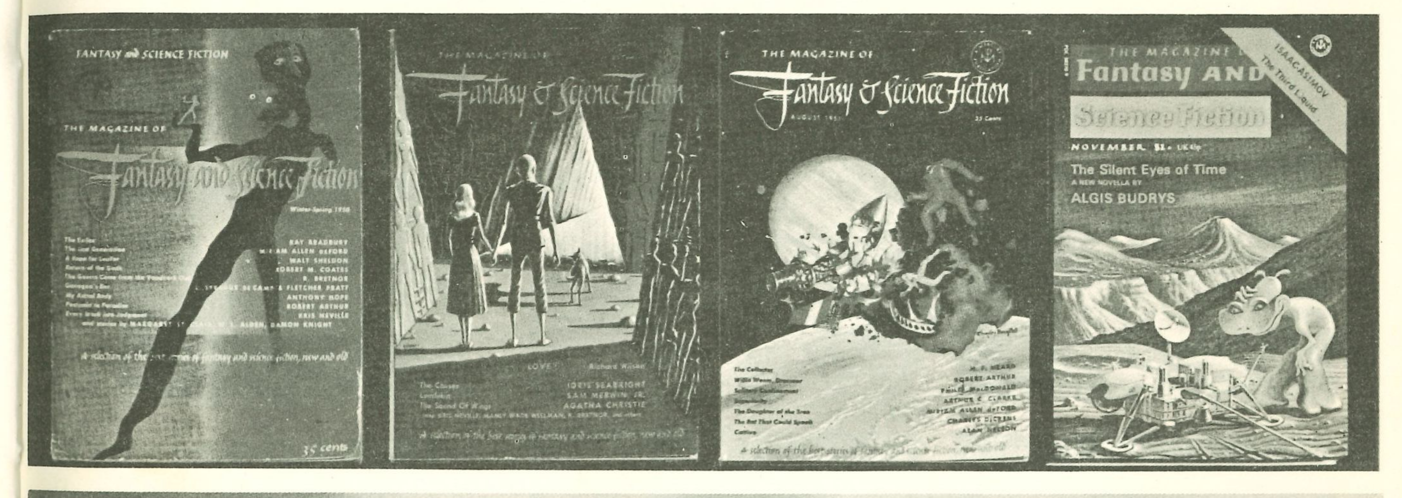
這時候的雜誌又遭逢了另一個敵手，那便是自60年代中期以後流行起來的短篇故事集。1966年，奈特以未曾發表過的原始稿件出版了「軌道」(Orbit) 選集，接着艾里森也編印了他的「險象」(Dangerous Vision)。這種外形像袖珍叢書，內容像小型雜誌的刊物，也搶去了不少傳統雜誌的銷路。許多雜誌在重重威脅下，不得不勉强掙扎以求生存。就連非常老牌的「驚奇故事」也不得不從它自己以及一些其他雜誌的舊材料中重行刊載以求降低成本。它現任的社長柯漢 (Sol Cohen) 和主編懷德雖然因此而頗遭指責，但他們畢竟彌補了收支上的差距，使雜誌得以避過了當時的危機，方才能夠在1976年美國慶祝建國兩百週年時歡渡它自己的五十週年社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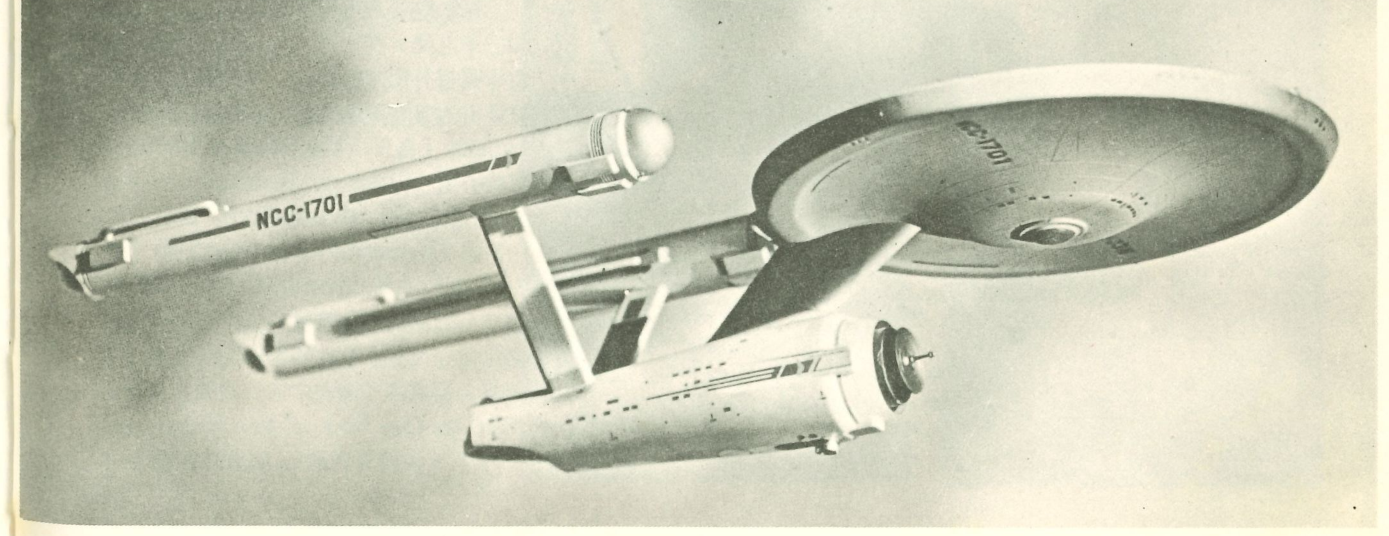
1967和68年大致的情況還可以，雖然陸續還有一些刊物從市面上消逝。1969年開始稍有一點轉機，「冒險科幻小說」和「太空之路」先後復刊；到1973年，「怪談」也告起死回升，如果中間不曾間斷的話，它已經有七十五年歷史了。同時，另一本標榜現代科幻小說的「天頂」(Vertex) 雜誌問世，每本售價是一塊五毛。後來因爲支持不下去，改變成爲小型報紙的形式，一直出版到1975年。

在英國的雜誌市場上也發生了若干值

從 1949 年 1975 年的幾本「幻想與科學小說雜誌」(The Magazine of Fantasy and Science Fiction)。下圖

羅丹伯里 (Gene Roddenberry) 所創造的「企業號太空船」是科幻小說中著名的作品之一。最下圖











佛雷絲 (Frank Kelly Freas) 為 1956 年12月號「原始科幻小說故事」(The Original Science Fiction Stories) 所繪的幾幅插畫。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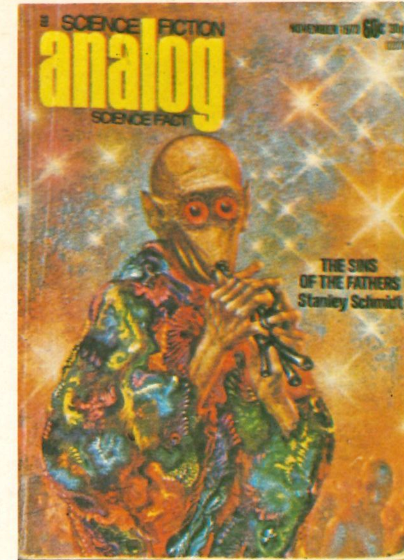
得一表的事。「科幻冒險小說」在1963年5月停刊；「新世界」和「科學幻想故事」也在同年秋天易主，它們的編輯卡尼爾在翌年四月另辦了一本「科幻小說新作」(New Writings in SF)。「新世界」新主人莫爾庫克（Michael Moorcock）的口號是：「科幻小說必須永遠走在時代的前面！」支持他的前衛派作家有柏拉德、柏拉特（Charles Platt）、鍾斯等人。另一本「科學幻想故事」在1965年曾經一度走紅，而且發行到月刊，但後來還是因爲財務上的困難，在1966年終於被莫爾庫克的「新世界」所吞併了。可是「新世界」也好景不常，甚至在接受了一段時間的官方津貼之後仍然無法維持，到1969年也不得不宣告停刊。它的最後一期也就是兩百零一期沒有公開發行，只是寄發給直接訂戶，並且自嘲地加上了「試閱」的字樣。儘管如此，它在讀者的心目中也已是難能可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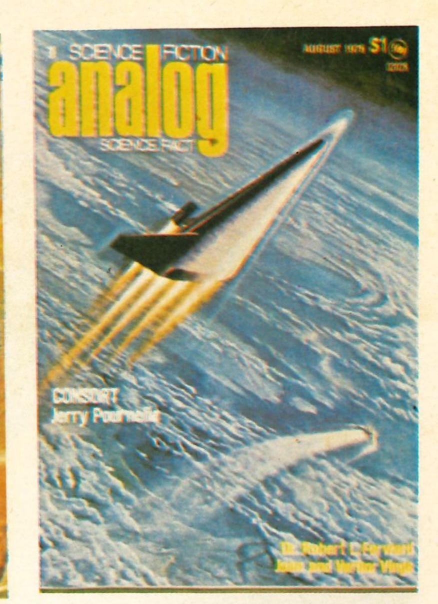
同年，在澳洲有一位成功商人葛拉翰（Roger Graham）挺身而出，以財力支援一本兼容英、澳兩國作品的大型彩色雜誌「瞻望明天」(Vision of Tomorrow) 在英國出版，可惜它也只維持了十二期而已。自從1945年以來，這是英國的科幻小說雜誌市場上呈現了一片眞空，直到四年以後，「科幻小說月刊」才恢復了正常的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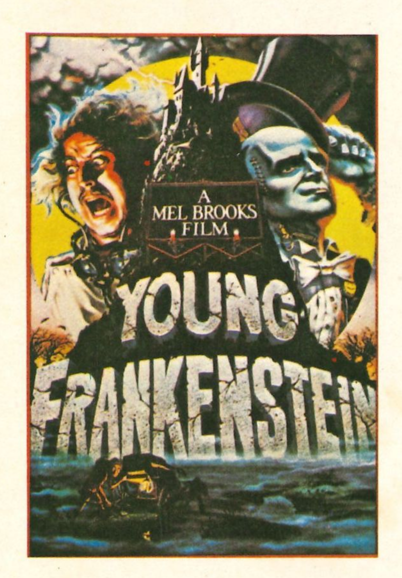
電影電視爭相映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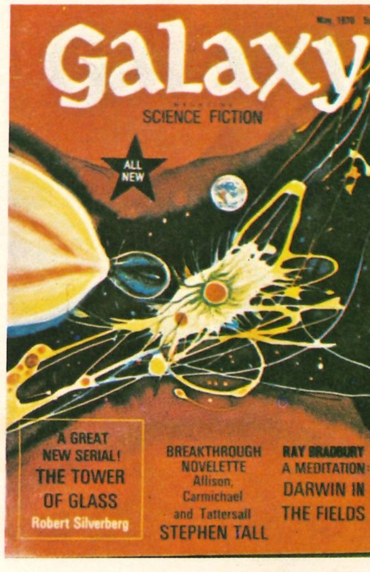
電影院仍是鬼怪片的天下，在1961到64三年之間，英、法、日、俄、丹麥、捷克等國都有相當的科幻電影問市，其中比較特出的有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h)的「鳥」(The Birds, 1963)、庫柏力克 (Stanley Kubrick) 的「奇愛博士」(Dr Strangelove, 1964)、杜魯福 (Francois Truffant) 的「華氏451度」(Fahrenheit 451, 1966) 等。韋爾斯的「登月第一人」和威恩的「從地球到月亮」也在1964年同時被搬上了銀幕、捷克片「走向宇宙的盡頭」(Voyage to the End of the Universe, 1964)、法義合作的「幻想的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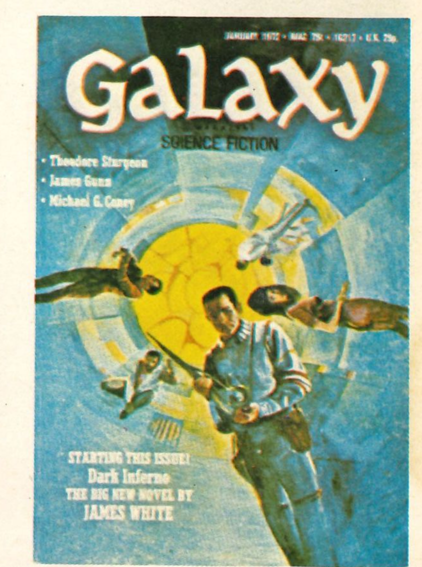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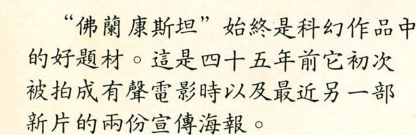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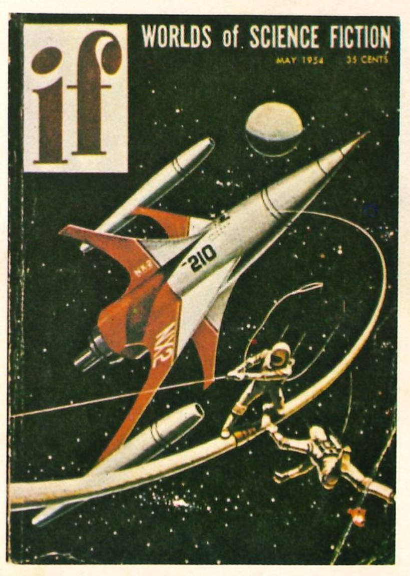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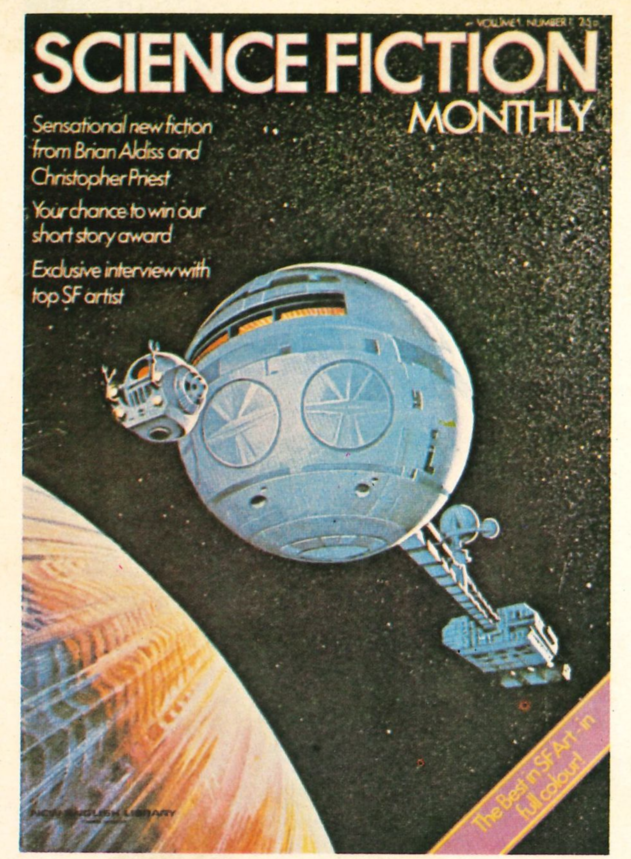


「佛蘭康斯坦」始終是科幻作品中的好題材。這是四十五年前它初次被拍成有聲電影時以及最近另一部新片的兩份宣傳海報。

現在的科幻雜誌在封面上似乎要比以前莊重些。這兒所選的是1954到1975年間的幾個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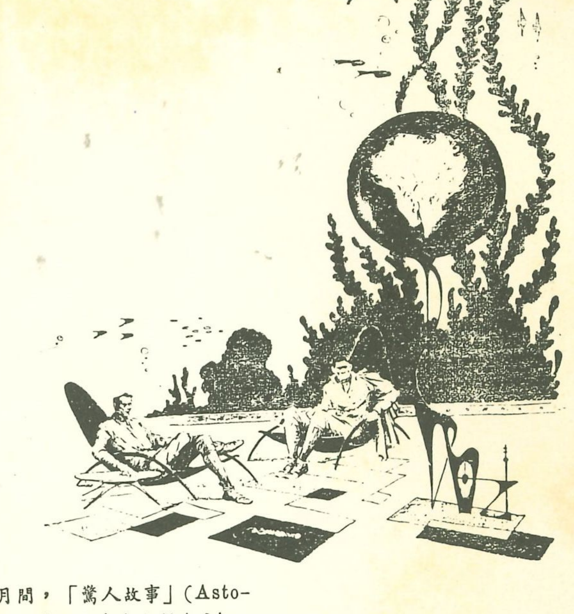




英國最新發行的“科學小說月刊”(Science Fiction Monthly)的一、二兩期封面。

Analog
Astounding
Science
Fact & fiction





Fantastic Voyage，1966)、法國片「巴巴里亞」(Barbarella，1967)、美國片「五月裏的七天」(Seven Days in May, 1964)、「猿猴的星球」(Planet of the Apes, 1967)、「星球旅行」(Star Trek)、「公元2001年太空之旅」(2001，A Space Odyssey)等等，都是很有份量的作品。

另一方面，科幻作品在電視上也吸引了不少觀衆，尤其是兒童與青少年。先後出現在螢光幕的有：「外界的極限」(Outer Limits)、「迷惑」(Bewitched)、「迷失在太空裏」(Lost in Space)、「禁星」(Forbidden Planet)、「萬能車」(Supercar)「黃貂魚」(Stingray)、「XL—5號火球」(Fireball XL-5)、「史喀利上尉」(Captain Scarlet)、「雷鳥」(Thunderbirds)、「外太空1999年」(Syace 1999)，還有許多泰山(Tarzan)影集，都擁有很高的收視率。特別是「外太空1999年」，當電視公司基於製作費用太高的考慮而決定將之截斷時，觀衆們指責的信件竟如雪片飛來，迫使公司當局不得不讓它繼續播出了一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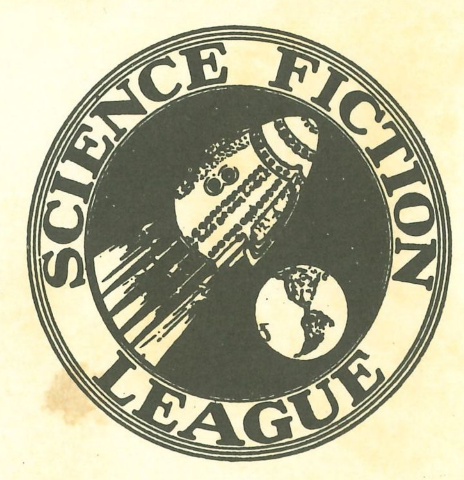
由於印刷技術的革新與成本的降低，這時期的連環圖畫也有了很大的進步。從前也許只有封面印得起彩色，現在連內頁

1960年2月到10月間，「驚人故事」(Astounding)改名為「類比科幻故事與小說」(Analog Science Eact & Fiction)時的雜誌標題。上左上圖

1957年5月號的「原始科幻小說故事」中，馬可思(Wilston K. Marks)的一篇小說描寫一對好萊塢女子在引誘兩個太空人。上左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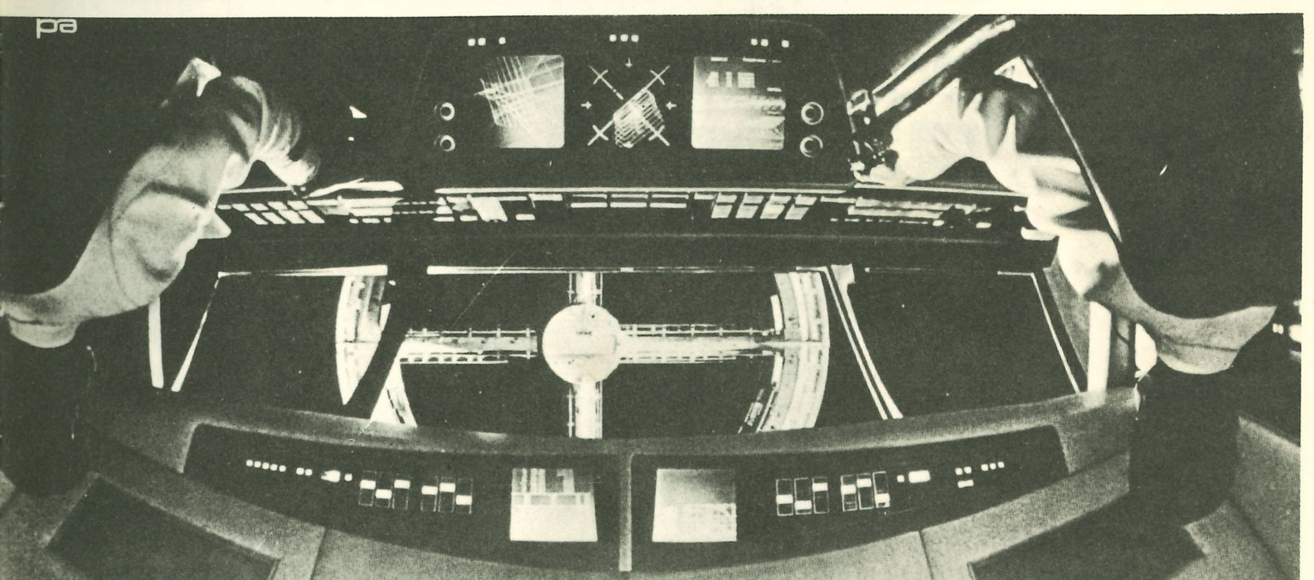
1955年9月，「原始科幻故事」上有一篇訪問，報導狄克森(Gordon R. Dickson)在測驗物理科學的極限問題。上右圖

「科幻小說聯盟」的徽章。下圖



「公元 2001 年太空之旅」(2001: A Space Odyssey) 中的幾幅劇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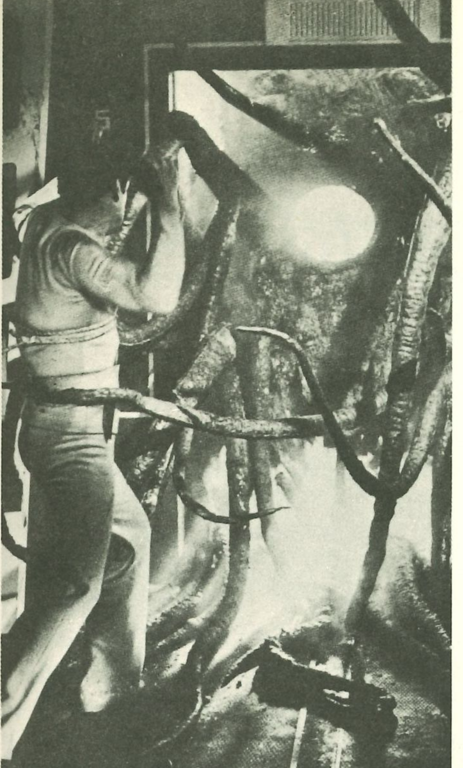


英國廣播公司（BBC）電視影集「神秘博士」（Dr who）的造型。

都是五彩繽紛了。此時著名的畫家有李斯丹（Stan Lee）、貝斯特（Alfred Bester）、溫德翰（John Wyndham）、蕭包伯（Bob Show）、梵各（A. E. Van Gogt）、尼文（Larry Niven）、摩爾車克（Michael Moorcock）、華倫（Jim Warren）、艾克曼（Forrest J. Ackerman）等等，暢銷的畫刊則有「裴利·羅丹」（Perry Rhodan）、「韋斯特」（Wastl）、「奇人」（Miracle Man）、「科幻小說中未知的世界」（Unknown Worlds of Science Fiction）、「吸血鬼」（Vampirella）「著名的鬼怪」（Famous Monsters）、「太空人」、（Spaceman）等等。它們不只以兒童爲對象，許多成年人也往往會爲之入迷的。

在這麼簡略的圖文裏，我們所能列舉出來的作家和作品自然是難免掛一漏萬的。還有許許多多傑出的作家和優秀的作品，或者由於篇幅的限制，或者由於我們的疏忽，以致沒有能逐一向讀者們介紹，實在感到十分的抱歉與遺憾。不過本文的目地也只是略陳一個梗概，並非文學史上的誌功坊，也就不必太過重視它了。

1969年7月21日，當第一位太空人的脚步踏到月球上時，人類征服太空的願望已經達成了。這不是一個偶然的成功，因爲還有無數的追隨者可以接踵而去。事實上，我們不但到達了月球，並且已經對許多其他的星球開始了探測的計畫了。然而，這就能夠表示人類是萬能的嗎？「獨立電視新聞」（Independent Television News）的科學編輯費里(Peter Fairley)曾經這樣寫道：「人們竊取了全部的光榮，其實最神妙的工作都是電腦所作的，如果沒有電腦的幫助，人類根本上不了月球。」固然，從太空船的設計到飛行軌道的安排，無一不是有賴於電腦的計算，但電腦的發明和運用，又何嘗不是人類智慧的成果和心血的結晶呢？十幾年來，藉著這種神妙的合作，人們終於實現了數千年來的夢想。科幻小說，也終於被證實不是純屬子虛了。







電視影片「外太空1999年」中，男主角在勇鬪惡魔。上左圖

電影「星球旅行」（Star Trek）中的一幅劇照。上右圖

「猿猴的星球」（The Planet of the Apes, 1968）是一部娛樂性很高的電影，後來拍過幾個續集，也錄成了電視影片。劇照中的探險者被抓住關在籠子裏。左圖

第十章　未來的展望

(1976～1984與2001年)

圖文並陳地簡要介紹完了科幻小說的發展過程，我們如果再追隨著阿姆斯壯的那「一小步」，從月球上重新回顧一下它以往的成績，仍不免爲這汗牛充棟的大量作品感到肅然起敬。

在維多利亞時代，科幻小說之興起乃直接由於人們對於科學與技術發展的訝異。艾西莫夫曾說：「科幻小說是文學中的一個支派，它反映了人類對於科技文明的態度。」十九世紀的人普遍好奇而深思，他們曾經懷疑過科學能爲我們做些什麼——這是威恩一派的作家所思索的；也曾夢想過科學將爲我們做些什麼——這是威爾斯一派的作家所探究的。由此出發，那些既成的或者可能發生的科學事實與發展趨向，便成了許多良好的故事題材。金貝克所見如此；康貝爾所見如此；艾西莫夫師承康貝爾，所見亦如此。他說：「在十九世紀的人們看來，未來是日新月異的，生活充滿著難以預料的變化。嶄新的事物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基於這種情況，有心人便試圖以科幻小說的形式去爲未來尋找若干可能的答案。它之所以愈來愈趨普遍，正由於環境的改變愈來愈大。它不僅僅是爲了要滿足你的好奇，實際上也影響到了事物的變化。因此，科幻小說的本質全在於一個變字上。」

科幻小說永不落伍

這段話，正可以解釋了科幻小說在過去是如何發生的，到今天又如何能繼續存在。

隨著歲月的推移，人類在科學與技術方面的進步也愈大，所以科幻小說始終能夠面臨著許多新奇的事物，迎接著各種新穎的挑戰，而不至於失去它的新鮮感與刺激性。近代科技的發展上，有兩項突破性的成就曾經給科幻小說帶來了極大的鼓舞與刺激：1945年原子彈的使用，將科幻小說中所預言過的神奇能量變成了血淋淋的事實；1969年登月的成功則揭開了宇宙神祕的面紗，使人們往日綺麗的幻想歸於破滅。這一來，鋼鐵般的事實便壓倒了空洞的描寫，科幻小說的魅力再大也比不上那眞正可以引導人類進入太空的電腦指令。爲了開拓更能扣人心弦的情境，科幻小說作家們必須加倍努力去發掘更深更廣的題材。巴斯特指出：「科學與幻想小說乃是要教讀者去想像那些不可想像的事物，它是偶像的破壞者，它是感情的興奮劑，更重要的，它是心智的延展器」。鮑爾也說：「一位科幻小說作家必須要能高瞻遠矚，超越時間，去預測未來可能發生的各種事物。」威恩正符合了這一種標準，然而他對科技本身的興趣似乎大過對人類前途的關切；威爾斯也可以算是此中翹楚，他則比較重視到故事情節中的道德寓意。

我們已經對科幻小說的精髓作了浮光掠影的一瞥，本書的重點不在於科幻小說到底說了些什麼，而在於它們在何時，何地，如何地說法。在最近幾年內，另外也有好幾本關於科幻小說史料方面的著作，其中有些是從哲學的觀點上探討它們的內涵，有些則從歷史的角度來研究它們的演變，本書更特別地將介紹的對象擴展到與它們有關的出版業上。在哲學的領域中，伍爾翰1971年的「宇宙創造者」(The Universe Makers) 是很值得推薦的一本書，作者對於科幻小說創作的思想背景有著十分簡潔而精闢的見解。此外如莫斯寇維茲、克拉瑞森 (Dr. Thomas D. Clareson) 、克拉克、龍維爾等人也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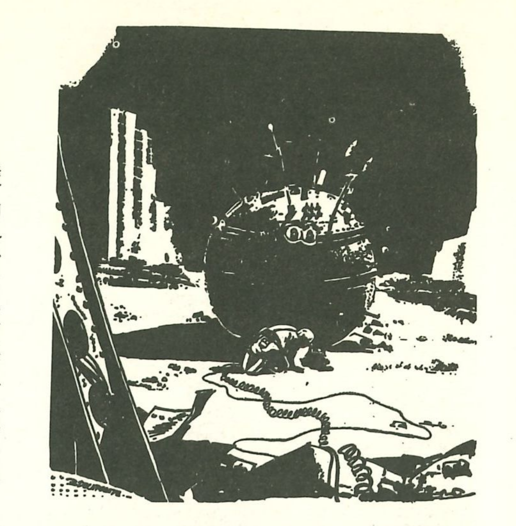




連環圖畫集「科幻小說裏的未知世界」(Unknown Worlds of Science Fiction)在1973年創刊，迅速取代了「閃亮的戈登」(Flash Gordan)，「星球故事」(Planet Stories) 的地位。右上圖

歐洲各國目前正暢銷的幾本科幻小說刊物，如德國的 Perry Rhodan, Commander Scott, Terra-Extra, 瑞典的 Hapna, 西班牙的 Nueva Dimension等。右下圖

有相當的貢獻。在歷史的範疇裏，公開發表的史料研究比在科幻小說迷之間流傳的要少很多。艾爾迪斯的「兆年之宴」(Billion Year Spree)，在本質上還是哲學的意義要深些；羅登史田納那本圖文並茂「科幻小說書」，也是企圖就哲學與歷史兩個主題兼容並包，而且將所有媒介體一網打盡，但畢竟因爲目標太高，註定是無法達到的。當本書正將付梓之際，坎薩斯大學的洛恩 (James Gunn) 也編了一套很大部頭的科幻小說圖史，內容極其完備，甚有助於吾人對於科幻小說發展與演變的全盤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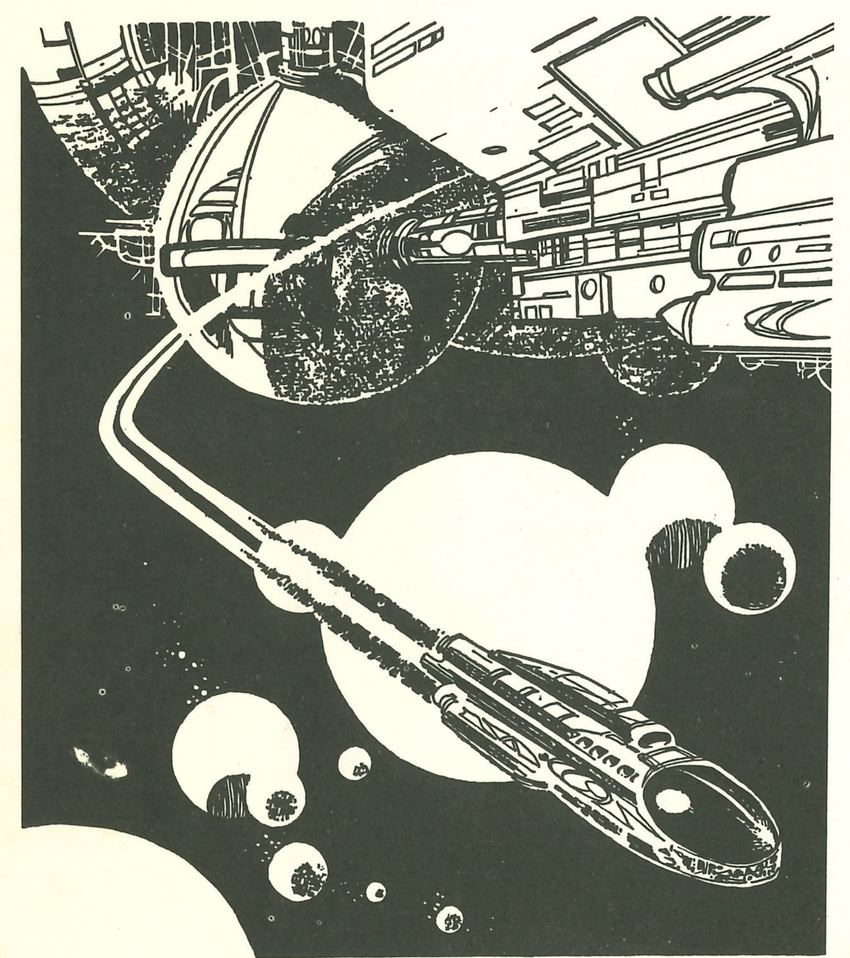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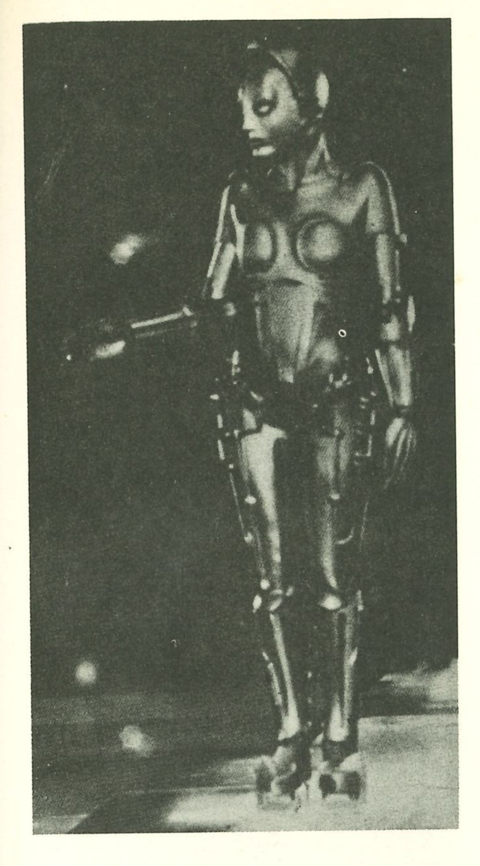
新領域(Nueva Dimension)中的幾幅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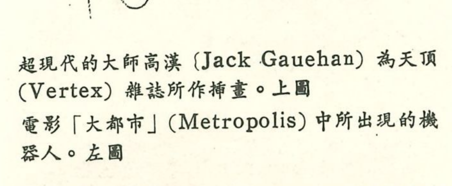
科幻小說永不退縮

我們先前也談到過，科幻小說是年輕人的文學——這所謂的年輕自然是指心理而言，與生理年齡並無絕對的關係。它爲我們提供了體察宇宙的兩條途徑：一是藉著科學的，週密的邏輯推理；一是依憑幻想的，感情的直覺認定。前者見之於科幻小說，後者則發而爲幻想故事。不過近年以來，二者已經不再那麼涇渭分明了。



針對此一新趨勢，在英國出版了一本『科幻小說月刊』以圖文並重的方式，獨行其是地在雜誌市場上大放異彩。儘管老一輩的科幻小說迷反應冷淡，甚至有意地漠視著它的存在，但它卻廣受青少年讀者的歡迎，經營得非常順利。這份16×11吋的大型刊物實際上是一本未加裝訂的册子，用硬殼紙的封面夾住，打開來之後有兩倍大小，可以分開當作漂亮的海報張貼。由於成本的考慮，迄今沒有其他書刊能如此不惜重資地全部採用彩色精印，但它的成功或許也正是迎合了今天重視視覺藝術的通路文化潮流，並且對科幻小說和幻想故事作了一個巧妙的結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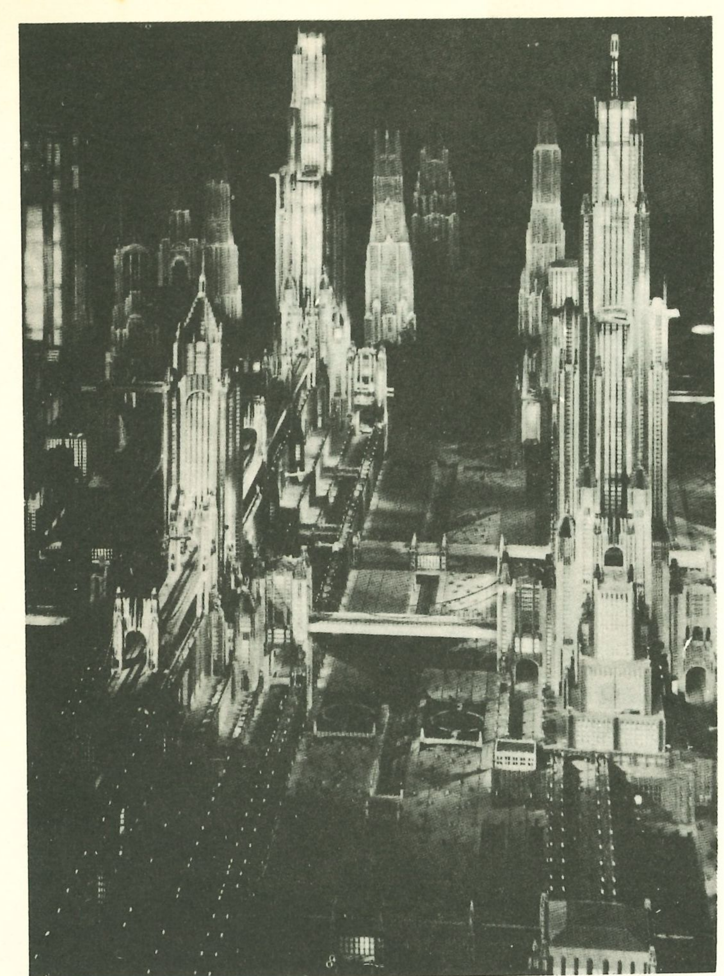


超現代的大師高漢 (Jack Gauehan) 爲天頂(Vertex) 雜誌所作挿畫。上圖

電影「大都市」(Metropolis) 中所出現的機器人。左圖

這個潮流離開五十年前金貝克那個時代已經很遠，甚至和威恩與威爾斯的時代也大不相同了。伍爾翰在他的名著「宇宙創造者」中曾經寫道：「現在我們可以明白，科幻小說不僅僅應該視爲一種文學形式而討論——作者的生平、著作以及風格之評估，更重要的是它們內在所蘊含的思想體系。科幻小說所思索的是未來的以及可能的問題，它們的思想方式更重於它們的文學風格。如果以繪畫代替文字的作品，以畫家代替作家，我們在「科幻小說月刊」上可以得到更爲中肯的評論。

儘管康貝爾曾經說過：「如果你認爲科幻小說枯燥乏味的話，恐怕那枯燥乏味的是你自己」。但無可諱言的，仍有許多老一輩的科幻小說迷感到現在的科幻小說愈來愈不夠刺激，他們覺得那種曾經令他們驚異震撼的力量似乎消失了。當然，整個科幻小說的風格是在變遷中，但他們之所以感到失望，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爲他們所讀過的太多了，曾經滄海難爲水，比較起來自然難以滿足；另一面，他們也太過執迷於自己從前所熟悉的種種情境，是以無法接受現在的新趨勢。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已經把今天的世界變得像昨天的科幻小說一般，而今天的科幻小說，便只有再進到它曾一度存在的幻想境界去了。從前科幻小說的目的之一乃是向社會大衆傳播一些新的觀念，今天這個作用已經微乎其微，剩下的就是它們娛樂性的功能了。在這一點上，科幻小說無疑是更爲普遍與深入，它們不但傳播的愈來愈廣，而且在技巧上愈來愈好，所包含的題材也愈來愈豐富了。曾經得過金貝克紀念獎的布蘭納 (John Brunner) 指出：「年輕的科幻小說作家們對文學方面的興趣要比對科學方面高，他們之所以致力於科幻小說，因爲他們覺得這是最適宜今天這種社會環境的文學形式。」同時兼爲作家、編輯、畫家與評論家的哈里森 (Harry Harrison) 也說：「科幻小說與我們今日所生存以及明日仍將繼續生存的世界是密切關連的。科學曾經大大地影響到我們的生活，也徹底地改變了這個世界，在未來的日子裏，它必然還要發揮更大的作用。科幻小說的本質便在於描述科學所給予人類社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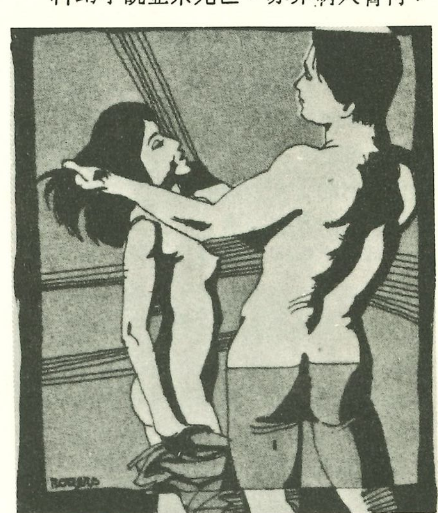


衝擊。」

科幻小說永不衰亡

科幻小說反映了我們的時代，表現了我們的思想，它已不再寄身於平價雜誌中專以科學與技術爲題材，而更加關注於眞實的世界與人類的行爲了。無論就廣義或狹義的解釋，它們當中「科學」的成色已經降底，而「幻想」的成分則隨之增高。它已跨越了六十年代在自信心上的十字街頭，當時許多作家曾對這種新的潮流趑趄不前，現在事實證明它果然已經峯迴路轉，柳喑花明了。這一項發展，我們可以歸納到兩大原因：其一、人們對於切身問題所想像的故事自然比較有興趣，而且這也符合了長久以來科幻小說與文學主流滙合的期望；其二、現代科技已經發展得太過錯綜複雜，不是一般消遣性的作品所能交代得淸楚的，所以乾脆避難就易，用冥想代替推理，自由心證當然要比條分縷析要好辦得多了。

科幻小說並未死亡，亦非病入膏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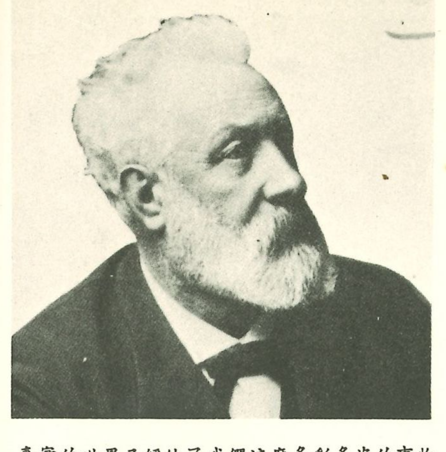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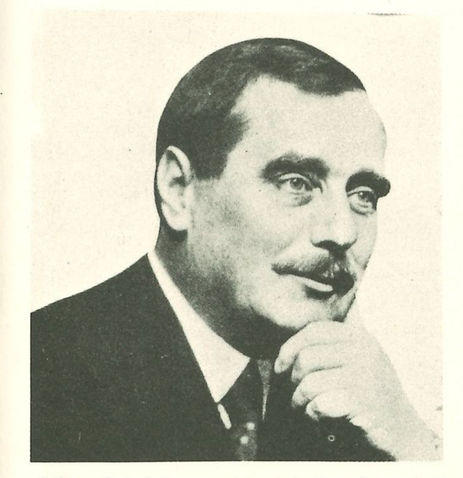
現代科幻小說對性也採取了一種坦然的態度，這是1974年的「天頂雜誌」中的一幅插圖。上圖

1930年的電影想想看（Just Imagine）所描繪1980年的紐約市景。左上圖

李瓦特（Walt Lee）當年編的「幻想電影指南」（Reference Guide to Fantastic Films）共三册，蒐集了許多科幻與恐怖的資料。這是巴爾（Geoge Barr）為他繪製的封面。左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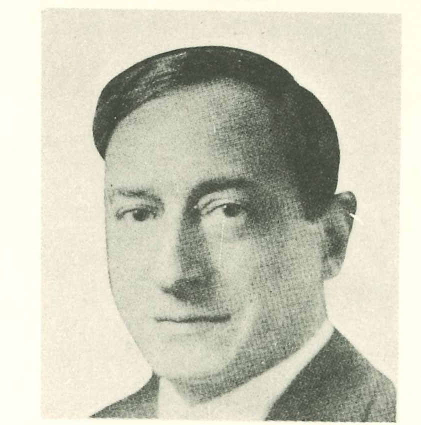
真實的世界已經給了我們這麼多彩多姿的事物，幻想已不再能為它加添些什麼了——威恩。



我們正處在十七、八世紀僵直的理則與思想解放的邊緣—威爾斯。



我曾多次指出，機器是好東西，它們最後將使人類獲得完全解放—金貝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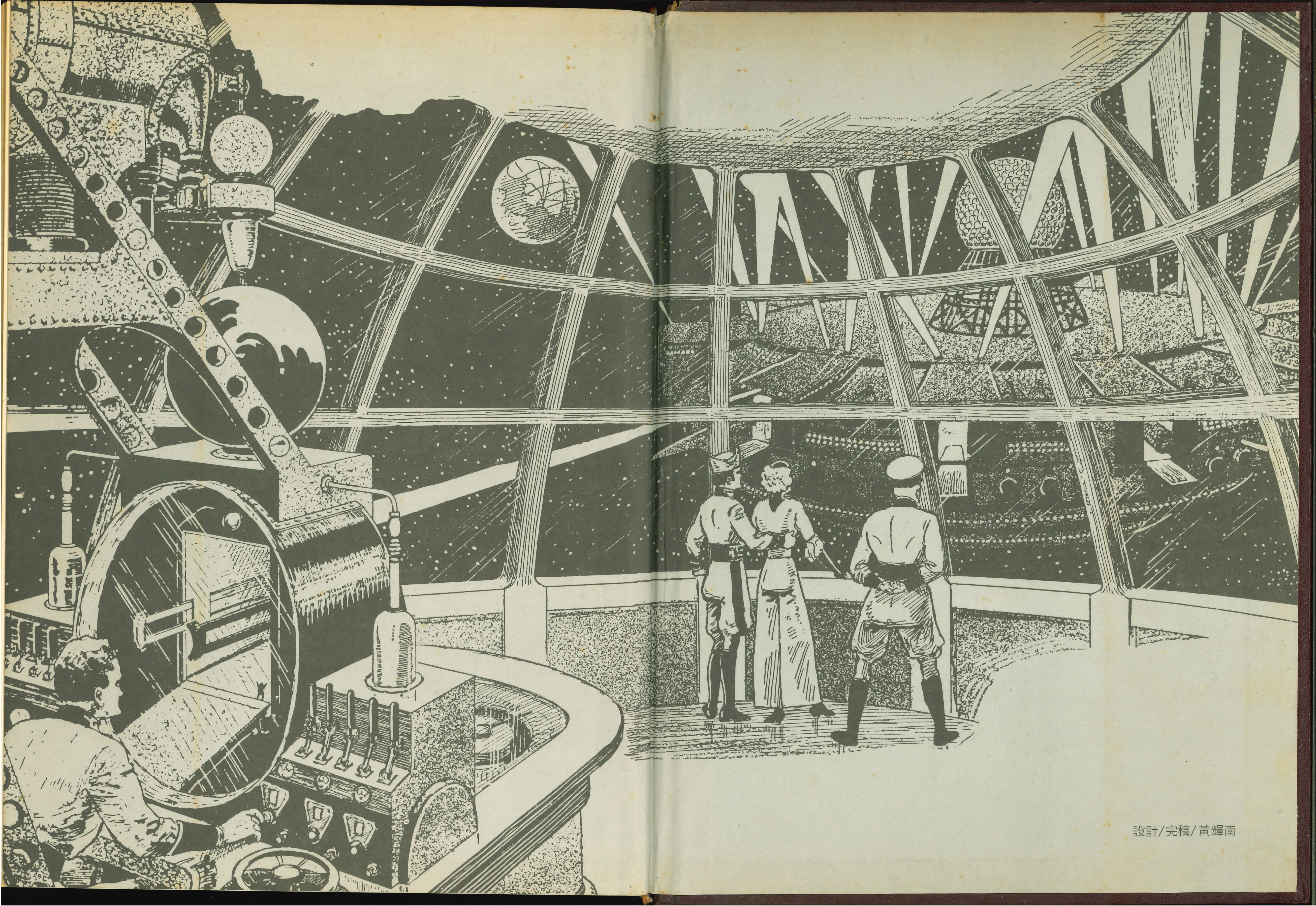


科幻小說從來不是一種退縮的文學，它們正要去尋找明天的問題—康貝爾。

只因爲它愈來愈難寫，所以就愈來愈少見了。實際上，它已溶入了新幻想主義的洪流之中。自然，像尼文（Larry Niven）那樣始終堅持著傳統路線的科幻小說作家還是有的，他們這種忠於固有信念的勇氣與精神，毋寧更應受到推崇。

新的科技改變了文化發展的途徑，也改變了人類思想的方式。它達成了四、五十年前那些科幻小說迷所渴求的目標，也助長了科幻小說一貫所主張的態度。自由思考的精神如今已經成爲普遍承認的事實，早期的科幻小說迷所遭遇到的排擠與歧視終於不復存在了。

科幻小說曾經刺激過科技的發展，如今科技的發展已經茁壯得不再需要科幻小說了。但科幻小說並不會過時，它仍將繼續存在於這個高度文明的社會中。如果你喜愛做夢，如果你喜愛思考，或者兩者兼而愛之，你可以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科幻小說中得到滿足。



設計/完稿/黃輝南